

國 民 新 聞

叢 書 之 二

# 風雲人物誌

(一)



國 民 新 聞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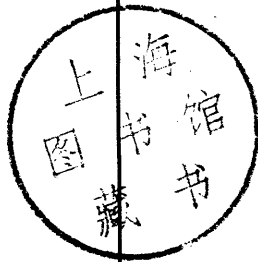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0970B

國民新聞叢書之二

風雲人物誌  
(一)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1661636~~

# 風雲人物誌 目錄

汪主席和蔣介石的對照	一
溫沙公爵論戰爭與和平	六
邱吉爾祕書口中的約翰·牛	二八
英國勞工獨裁者歐納士貝文素描	三七
英地中海艦隊司令克甯漢大將	四二
近東英軍總司令華維爾將軍	四五
華盛頓的一對老冤家	五二
美國的副國務卿韋爾	五七
美國陸軍部參謀長馬沙爾將軍素描	六三
反對美國援英的林白上校	六八
松岡洋右論	七九
豐田外交論	八四

各國駐日使節塑像·····	八九
史太林與蘇聯·····	九八
蘇聯外愛家莫洛托夫·····	一〇五
佛朗哥與軸心國·····	一一二
葡萄牙國務總理恩篤尼薩拉柴·····	一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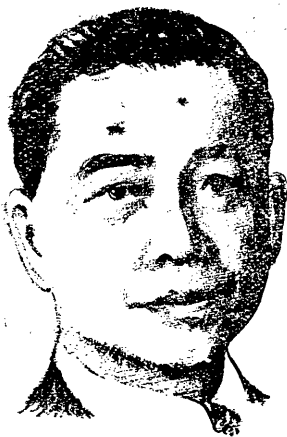
# 汪主席和蔣介石的對照

按此篇係節釋自達商律師 (D'Auxiou de Ruffe) 所著的「中國與日本」(Chine et Japon) 第二六三頁至二六八頁第三一頁至三五頁第八四頁至八五頁；達商律師公館設在法租界公館馬路四一號大廈內二七號，現在滬發行有法英文「遠東」(Extrême Orient) 月刊——譯者

## 偉大的汪主席

我現在要提出一位最有權威的人物，這人便是汪精衛先生；他是孫逸仙博士最親信的黨員，自一九一一年以來，他尤其能繼續着中國最純潔的革新工作。

汪精衛先生，和中國其他的革命黨人，如蔣介石等一樣，也是個留日的學生。在一九〇三年，廣東省總督，於拔取真才考選留外的學生時，汪先生遂亦被錄。汪精衛先生在留日三年之後，便獲得了東京大學政治學碩士的學位。即在此時，汪先生加入革命工作，雖犧牲其官費的利益，亦無所顧惜。……



在一九〇九年時，汪精衛先生以獻身於革命活動的結果，遂被當時的北京滿清政府，懸賞五萬元，以購其首級：因而避往日本，於徵得孫逸仙博士同意之後，組織有暗殺團。——那時，孫博士已避往新加坡了。

在一九一〇年，汪先生偕同若干暗殺團員，返北京謀刺攝政王，其計劃被警察所暴露，汪先生遂被捕入獄。但是，不久之後，一九一一年革命成功，汪精衛遂得恢復自由。

最可怪的，就是，自從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以後，汪精衛先生仍淡泊自甘，而旅行於國外以自娛；計在法國僑居有五年之久；到了一九一七年，方才回國，擔任孫逸仙博士的顧問和親信祕書。……他是孫博士遺囑的起草人，在遺囑中有：「喚起民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廢除不平等條約」等語。

孫博士死後汪先生乃正式領導中國的革命，歷任過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他是國民黨中的文治派領袖，對於一切的反動，均不惜予以斷然的打擊，而謀在三民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中國社會的新秩序。

可是，汪精衛先生的同伴們，在革命成功之後，仍在不斷地發生「搶飯碗」的事件；以光明正大的政治家如汪先生者，乃不得不亦步孫博士的遺行，潔身以赴國外旅行。

在最近時期間，汪精衛先生以革命領袖的資格，任過多次的南京政府高官；在其任行政院院長時，乃頓遭有暗殺陰謀，受有重傷。

依吾人的觀察：汪精衛先生，從政多年以來，顯未能盡其長才；這是可靠的：一俟蔣介石政權消滅

之後，汪先生的政府，必定大見光明。……

汪精衛先生的政治理論，是建立於兩大觀點上：就是反軍閥與反共；其所有著作，現在發行甚廣；吾人試取而參考之，便可以規知汪精衛先生偉大的一斑。

吾人冷靜考汪精衛先生的言論和政績，就可以深覺到：他是國民黨的正統宗徒，實與教會中的聖多默（St-Thomas）有同樣的地位，他實是新中國的最適當領袖。

## 蔣介石和宋家

現在的渝政權，中國人都諷稱爲：「宋家天下」，以譬之在好幾百年前統治中國的宋朝。

在這宋家中，計有四個姊妹：一爲宋慶齡，嫁與孫逸仙博士；一爲宋美齡，嫁與蔣介石；一爲宋霽齡，嫁與孔祥熙；還有第四個妹妹，迄今還沒有爬上政治舞台。宋家尚有二個兄弟，一爲宋子文，和孔祥熙交互做着中國的財政部長；一爲宋子良，則只會演些二等的角色，却仍是離不了國民黨的財政範圍。

中國的整個運命，——尤其是金融和經濟，都握在宋家的手裏；也沒有一個監察機關，也沒有一個國會，也沒有任何代表民意的點綴；但是，這種家庭統制的獨裁制，却對國際上宣傳是民主；在實際上，這種制度



若和真正的民主相比，確等於一隻小蘋果和一個大鯨魚之比。

這是中國的特點，女人比男人更有機謀更聰明些；凡是識得宋家的人都承認：蔣介石和孔祥熙兩夫人，確比其丈夫高明得多！……

蔣介石之得有今日的地位，雖也可說是他的因緣時會，而他的夫人——宋美齡，却是他登龍有術的強有力推進者。

說起蔣介石這個人，他不過只是個受過中等教育的普通中國人，他只懂些中文和日文；即他在日本留學時，也不過和其他中國式將校們一樣，只受些很空泛的軍事訓練，若是他沒有一羣有力的德國軍官顧問團，自多年以來，即參加其帷幕；那麼，他斷不能表現有任何戰術上或戰略上的軍事價值出來！

這些顧問團，是由一位著名的德國軍官斯克特 (Seckt) 將軍領導過，著者——達商律師自稱——本人，曾與之認識，覺得這位將軍是個懇切而完美的紳士。繼他之後，又有福根霍森 (Folkenhansen) 將軍；現在，又有俄國的軍官團來代德人去做蔣介石的軍事顧問了。……

在蔣介石的總參謀部中，蔣宋美齡女士所扮演的角色，一定還要比她的丈夫更重要些；她現在所處於中國軍隊中的地位，實等於外國的空軍部長！……

宋家有權勢的三姊妹中，以孫逸仙博士的未亡人——宋慶齡女士為最有志氣；她至今仍忠守着共產主義的理想；她始終認定：宋家們假借着共產黨的戰功做跳板，以達到其升官和發財的目的，實是個最卑鄙而無恥的事。但是，她至今尚能健存，而未受藍衣社的暗殺，恐怕還是全靠着孫總理國父的牌頭吧。

關於宋家天下七君子：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宋子良，孫科，宋美齡，宋靄齡所發國難財的數

目，有一個上海的主要銀行家，代爲估計，至少要值得六千萬的英鎊，三萬萬的美金，一百萬萬的法郎！我——（達商自稱）有一個在中國政府做大官的外籍朋友更認爲：他們的財產，實遠超過上列的數字。

在此次的抗戰裏，他們更視爲是發財的好機會；據人說：每向國外定購軍火，小自機關槍大至轟炸機，無不在定單上加上一成至二成的佣金！在民衆不死於刀兵即死於饑餓的慘境上，他們正宣揚着抗建的大業；而在實際上，他們却在做着借抵抗日本莫名其妙的侵略名義，以大肆其發財享福的卑鄙工作呢！

# 溫沙公爵論戰爭與和平

FuetinOnosler 張天佑譯

(原文載三月二十二日出版之美國「自由」雜誌)

## 一 土皇帝的尊嚴

我曾經與溫沙公爵討論過戰爭與和平。我們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即使有了美國的援助，英國能不能支持這次戰爭？這次戰爭是否應該延長至任何一方打得一敗塗地地方始停止？持久和平的公正的基礎應該怎樣？根據社會公道所形成的世界新秩序將是什麼一個樣子？

這許多嚴重的問題，我和溫沙公爵都會辯論過，因為我在當時就預備把公爵的意見介紹給千百萬「

自由雜誌」的讀者的。

現在，距離我們的談話還不久，我和我的妻女坐在巴哈馬羣島首都拿騷城的行政院裏，時間是在和煦的巴哈馬冬天一個仲夏夜似的晚上將近八點鐘的時候。在一個簡潔的二層樓的屋子裏，聚集着許多人，在那隔別羣島上官吏與平民的堅實的黝黑欄杆面前，按次坐在幾排椅子上。圍着一張桌子



坐着的是八個高官顯宦，其中七個是白人，一個是容貌嚴肅的黑人，他們都面帶憂色地傾聽着祕書喃喃地報告上次會議的紀錄。

忽然之間，從外面的走廊裏傳進來了一陣腳步聲音，這是巴哈馬羣島的總督來了，大家站立起來，總督在會議室的裏面一端一張皇帝的寶座似的椅子上安坐了下來。

世人大家知道巴哈馬羣島的總督是溫沙公爵，世人也大家知道溫沙公爵從前是英帝國的皇帝。在今天這個冬天晚上！拿騷城所特有的氣候溫暖空氣馥郁的冬天晚上，他端坐在兩個窗戶中間的椅子上——左窗已破了，兩個窗都是封滿着塵埃的——他便是現代史上一個最有趣的人物，我想，也是最有意義的一個人物。他穿着一身白色制服，上面鑲着金邊，並佩掛着一把指揮刀，這是他的禮服，他穿着現出了英挺崇高的神氣。他的顏色是異常紅潤煥發的，他的態度是尊嚴的，眼睛是端莊的，他的面孔是十分年青。臨近他站在平台上的的是行政院總裁，此人的一隻腳因為從前在戰場上受傷而成爲僵直了的，和他站在一起的是一個高官，穿着紅袍，戴着蓬鬆垂肩的假髮，在這個紅袍假髮的高官後面又聚集着各式的省政府官員。

溫沙公爵掉過頭去對一個侍從用清脆的聲調宣佈命令，他命令侍從到正在別處舉行會議的立法院去傳佈他的意志，說總督及行政院均在等候接見立法委員，並要審查他們最近通過的法案。

侍從受了命令辭去了，溫沙公爵坐了下來，直等到立法委員都到了才又立起身來——前後相隔大約是十分鐘的時間。在等待立法委員的當時，這位爲了要娶一個心愛的婦人而把錦繡江山讓給弟弟的溫沙公爵坐在那張較皇位次一等的寶座上，似乎是怏怏不樂的，他把頭向四面流盼牆上懸掛着他的祖宗的

肖像，在右手一邊的一張肖像畫，是穿着大紅袍，戴着皇冠，手捧玉笏，并生着莊重堂皇的鬚鬚，這是他的祖父，便是歷史上有名的風流倜儻深得人民擁戴的英王愛德華七世。這個已故君王的豪華顯赫在這所樸素殖民地的會議廳裏似乎不大相稱。

## 二 寵光下逮，三生有幸

但是溫沙公爵似乎是沒有看見過他的祖父，也沒有看見過其他的祖先。我個人雖然不是一個善於測詳人家心理的人，但那時我也曾猜測溫沙公爵腦筋裏在轉點什麼念頭。你以為他那時的思念還縈繞於一小時以前與我在總督府起居室裏討論的嚴重問題嗎？是不是他在惦念着他仍以青春的愛情來維持的那個美麗的美國產的夫人嗎？是不是他在惦念着他的夫人前幾天在邁阿密醫院動手術後現在還感到痛楚嗎？

忽然之間，他把眼睛巡視了一番，把頭傾向着我的內人，我的女兒和我自己。這樣不平常地對我們打了一個招呼後，他仍快地靜靜地四面盼顧，他的面部的表情似乎是想聽到一些音樂的樣子。在我呢，他在大庭廣衆對我打招呼自然使我非常驚訝，因為這是蔑視階級的禮俗尊嚴的一個最民主的演出，唯有民主精神的王太子或是被這樣的太子寵愛着的美國太太方能以這樣和藹友善的精神不受習俗的牽制而做出來，有人說溫沙公爵這樣不願習俗的自由行動是不對的，他的有力的敵人是很不贊成他這一點的，而街頭巷尾的閒談也以爲一個有着民主精神的皇太子在某種場合是有失體統的。

我曾經也會見過許多人物，但從沒有一次覺得比與溫沙公爵會見時更多好奇的感覺。我在未與他會面的時候，頗聽得一點關於他的譏譽參半的言論。大概「自由雜誌」的讀者們還記得吧，幾年前我們會

刊載溫沙公爵在威爾斯王子時代的小傳。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弗萊齊。享脫(Frazier Hunt)，原是公爵的朋友，當時我們對於這篇文章感覺到的困難是在於使作者筆下保持客觀的立場。他坐在打字機面前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曾露出相當敬畏的神情，所以他寫起來非常小心翼翼，思慮特別周詳。享脫先生的文字裏我才初次知道那時溫沙公爵的民主的帝王精神已經成熟了。享脫先生是溫沙公爵的遊伴，他說公爵在那時候已不時透露他將來擔擋重大責任的才幹了，他那時已漸漸地嚴肅起來，漸漸地成熟起來，已知道用民主精神來塵念他的管區內平民的福利了。

「你講得太過分了吧」，我記得那時對寫這樣一篇小傳的享脫先生說過，「你對於你所寫的是否確實知道的？你是否是照事實寫的？這個威爾斯太子對於民主主義果真是歡喜的嗎？」

「是的」享脫回答我說，「他是真相信民主主義的。」

「那末」我說，「他不是將自尋煩惱嗎？他將來真能做一個實行他自己意志的君王嗎？英國是一個商人，工廠，資本家與勞動家的國家。他如果要出來干涉，那是真要鬧得滿城風雨的。」

### 三 銅臭階級的作祟

當我向着拿騷城進發的時候，盤旋的我的腦海中的儘是這一類的事情以及溫沙公爵的朋友如何說他的遜位是人家假借名義強迫着他做出來的……等等。他們到現在還說溫沙公爵與辛博生夫人這個與我同鄉的可愛女人的羅曼史并不是使他放下王笏的真正原因，他們的意思是他們倆的戀愛不過供給一個基本的人類的鬥爭上的一個幌子，這個鬥爭便是一個舊的經濟秩序想阻止一個新的經濟秩序的誕生。他們并

說：愛德華這個爲非特權階級謀福利的帝王畢竟是被特權階級趕下了皇位，這特權階級便是大英帝國的統治階級，其代表人物爲前首相包爾溫 and 坎特布里教堂裏的封建的大教主。

這種言論，我是從始終愛戴前溫沙公爵的人那裏聽得來的。

至於怨恨他和他的夫人的人那裏，我也曾聽到不少惡毒得不能相信的逗人發怒的失實的謠傳，至於冷譏熱罵以及兇狠的謔言更不必說了，并且還有人說溫沙公爵除了醉酒婦人之外，什樣都感不到興趣。再比此等性質嚴重一些的流言是溫沙公爵及其夫人是納粹黨的同情者。有幾個散放此項謠言的人曾對我說公爵夫人在她的辛博生夫人時代，曾在留居倫敦的時候是參加過一個親德團體的。這個團體并不是著名親德的克列夫敦 (Cliveden) 祕密黨，也不是阿斯篤夫人 (Lady Astor) 的祕密黨，乃是德外相里賓特洛夫的一團體。而誹謗他們夫婦倆的人老是指出溫沙公爵夫婦遜位離別英倫後，曾一度旅居於奧國，他們指出這一點來作爲溫沙公爵及夫人親德的證據。

#### 四 調虎離山，派充總督

我曾聽到不少對於溫沙公爵惡意的故事，自從他遜位以後，我和朋友閒談的時候，總聽到奇特失實的資料，使我非常驚訝，而一般人對於公爵夫人的狠心慘毒的宣傳，使我在人和美國公民的立場上怨恨不止。後來我見到他們夫婦最大的敵人包爾溫首相下台了，我心目中的一口氣就稍稍平服了下來。查包爾溫一生在英國是最不得民心的一個人物。但是包爾溫雖然去了，譏謗溫沙公爵的言論仍繼續不斷地存在着，有人對我說法蘭西的抗戰崩潰後，溫沙公爵所擔任的英法間聯絡員的工作即行中止，於是他夫婦二

入此後的出處問題會一度大大地激怒了唐寧街上的幾個巨頭人物。

「我們不能把他們送往非支羣島 (Fiji-stands) 去的，」一個巨頭這樣說過，「因為他們是不肯去的。」

後來提議把他們送往巴哈馬去的主意，大家認爲對他們夫婦二人是一個誘惑，這個主義是可以把他們的出處解決了的。這臨近美國佛羅里達州海岸不遠的羣島，在那時新聞裏不大提起，連把它們看做美國海軍根據地的新聞也付缺如，但是這羣島對於美國的遊覽旅客倒是耳熟能詳的。溫沙公爵與夫人在這島上是可以愉快地居住下去的，同時也因爲接近美洲大陸的原故，也可以不時到南北美洲去玩一玩，但是他們的行動是被嚴密監視着的，有人對我說，他們夫婦在拿騷城裏是被敵人四面包圍着的。

但是上面的話并不是我所聽到的閒話的全部。我會聽得有人說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城內舉行過一次宴會，參加的人物有現任美國駐法大使蒲立志與溫沙公爵夫婦。在席間蒲立志曾向公爵夫人說：

「你們預備何時到巴哈馬去？」

「我們預備明天到聖赫勒奈 (St. Helena) 城去。」據蒲立志說，公爵夫人是這樣回答的。

這樣的一句話倒引起了我的興趣。如果公爵夫人果真是說了這句話的，那末她對於法蘭西的歷史是非常熟悉的。因爲昔日拿破崙一次失敗後，他和他的戀人伊爾巴曾一度逃亡在聖赫勒奈城裏，但是他的流亡是暫時的，因爲不久後，拿破崙便重行收復了他的王國，發揮他的權威，直至滑鐵盧一役方始罷休，但是聖赫勒奈實是拿破崙一生驚人偉業建樹前的最後的一個幕幔。



## 五 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還記得當他們夫婦二人離別里斯本的時候，他們坐的美國輪船伊克斯茹立堡號（Excalibur），查伊克斯茹立堡是前亞梭王的一把寶劍的名字，這把寶劍曾在亞梭王極危難時救了他的性命。事實上，溫沙公爵與夫人現在是羣島上的統治者，這羣島間有的是幾個小島嶼和暗礁，地域共計不到五千方哩，雖然從前有一個時期溫沙公爵也曾統治過一千三百萬方哩的領土。

但是溫沙公爵倒也不嫌他的差使小，他說他頗樂於擔任這份差使，這我倒相信的。

我當時的思索却是徘徊於許多光怪陸離的流言上。這許多流言是我在聖雷吉士地方孔洛尼飯館中聽得的，有的是在紐約的幾家現在聚集着許多來自歐洲的華貴富裕的避戰難民的飯館中聽得來的，現在這幾家飯館因為來了這批華貴難民便成了謠言的製造所了。我們在下午吃茶或飲酒的時候，常常可以聽到奇異的談片在竊竊細語中傳佈出來：

「英國是一定會被擊敗的，自由英國的爭扎將從加拿大做起，再加以美國的援助，那時候，溫沙公爵將重行登位做英帝國的皇帝，公爵夫人將做美國產的英帝國的皇后了。」

這不過是許多謠傳中的一個。還有一個謠傳，與這一個完全相反，但那散放這個謠傳的人却也同樣地言之鑿鑿，一點也不虛心，他說：

「德國是會勝利的。它勝了後，希特勒將推動他一只很厲害的棋子。那便是他將對英國人說：「你們的財閥的主子會把你們的皇帝驅逐開去，我們並沒有征服你們，我們只是拯救了你們。現在我們把你

們的皇帝送回來給你們。」

## 六 冤枉了公爵夫人

上面所述的不過是我未從邁阿密飛往拿騷前所聽到的許多故事中的幾個。在我到達拿騷後的第二天的清晨，當我正在那「大英殖民地旅店」內可愛的花園中進早餐的時候，在海港內駛入了一隻遊艇，白色的，神妙得像一個孩子的夢。這艇子拋了錨停了，放下一艘小小的花舫，捷速地駛近旅店花園後部船庫碼頭去了。我站立在一株樹下面，看着溫沙公爵與夫人走上岸來，他們這次是從邁阿密回來，也是從醫院裏回來，回到他們的「新天地的島」上來。同他們一起回來的是一個高高的黑黑的青年副官，便是特拉萊隊長（Captain Drury）。

隔了不到一個鐘頭的時候我們的電話響了。這是特拉萊隊長來的電話，他叫我到總督府去談談。當我走上山去的時候，我心中便決定要預先與特拉萊隊長說明我此次要向公爵詢問幾個切實的和有關私人的問題。

在總督府大門口有步哨和警衛，但他們都讓我自由在地踱進去，我信步走上一條峻峭的山路，兩旁都種着鮮明緋紅的木槿花和鳳凰花，這條路一直通達內府門前的一塊草地上，這內府門是一個堡壘，有一長條石級直通下面，并且自上下瞰還可看到一個哥倫布的銅像，在這個銅像的下面，便可看到許多蜿蜒的長街，再向前看去，可看到一泓碧水，這便是加勒比海。在那個青青草地上樹着一支高高的旗桿，上面飄揚着大英帝國的國旗。

這便是巴哈馬羣島的總督衙門，關於這個衙門，在我抵達拿騷城後已聽得人家講長說短了。有人說自從那個美國產的公爵夫人到達拿騷城後，她便堅決提議化了二萬塊錢來重行裝修總督府內的房間，以配合她的趣味。但是事實上這個謠傳也和其他謠傳一樣是完全失實的。照道理，這個古老的屋宇應該化十萬塊錢來修繕，此次的修理實在是巴哈馬政府在溫沙公爵尚未被委任總督前以節省辦法自動化了二萬塊錢來修葺的。

## 七 太后肖像的是非

我的嚮導者引我步上一個木扶梯直達二層樓，步入一個荒棄已久的跳舞廳的冷寂的影子裏，沿着牆壁放置着公爵夫婦從地中海岸邊的坎城乘飛機飛往西班牙京城瑪德里時的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行裝。在裏面的一端是一個平台，上面並沒有寶座放置着，放在上面的是一張書桌，但沒有人坐在書桌背後。

在四週的牆壁上懸掛着歷代君王后妃的肖像，只有一塊空壁上不掛着畫，這塊空壁從前是懸掛溫沙公爵的母親瑪麗太后的肖像的。有一次一個參觀總督府的來賓看到這張肖像不在，便捏造一個謠言，說溫沙公爵一到總督府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除去瑪麗太后的肖像。實際上這個散放謠言的人却沒有知道瑪麗太后自己把她的肖像從那冷寂暗淡的跳舞廳搬去掛在食堂的火爐上面的。

不一回特拉萊隊長進來了，他是一個瘦長身材黝黑皮色面目漂亮的青年。不多幾分鐘後，這個和愛可親的漂亮副官已與公爵約妥，說是在那天晚上六點鐘的時候，公爵可以與我作一小時的談話。

## 八 尚未到下旗的時候

在那天六點鐘的時候，我又到總督府去，此時，那短短的暖和的冬天的日陽已經下山了，夜色已佈滿了江水，在我的脚下有着拿騷街燈的閃爍，街上來往的是趕路程的和善的黑人。在那靜寂之中我可以聽得土人吉打琴音和一個歌唱者的歌聲：

「媽媽不要豆，不要米，也不要椰子油。」

黑暗瀰漫了空間，英國國旗也不在旗桿上了。這旗子是被取下來了嗎？我抬頭一看，我驚訝了。我們知道那時世界各地有無數探海燈照耀在大英帝國的國旗上面，怎麼可以把它取下來？因為公爵後來發了命令，這旗桿上的國旗，至今仍日夜飄揚在上面，公爵說現在這局勢裏還未到下旗的時候呢。

當我走到前門的時候，在公爵夫人旅行時相伴在左右的三頭狗中的二頭在走廊裏向我狂吠，我被人引入了起居室內，是一個寬大舒適的房間，四面用白緞裝飾着，器具的顏色是金黃色的，全體都是簇新的，因這個房子的佈置在前一天才告完畢。在壁爐上面懸掛着一張勃魯克哈斯脫（G. Brockhurst）畫師畫的公爵夫人的肖像。關於這張畫像，曾有一個嫉俗憤世生不逢辰的畫家說：『那肖像的嘴角是畫壞了。』其實這嘴是沒有畫壞，反正是一張畫得盡善盡美栩栩欲活的公爵夫人的肖像，充份表現着她的豐富的活力，充份的生命力，這生命力即在她休息的時候，也是包滿地散佈在她的全身在火爐兩邊有兩隻靠壁的沙發面對面地放置着，我與特拉萊隊長便在這對沙發上坐定了下來，直等到公爵進來。

## 九 提起夫人便擊指骨

這個昔日的君王在那晚上是穿着有條紋的運動上衣，他有勁地親暱地走上前來。他的身材是比我憶

想的矮一些，他那舉動敏捷的手做起姿勢來很可以表示他的意思，他握起拳頭來又很有勁，他是充滿着活力的。他不斷地用手撫弄他的領子和他的胸袋內的手帕，並做出許多不安的習慣的儀態來，他那流動不定的美豐姿與前紐約市長華寇（J. Walker）一樣。

我詢問了公爵夫人的健康，他說他相信他的夫人已脫離了危險時期了。他說了便走到一張小檯子上用手指骨在檯上打出了一陣「拉答答」的聲音。

『我每一提到內人的健康時，我總要用手指骨擊木頭的，』他說。

隨後他便開始對我說他在邁阿密時怎樣受羣衆的歡迎。公爵原以爲美國境內對他頗抱敵愾，想不到既來到佛羅里達州民衆對他表示這樣盛大的出於至性的歡迎，他真是欣慰得很。最初他對於這種的歡迎不敢作妄想，只以爲這不過是出於人類的好奇心罷了，難道民主國的人民還能熱切地愛戴一個君王嗎？不過，過了四天到處受歡迎的生活後，他便覺得這種熱烈的情緒是真切的。邁安密的人民歡喜他，並也歡喜他的老婆，這羣衆的情緒壯了他們的胆了。但是這邁阿密一處的情緒是不是代表了全美國人的情緒嗎？溫沙公爵會不會獲得全美國人的友誼嗎？

我對他說世上沒有人能希望到這一點，一個人總有朋友和敵人的。後來他對我講了一些遊美的感想，他說美國什麼也舒服，邁阿密城一年建造了四十家旅館，這是世界上任何他國所辦不到的。公爵又說他與羅斯福總統會見在篤司茄洛薩兵船（Tuscaloosa）上，羅總統說美國要開發西印度須與英國合作等。

## 十 英國混蛋·美國混蛋

我後來向公爵道：

『照你的意思，欲鞏固英美兩國關係應該做些什麼才好？』

他說：『英美兩國的關係已經是很好了，使它們的關係更臻親善的工作現在正在進行。據你的意見，這二民族間的盡善盡美的諒解有什麼障礙呢？』

我說：『提到阻礙，我只可說方今世界上許多地方提出對援英的反對。你也一定聽得有人說英國要美國把它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這句話吧。』

「是的」，他答道：「我也曾聽得有人說過這樣的話，不過這是不確實的，至少照普通的說法是不確實的。我們英國有幾個連我們英國人自己也認爲不齒的英國人，正如你們美國也有幾個你們自己也引爲羞辱的美國人一樣」。

「對，」我說「我想你的意思恐怕是說那一般稱我們美國人爲「瞎洛克叔叔」的人吧。」（查瞎洛克，Shylock 爲莎士比亞著「威尼斯商人」劇本中的一個兇狠惡毒的猶太放債人。）

『正是的。』

### 十一 張伯倫不該吹法螺

『我想像這樣的英國人簡直無聊地侮辱了我們美國人民的情緒，在這一點上，我得特別指出已故首

相張伯倫先生來。當他任財政大臣的時候他曾一度拍入新聞影片內并故意在幾句演說裏，大吹大擂地說英國財政如何畢竟得以收支相抵，并還說美國應從較爲高越的英國理財法上來領受一點教訓。在這同一的新聞片的後部出現了美國加立福尼亞省的國會議員海賴，約翰笙 Hiram (Johnson)，他在影片上也有幾句演說，他說：『在一個國家沒有償清它的債務的時候，誰能够使得這個國家的收支相抵？』公爵對於這個問題，有何意見？』

『英國並沒有賴債，它沒有償債是因爲它沒有錢，正如許多正當商人被迫清理債務時付不出錢來一樣。英國的債務直至現在尙未清理，這真是不幸得很的。』

『那末，關於新的債務，你以爲怎樣呢？例如美國瓊遜法案的修正一舉等，你以爲如何？』

『如果貴國真想援助英國的話，金錢確是英國所急需的。』

『但是美國這樣借給英國的錢，將來究竟還得出嗎？』

『或許是永遠償還不出的，』公爵說『我說此話，你或許會覺得奇怪，但請你把這個問題從另一方面來觀察。譬如你有一個朋友，他來向你借錢，這錢是他非常需要的，因爲他是失業的。他對你說他的妻子生病要動手術來開刀，但他沒有錢來付這筆手術費在這種情形下，你如果有錢，你是肯掏出腰包來幫助他的。如果你是個有才識的人，而對於他的友誼是很看重的話，你是不肯「借」給他，他却願「奉送」給他的。這樣，他將來看見你的時候，決不會避開你來躲債。這樣，你或許永遠收不回你的錢，但你却能保持着你們的友誼。』

## 十二 自說自話的英國人

『但是』，公爵繼續說，『這個債務問題和那般喚美國爲「瞎洛克叔叔」的愚蠢人所引的不良感覺并不是英美兩國國交上唯一的阻礙。最惡劣的一種惡事招非的形式便是幾個使人不堪嚮邇的市儈所發表的談話，這班人一面領受你們美國人的款待，一面還要假裝高人一等的樣子來侮辱你們。他們獎勵你們，把你們看做殖民地的人民來對待。這般人照理就不該讓他們走出英國國門而跑到美國去，這般人應該被埋藏在國內，不叫他們與外界接觸。』

『不過這般人并不代表真正的英國國民，』公爵又說，『如果一個英國人自說自話，認爲他比其他民族高超一等，則其厚顏無恥，正如希特勒之想世人認識德國民族的優越一樣。如此行爲的英國人，便是我所謂無知無識的上流社會人，他們雖讀過書，但仍無知無識的，所以他們雖進學校，實際上他們可說是從來沒有受到教育的。』

公爵又補充說：『這樣的事情真是要使人發狂，尤其是在我們想到美國此次當我們國家危難的時候給予我們這樣大量的同情和援助的時候。』

『你想我們美國目下對於英國的援助可算是足夠了嗎？』我問。

『我想在貴國目下實際情形下，你們已是盡你們的能力來援助我們的了。』公爵講到此。便反問道：『請問貴國人民，特別是貴國各黨各派的領袖，對於此次戰爭將來的結果，有何意見？』



### 十三 美國人大多數不贊成參戰

『有許多人以爲英國能獲得最後勝利，但并非全體人作如是想，在不久議會開會時，你將聽得許多不以爲英國會勝利的言論。現在有許多人相信，此次英德的戰事大有演成僵局之危險。』

『關於貴國如加入英國方面來作戰貴國人認爲這局面將有什麼演展呢？』公爵這樣問我，大有一個老資格的新聞記者的風度。『許多人以爲如果美國參戰，這戰事勢必延長許多年。』

『那末多少年呢？』

『有人說二十年，也有人說五十年。』公爵聽了嘆了口氣。

『美國人民的情緒是不是大多數贊成參戰的嗎？』

『一部份人是贊成的，大部份人是反對的。贊成參戰的人却都有機會發表言論，大聲疾呼，似乎有些神經錯亂的樣子。』

『你以爲在現代戰爭中真有所謂勝利這樣東西嗎？』

### 十四 『未免太一想情願了』

『你是說絕對的勝利，最後的勝利嗎？』

『眞是的，這正是我要問的一點——打到最後的勝利。』

『關於這一點，我倒有些懷疑。』我回說，『戰爭中失敗與勝利的本身并不是絕對的兩個名詞，』

它們是相對的。德國人是說得出這樣的話的：要是打得還剩一個德國人不死，德意志的民族還是存在的。」

『事實上你也不能把八千萬德國人個個宣判死刑。』

『那正是我的意思。在上次歐戰中，德國軍隊就沒有真正吃過一次敗仗。』

『對啦——德國是在國內先破裂後才在戰場上失敗的。』

『有許多人現在正希望這樣的事情在這次戰爭重演一次。』

『這未免太一想情願了』公爵嘆道，『我們應該看清事實，不應專轉一想情願的念頭。這般人有沒有事實來做他們根據呢？』

『事實倒不多，』我勢必這樣回答他，因為我當時回憶起許多樂觀而消息靈通的朋友。當然，從多方面看來，希特勒要使西歐全部馴服地受他的節制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在挪威最近就發生了民衆與德軍衝突的案子。在法國貝當將軍就把賴伐爾趕出了內閣，因為賴伐爾對希特勒太卑躬屈膝了。在意大利，自從它在阿爾巴尼與非洲失利後，國內便時常發生不安。

『你想希特勒將來會不會在國內被人推翻的？』公爵忽然提高了嗓子帶着挑釁的口氣問我。『你想德國人民將來會有一天想把他去除了嗎？』

『我想不見得，因為德國人民需要他，因為希特勒是德國人民以爲他們所應該有的這樣的一個領袖。』

## 十五 希特勒不能欺瞞人民

『我倒也贊成這樣的說法。我們既然殺不盡八千萬德國人，而德國人民又那麼需要希特勒，那末，我們將如何強迫德國人民來醞釀他們所不需要的革命呢？我相信在德國也有一大部份的輿論是反對他用極端的政策的，這種輿論是有勢力的，因為希特勒雖有報紙與播音台控制在他的手中，但他却不能朦騙全體德國人相信戰爭已經停止了。他們當然知道戰爭現在還繼續進行着，他們還得爲這戰爭而犧牲。希特勒的確預許過，德國人民來一個迅速的勝利，但到現在還不能做到，所以他不能逃避事實，他也得聽從少數人的話來緩和和他的政策才好。』

『但是希特勒是不守信用的……』

『那末，能不能強制他遵行他的諾言呢？能不能雙方互相要求担保，即是保證履行諾言的担保。』

『這樣做去，勢必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立的調解人。』

『那便是最緊要的一點。』

『那便是最近胡佛總統在「自由雜誌」上曾提出的兩點重要意見中的一點。胡佛總統的一篇文章的題目叫做「美國不應參戰的兩個理由」。』

## 十六 胡佛的兩個理由

『胡佛總統提出的兩個意見是什麼？』公爵臉部現出熱切的樣子。

『第一個，便是我們必使美國成爲一個十足軍備的堡壘，堅若金湯，攻打不進，而在這個堡壘的銅牆鐵壁之後，一切工藝以其他促進文北事業仍應保持其繼續進行，茂塲發旺，決不任其中斷，以待外界的瘋狂消滅後爲止。』

『這是一個好理由。另一個理由是怎樣？』

『我們需要美國，是把它看作一種緩衝的勢力，在將來舉行和會時來克制雙方的仇恨。』

## 十七 和平工作比戰爭更艱鉅

『胡佛總統對於這個問題在這一方面看得很明白，』公爵一面思索一面說着。『你也曾把這和平的問題仔細考慮過了沒有？』

『在上次戰爭裏，我們對於和平問題，在戰事結束前很久便考慮到了。』我一邊回憶一邊說。

『和平問題比戰爭問題更艱鉅』公爵嚴肅地說，『此次戰爭的前途究竟如何，現在還不能想像得出，但我們總得把它來推想推想，我們總得把它根據事實來研究研究。請你把我們英國來考慮一下。英國是一個帝國，是依靠國際貿易來維持它的生存的。那末，我們試想一想，經過了此次最劇烈破壞性的戰爭後英國將如何辦理它的善後呢？它將如何重建它所有被擊沉的商船，被炸毀的工廠以及被焚毀的城市？我們現在應該直捷痛快地來檢討一下這許多問題。你們美國當然也有你們自己的重大問題。此次國防工業加緊生產後，將來在停戰後勢必發生嚴重的失業問題，這個失業問題必然要你們費心思來研討研

討。但你們的問題比起我們英國的問題來實在要簡單得多了。至少，那時候，你們的工廠仍得完整無恙，你們的機器也不會被炸彈炸碎。在戰後的建設問題是很巨大繁重的，任何注意實現的人均不能不有所寒心，但是這種建設問題在一旦停戰後却又不能不來舉辦，所以我們從這一方面來想，我們如果能早一天來辦理這些建設問題，則於整個世界文化便更爲有利一些。」

## 十八 停戰時機已到了嗎？

『照公爵的意思看來，似乎目前應該有人出來向英德提議，說：「你們這般孩子偃旗息鼓，言歸於好的時機已經到了！」』

溫沙公爵聽我說了此話，他也苦笑了起來。

『但是這樣說起來，未免不大高明。』公爵說，『你們美國有幾個領袖以爲停戰的時機已經到了呢？』

『有幾個人是這樣想的。』我說，『不過，他們的意見不大得到民衆的擁護。他們被對方面的人稱爲納粹的同情者，并常被入指爲第五縱隊。』

『是真的嗎？』

『美國大多數人民對於羅斯福總統的才智見解以及純正的美國主義是有着絕對的信仰的。即使有複雜混亂的問題發生的時候，他們似乎也是唯羅斯福馬首是瞻，對於他的領袖的地位是十分信賴的。』

『但是要說羅斯福有一天會建議議和却也不見得吧？』

我把這問題考慮了一下，然後說：

『我想羅斯福將覺得如果議和，英國只可獲得百分之十的利益，德國將獲得百分之九十。我想羅斯福寧願犧牲那英國百分之十的利益，隨後美國才好參加來幹。當然，我這樣說法，並不是代替羅斯福發言，我不過是猜猜罷了。』

## 十九 從未見過墨索里尼

『你想羅斯福總統有沒有調停戰事的辦法？』公爵問。

『我想他沒有，』我說，『不過我曾經聽得他說過：在華盛頓的一切事業均在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的基礎上進行着，但在他所熟識的人中間，却沒有一個能觀測未來局勢的人。』

談話談到這裏，我們大家都站起來了。公爵伸出了他的一只手，他的眼睛愉快地閃爍着。後來他同我走到門口時，他提起了墨索里尼。他說：

『我從未會見過墨索里尼。』

『我從未遇見過希特勒。我說。』

『這倒真巧。』他說，『我沒有見這個，你沒有見那個，這二個都是有趣的人物，至少從人類天賦的好奇心上來看，他們是如此的人物……』

我們此時站在門口，眼看着門外巴哈馬柔媚的星夜，那巨大的棕櫚樹，那木堇花和其他熱帶花木，那圓滿得很早的月亮。公爵停了一回，又說：

## 二十 戰後的新秩序

『歐司萊先生，我對你說，此次戰事結束後，不知要有多少奇事發生呢。在歐洲勢必來一個新秩序，不管是德國來締造或是英國來締造，戰後的歐洲總得來一個新秩序。』

『是的，戰後決然要發生許多奇事的，其中最奇的是美洲將不再被稱做「新世界」將被稱做「老世界」，而歐洲則將反轉來被稱做「新世界」。』

講到這裏，公爵將走開去了，但我可請他住了步，再多談幾句話。我問他：

『你以為新和平將包含什麼重要東西呢？』

### 二十一 「新國際聯盟會」

『這次解決的辦法將爲人類精神所容許的一種公道的解決辦法。在此次和平的條件之下，一般普通人可以抬頭了，至少，他們可以得到較以前任何時代爲佳的遭遇。將來一定會產生一個新的國際聯盟會，雖然第一個國際聯盟會是失敗了的。』

『第一個國際聯盟會是太明顯的一個英法外交政策的工具。』

『實際上又何必如此，下次組織新的國際聯盟會時候，你們美國也將參加了。下次的國聯是世界各國都要將加入的。不管將來的局勢怎樣，不管此次戰爭的結果究竟如何，世界上必將產生一個新秩序。將來產生的新國際聯盟會將有警權來鞏固其職權，譬如在一個小鄉鎮裏施行一條小小的法令，若無警察

來監視是不能見效的。那末，如果要許多國家來服從國際法，若無國際海軍與國際陸軍做後盾，那裏能做得到的？」

## 二十二、美國黃金有何用處？

公爵又說：『此次和平實現後，將有一種新的社會公道產生——請牢牢記着——到了那時候，你們美國的黃金又有什麼用處呢？再會吧，歐司萊先生。』

我向堡壘上走去，抬頭看時，仍見有燈光照耀在那迎風招展的旗幟上。



# 邱吉爾祕書口中的約翰·牛

張天佑譯  
P.G. Moir 著

## 典型的「約翰·牛」

如果英美兩國代表的所謂民主主義經過此番大戰後仍得存在於天地之間，則來日頂天立地的民主英傑當屬邱吉爾而無疑。在日下大勢之下，他一柱擎天，獨任艱鉅，圍繞着他週遭的無非是碧血與淚影，



坍塌與殘生及天外飛來的橫禍與暴斃。此種大禍當然不是他一手造成的，但他却洞察秋毫，早就預卜到有今天這一日，他曾警告其國人對於狄克推多的鐵拳不予屈服，他也曾對於歷來大英帝國的當局者，指斥其盲目顛預，對若輩策劃的國家大計，不予贊同，蓋此種國策不僅自取滅亡，抑且導全人類於萬劫不復之境。由於政見不合，隨徹屣祿位，故過去十年中，邱吉爾風骨嶙峋，潔身自好，不為濁流所污，僅預言世變以自娛，不求聞達於朝野。

雖然，當國家陷於危急存亡之秋，全國民衆要求他出來主持中樞，他毅然出山，肩荷重任，砥柱中流，挽回了頹廢不振的人心，繼續作戰，敵人鋒鏑，因以稍

戢，國難亦因此轉蘇，厥功之偉，將永垂典籍以不朽。

我真幸運，曾以秘書之職追隨邱吉爾左右。他那時并非當局者，在迷茫的政治舞台上他是一個被遺棄者，但他的朋友和一般與他相識的人莫不以爲英國一旦遭遇國難，勢必低首下心，奔走於邱吉爾之門下，請求他指示南針以渡過國難。在這次大戰中，此項臆測果真成了事實。

保守黨從前都以爲邱吉爾意志不堅，而前後兩次改換黨籍，但會幾何時，現在已把首相的重任放落在他的肩上。至於工黨人物，也不厭惡其權貴的出身而予以熱誠的擁戴，工黨領袖貝文，素以不與保守黨合作自矢但在此次大英帝國存亡絕續之際，亦會直捷痛快以吾「人能與邱吉爾合作」宣告其黨人。

這般工黨與保守黨人曾置邱吉爾聲次警告於不顧，并且把他摒棄於政治舞台之外，前後歷十年之久，現在忽爾幡然憬悟，擁護他出來主持大政，其中自有種種原因存在。

在過去二十年中，不管他當政不當政，邱吉爾的人格始終是操縱着大英帝國的政治的。這過去的二十年，在英國的政治舞台上是一個黯淡無色的時代，其主腦人物爲包爾文（Baldwin）爲約翰·西蒙（John Simon），爲遜姆爾·霍爾（Samuel Hoare），爲張伯倫兄弟。由於這類人把握政權，以致整個大英民族亦黯然無光。等到此次戰時爆發，邱吉爾徇全國一致要求而東山再起的時候，英國政治舞台上這個冥頑不靈缺乏光榮的時期，頓告結束，因爲邱吉爾與英國國內任何階級的男女老幼都維持着好感，而以其家世而論，又是與英國過去光榮的歷史有着緊密關係的。

過去這個時期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時期呢？這個時期內的青年政治家有智謀而無經驗，老年政治家有經驗而無智謀，兩者不能兼全，唯有邱吉爾才能智謀與經驗並茂。他一生擔任過九次閣員要職，其中八

個職任是以自由黨員資格接任的，其餘的一個是以保守黨員資格擔任的。當此次戰事初爆發時，他二度出長海軍，全國海軍，雀躍歡騰。

過去這個時期也是一個所謂「安全第一」的時期，明興會議無條件的屈服，在英國國內却被捧為「政治家的勝利」。像這樣的政治家包攬下的英國政治，到了危難時整個政治舞台當然要掉過頭來，乞靈於一個以「危難是甜蜜的」這句話做立身格言的人了。此人是一個有大無畏精神的軍人，可以接受打擊，并能奮爭到底的一個人。

過去這個時期，是英國的輕世肆志和失敗主義的時期，在這時期內，愛國心是消沉了的。等到敵人壓境，來勢凶猛，把整個大英帝國從灰色的迷夢中驚覺轉來，而覺悟到過去傳統的可貴而努力保持之，這時候方對邱吉爾作萬流之歸海，一致擁戴，蓋邱吉爾的本身所代表者正是傳奇中的「約翰牛」(John Bull) 他雖然階級觀念頗深，他在這次戰爭中却曾說過他寧願把英國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不願英國淪入奴隸的境地，他又說他為救英國，或許也會與蘇俄簽約。他對於這一點，的確是胸有成竹，遲早總會做出來的。

邱吉爾之所以成爲今日把握着英國國運的人物，上述的便是。幾種理由。

### 時常爆發的火山

邱吉爾自小到於自己的信念都是很堅定的，在七歲的時候，人家問他將來選擇什麼職業，他回答說：『我的父親是財務大臣，我將來也要做財務大臣。』事實上他的確接連做過五年的財務大臣。在他十

三歲進入赫洛學校（Harrow）讀書之前，他宴請他的朋友時，曾嚴肅地宣稱過：『將來我將統治英國』，事實上他現在正統治着英國。

他對於他自己任務的信仰是與他那正確的，偉大的行動姿態發生着緊密的關係的。他生來便有一種戲劇家的直感，他自己總以為他是一齣歷史劇中的主角。照他這樣的人，如果演戲，必然是一個大戲劇家，所以當他決定從事政治生涯和新聞事業的時候，英國戲劇舞台上便失去了一個偉大的伶人。

但是在英國的政治舞台上，邱吉爾是出足了風頭的，他那高高的帽子，他那無時無刻不離口的雪茄煙，他現在日夜穿着的適宜於防空壕的衣服，這些豈不是這個天生大藝人的不自主的特癖嗎？他能意會到大眾所喜歡的是什麼，並願讓他們如願以償。

在邱吉爾這個戲劇人格之後便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並且是勞而不怨的一個事業家，同時也有很大的組織天才。在上次歐戰中運用頭腦發明坦克車的便是邱吉爾，在此次戰爭中，他又授意他的朋友牛津大學亞立山大·林特曼（Alexander Lindemann）教授設計防護氣球。邱吉爾是一個學者，同時也是一個做事業的人物，並且非常尊重科學。他遇有科學問題時，他常發問：『何處是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科學家？』及『誰能發明一件東西來應付這個危險？』於是他便到處探訪這樣的人材。

邱吉爾對於他工作的複雜性是從來不會發生迷茫之感的。他即使有什麼錯誤，這錯誤決不是由於他蠢笨的過分自信而發生的。幾年前，他曾寫過這樣的一段話：

『讓我們來學習學習，決不可相信戰爭是順利而容易的，也決不要相信任何人一旦起程而向光怪陸離的海洋去航海時，他能夠測量他將遭遇的海濤與颶風的深度。一旦危險信號發出，政治家決不能貫徹』

他的政策，唯有獻身爲一切不能預測不能控制的事變的奴隸。我們對於戰爭的勝利不管如何有把握，我們總得牢牢記着：如果對方不作他亦能勝利之想，則根本就不會有戰爭發生。』

在目下邱吉爾到什麼地方，那地方就覺得很安慰，而他常常歡喜到各處去安慰人家，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泰姆士河畔鼓勵船上的水手，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在英格蘭最前線的蘭茲吉特（Ramsgate）被炸損了的店鋪去視察，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在蘇格蘭海軍造船廠裏去贊美工人，或在扑茨茅斯，或沙桑波敦去迎送一隻作戰歸來的兵艦，而在他那紅潤可愛天神似的臉上總有一點笑容，現在他的下顎向前蹶得更高了，他的嘴歪曲得更猙獰了，但在他那一對大大的碧眼中顯然包藏着興奮的神情，這是一個戰士的眼色，表示他在遭遇强有力的敵人做對手時覺得非常榮幸，并且也深知行將身受疾苦。他從不忘記二十餘年前他自己訂下的一個格言，便是：「戰爭是一種應含着笑臉來幹的遊戲。」他現在就把這個意思來做鼓勵英國人民的一句口號。

自從邱吉爾當政以來，受惠最大的是不能享受特權的平民，邱吉爾雖自己有着強烈的階級觀念，他却從來沒有做過任何一黨的一個道道地地的黨員，他此番榮膺首相之職，是以整個英國的領袖地位自居，而并不是以保守黨黨員的身份來担任的。

有人說英國過去二十年的政治是被霧，雨和雹控制着的。包爾溫是霧，張伯倫是雨，邱吉爾是雹。這樣的比喻裏的確有相當真理存在。真的，邱吉爾的爲人常會使我們想到一個常會爆發的火山。

## 惡作劇的小孩

邱吉爾有自知之明，他深知他對於人民的影響，并也想法克服這種影響。他憑着他那機敏的頭腦和仁慈的心腸，他能使一般平民安然自適，甚至心曠神怡，但在民衆對他含着尊敬的驚奇感覺却是始終存在的。關於這一點，即是邱吉爾家裏的子女對他的爲人和事業也是敬畏備至的。

邱吉爾的事業的堅實基礎究竟是什麼？是一種無限的生活熱忱，完整人格的意識，擔任艱苦的能力。他幼小時在赫洛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成績殊爲落後，但他現在却已成爲最優的英語著作家和演說家中之一人。他怎樣會做到這一步的呢？他曾化了許多年勤奮地作有目的的讀書，讀着書中最好的書，并化許多年功夫考慮字義，讀準字音，凡有所作，他不辭煩勞，反覆修改，直至改無可改十分完美方止。他自己也訓練出了一個聰穎而有伸縮性的腦筋，而其思路的整潔完美尤足爲其他政府官員嫉妒，他也修養得一個謹慎從事躬親服役的習慣，他自己知道什麼樣保養身體，怎樣節省精力。他和他的在四十六歲時候便逝世的父親一樣，生來便有一種豪放的精神，這精神一經發放，勢必盡興而後止，但他內在的智力使他明瞭保持青春之重要，所以他現在能擔當使常人壽命減少一半的辛勞工作。

邱吉爾從來不煩染職業政客的不良習，他自己講過，『我自己從來未參加過一次陰謀。我所得到的每一件事物都是經我奮鬥而獲得的，但人家怨恨我却比怨恨任何人還要厲害。』**麥耕海 (Rerken Bead)** 曾經說過：『邱吉爾在我所有的相識中是唯一的一個不說也不贊成虛偽的事情的人，事無大小，完全一律。』關於邱吉爾的誠實，即是他最大的敵人也不疑心。譬如做財務大臣的時候，他把他所經手的公債票全數售出。再如他任航空大臣的時候，航空部內本有一輛汽車專備他用的，但他自己爲私人事務乘用時所費的汽油，都由他自己出費來償付，決不開支公費，真所謂涓滴歸公了。這種種事實都只是這個

勤奮的事業家，廉潔忠貞的政府官員并且也深知養生的一個人的一面的剪影。

但是在他這樣性格的深處却隱藏着一個頑皮小孩的脾氣，這脾氣即是在現在嚴重時局中有時也會爆發。英國現代史家韋爾斯（H. C. Wells）曾說道：「邱吉爾有時會遭遇惡劣的心境，在這種時候，我把他看作一個最會惡作劇的小孩，一個可以把他抱坐膝上的小孩一樣。」

在另一方面，他却又是一個資望高深的政治家，其行徑却像一個大刀闊斧歡喜騎馬衝鋒刀劍相殺的青年勇士。在目前他又用着海盜的優閒姿態來應付敵人，嘴裏嚼着雪茄煙，隱健厚碩獵犬似的儀表，有時又七歪八倒地戴着帽子。

這種種不同的人格把邱吉爾造成一個偉大的世界人物，充滿着無限的活力，激發着大智大慧，受制於鐵一般堅強的意志。他的天才如得被解釋，但迄今尚無人解釋過，但我確信他的天才是可以理解的。

### 使人不快的人物

邱吉爾現在似乎覺得那命運之手在他的身上撫摩着，他所具備的自信心，加以他那神祕莫測的先見之明以及見解的遠大與新穎，使他超越他同時代一般的英國政治家。他有生以來，從未讓任何草率的決斷以及羣衆的浮躁感情來左右他的行動。他是一個以英國民族生命爲重的政治家，他儘可獨往獨來實現他自己的主張。他曾兩度改變黨籍，均由於良心上的裁決而不得不改變者。他因政見不同寧可離羣索居，以政治亡命者自居，十年如一日，對於辱國政策，不屑大聲疾呼，單獨反對四在明與條約簽訂後，他曾帶着預言家的口吻說過：『從今後吾人所可行之事，若非挺身一戰即委身受辱，二者必擇其一而行』

之。即使委身忍辱，將來也將被逼挺身一戰。」

由於他會說這樣的話，難怪『經濟學者』雜誌上會稱他爲『一個在人羣裏會使人感到不快的人物』。因爲他會叫人家準備對付可怕的空襲，毒氣及傘兵的突擊，以及各處海面上殘酷的戰事，這樣的人在當時大家抱着委屈求全的時候，當然是一個使人感到不安的人物。在現在他是一個使敵人感到不安的人物。

英國在去冬是充塞着疑慮與恐怖，但邱吉爾上台之後，在短短的一個時期中能够把這疑懼驅散，他是用怎樣本領做到的？他用什麼方法把那大勇的民主精神灌輸到英國人民的心裏去？我想他是堅信普通平民的偉大做到的。他相信人類爲貫徹某種有價值的總得遭遇大難，但也必能忍受種種痛苦與磨難，卽以身殉亦所不惜。死與苦難的意識不足以使邱吉爾悲觀。有一次他在大難臨頭的時候，他自己會同樣寫過：『我的確已身受這種精神上與生理上的痛苦，這種痛苦，我想，正等於馬路炮彈炸傷的痛苦一樣。但此種痛苦却并不是不能忍受的，在目下我們實在沒有時間和精力來顧影自憐，也沒有懺悔和恐懼的餘地。天爺是仁慈的，他磨難大小人類乃至飛禽走獸，都有一定的限度。所以你們應該在危難的環境裏生活，不必恐懼，一切自然太平無事。』

在邱吉爾的身上我們找不到半點感情用事或是神經過敏的痕跡，這樣才配做一個歷史上偉大的戰時領袖。生死危難應該大家分任，所以他對於撤退幼童一舉亦會不予贊同。爲謀戰事的勝利，他願作任何犧牲。他曾說過：『我們在海濱上也要打，在停機場上，在田裏，在街上山上都打，我們決不投降。』

一個戰時領袖呀！邱吉爾一生的抱負畢竟找到了發揮的機會，他的特長與缺點都適合他現在的工



作。有人說他現在已用力過度，應該感到疲倦了，但實際上他却并不是這樣的，他無心於和平，却有心於作戰。他現在的工作是可以充分運用他的全力了，他不分階級，不顧己身的利益，也決不妥協，只是隨着他的心願，勇往邁進。

# 英國勞工獨裁者歐納士貝文素描

K. Woodwird 著 張天佑譯

## 一 一生為工團主義努力



在英國今日這個危急之秋，有兩個精壯人物主持大政：一個便是人所共知，生來便是權貴階級的首相邱吉爾，一個是生於窮鄉僻壤工人家裏在十歲時便被迫出去作工以換取每星期六辨士酬報的歐納士貝文(Ernest Bevin)。前者的故鄉是英國散德赫斯特郡(Sandhurst)的哈洛城，他是一個十足的官家子弟，他自己在二十六歲時便做國會議員。後者一生盡瘁於工團主義，在去年被委為勞工大臣之前，他從

未担任過政府官職。他去年拜受大命，主持勞工國策時，年紀已是五十五歲了。

他是在去年五月間接事的，他在此職位上對於全國實業勞工是有着無限的權威。他就任後所發表的第一次談話，好像是對勞資雙方的一種訓話，他說：『他們必需拚命工作。』這樣強調的口吻，直至今日從未改變過。他的談話與演說均以直捷痛快為主，并不故弄玄虛，亦不信口獎飾，更無預作演說稿的習慣，有一次他播音演說時，竟把預備好的底稿放錯了一張，顛倒了次序，使他讀不下去，在電台上破

口咒罵，至今猶傳爲笑話。最近有一次演說，他又把稿子的最後一頁遺失，於是他就臨時補充了許多話，總算把那篇演說結束。還有一次他對着濟濟一黨的貴族婦人演說，他的論調好像把她們看作來找工作做的女工一樣。

在今年的三月裏，他命令全國婦女以年齡爲標準，分成許多單位去爲軍火工業服務。同時因爲他深明工人的脾氣，他所有的計劃，均可順利推行，不必出於強制一途。

當邱吉爾請他出來擔任勞工部職務的時候，他化了一個通宵便把他的施政計劃起草完竣。他所擬定的「緊急權限法案」在他就職後八天便爲英皇批准，同時可以國務會議的名義命令全國人民均須盡所有人力物力勞力交由政府支配，以供國家之用，這也是他的主張。而在發這個命令的同日，政府又授權貝文，使他以絕對的權威統制全國的勞工。

委任貝文做勞工大臣，在大英帝國的本身和貝文自己，可說是異乎平常的一種變動。他是以前一個老資格的工會領袖來參加內閣，他原是英國最有力的運輸總工會的主席，也是大英帝國有組織的勞工方面的霸王。他對於舊時的民主主義，舊時的勞工領導者以及舊時的勞工法案，均深致不滿，在過去二十年中，他曾領導過幾次在英國歷史最具破壞性的罷工風潮。

## 二 以大刀闊斧姿態動員勞工

在他就任後的第二天，他召集全國勞資雙方代表，宣稱他能不用強迫手段而組織大英帝國的戰時實業。他并發表他的勞工動員計劃，依照這個計劃一切工會糾紛和罷工等事，均在嚴禁之例。他并組織一

個全國勞工仲裁法庭，并決定展延乃至取消工人假日，鬆弛舊時的工廠法，勅設工人糧食局，更調查全國人力及訓練工人等事項。

勞工大臣一職在英國素有「政治墳墓」之目，但貝文却以如此大刀闊斧的姿態開始跨入這個墳墓。他受任之初，適值法蘭西抗戰陣線崩潰，英軍在鄧扣克敗退之時，英國國防殊不完善，而各種作戰的基本物料亦殊感缺乏，貝文便動員全國男女日夜工作，不到一年工夫，英國四百萬武裝軍人均配備完整，其空軍亦能週旋歐非兩洲，而全國國防設備已無疏漏，在今日的英國，以此項偉舉而論，實無第二人得望其項背。

歐納斯·貝文以一八八一年生於英國索美塞得郡溫斯特村，八歲時父母雙亡，他的姊姊把他領去撫養到十歲，便把他送到一個農場上去作工了。自小受教育機會殊鮮，但他自己却好學不倦。當他農場工作完畢後，左右隣居竟叫這個「小孩子」讀報給他們聽，他離開農場到格羅斯忒郡的布里斯特城（Bristol）去，在這裏先在一個飯館裏打雜差，不久又在一家商店裏做伙計，後來又做了不少零零碎碎的事情。連電車上的賣票員也做過。最後他加入了碼頭工會做了車夫組的會員，他此時的職業是推運啤酒車的車夫，這是第一次歐戰的前幾年的事，那時英國工潮時起時輟，貝文以身爲工會會員，便奮起活動，殊爲努力。他的能力，深得入望，便在會裏步步高陞，以抵於領袖的地位，他曾合併三十七個團體而組成運輸總工會，在一九三六年被推選爲英國全國總工會會長。

他獻身於一般社會的功業，也不勝枚舉。他曾參加政府的許多委員會和調查會，也會在國際間爲勞工謀福利，竭力鼓吹提高工人的生活程度，他亦曾爲英國工人機關報「每日導報」出力，使它從一張僅

可勉強維持的宣傳報紙一躍而爲日銷二百萬份的有力的日報。

貝文不是一個平常工黨人物，我們不可把他從普通政治意義上來估計，他自己根本就不信任政客自從一九三一年工黨政府解體後，工黨人物如前首相麥唐納財務大臣史諾敦和勞工大臣托馬斯等參加組織國民政府以來，貝文便摒棄一切政府組織，專心一致於工會職務。他所以如此做去，並不是因爲階級觀念所給的刺激，實是因爲他要聚精會謀工人的福利。

在他的身上儘可找到做英國工人領袖的特質，他既精明又爽直并能作犀利有力的演說同時他復有外交才幹，又有組織能力，而一生對於政治不懷任何野心，其理由大概是衆議院裏的一切繁文縟節殊爲他所厭惡，他坐在議院裏甚感乏味，尤其是在各議員斤斤於毫無價值的事物之爭議。

### 三 厭惡官場的矯矜作態

他行事專一而簡單化，再加上一種驚人的工作能力。他每天起居的情形是這樣的，早晨五時半一定起身，逾時不起，認爲貪睡爲一大憾事。在九時前處理來往函牘。自晨至晚，平均每小時總有一個約會，不是會客，便是與閣員商議或出席閣議，此外他還得親自到鄉間去踏訪，對工人演說，回到衆議院內隨時答覆各議員的詢問。

他在蒙塔格大廈 (Montague House) 的勞工部裏有時覺得官場惡習殊爲忿懣。因爲他對於矯矜作態，不管在智識方面或在社交方面，均是痛心疾首的。他辦事甚爲敏捷，批閱公文，非常迅速，任何冗長的呈文，到他手裏，不要幾分鐘便一目了然，當場決斷，有許多提呈的意見有缺點時，他亦能立時立

刻補充一點意見，使這個計劃盡善盡美，便於實施。

他深知工人的處境，故對於一向爲內務部管理的工廠工人的福利事務，亦劃歸他的勞工部管理，并修改其原來的辦法，使每二百個工人集處的地方，設立販賣部一所，并備醫務官一人，爲他們服務，在目前這個非常時期內，他對於工人的自由一面加以節制，一面對於工人的安甯則給予全盤保障。他曾對工人說：『我對於你們日常的起居以及遷居的費用均負全責，決不使你的收入中輟。』

貝文的出身雖寒微，但他一生却無輕浮偷閒的消極習慣，也沒有什麼特別嗜好，只不過愛抽一個板煙斗，有時也喝一兩杯酒。他愛談話，在公共場所或在他的住家被炸燬後現在居住的旅館裏，如有人來和他談話，他都不惜高談闊論，與之週旋。他的妻原是工廠裏的一個女工，對他是敬崇備至的。

他與首相邱吉爾在一九二〇年本是冤家對頭。因爲那時邱吉爾建議發兵干涉蘇俄內政。他現在工作的重要與繁忙與邱吉爾不相上下，他曾說過：『邱吉爾是一個有才識，有胆魄，有決心有毅力的人物。』邱吉爾對他也是很推崇的，所以在去年特捐棄前衍，請他出來擔任艱鉅的工作。（完）

# 英地中海艦隊司令克甯漢大將

孫舒譯



在一九四〇年的夏天，人們常隨便的指出英國會被逐出地中海，地中海東西兩口要塞，直布羅陀與蘇彝士是必定失守的，但至今英國仍然在地中海上作戰着。

在德國侵犯西歐，終於它和法國締訂休戰協定之後，克甯漢在西地中海失掉五處法國有利的根據地，於是唯一的問題在克甯漢的心目中，是怎樣去維持他自己的位置和怎樣打敗他的敵人，這些敵人是在地中海兩面都有很大的力量，它至少擁有超過英國百分之五十的海軍，同時還有更多的空軍，義大利在西地中海有六處海軍根據地，在東面卻有七個，這些是用來對付英國在西的一個與東面的五個，這便是英國位置的形勢。在未開始敘述他的功績之前，我將供給一些關於他個人的履歷給讀者：克甯漢大將，可以算得是英國海軍一員宿將，現年五十八歲，一八八三年生。他是在愛丁堡和柏林教書的克甯漢教授的兒子。在一八九八年他加入皇家海軍，上次大戰時，他多年是在驅逐艦上服役。他曾被褒獎，因此在一九一五年他得金十字勳章，後來這勳章上又加上兩條橫線，他像哈鳥與吐菲大將一樣，在下次大戰與戰後，他多半是在小兵艦上，還多半在地中海中。在一九三三年間。他升為少將，任地中海驅逐艦隊司令，不久，

升任戰鬥巡洋艦隊司令，在此次戰事爆發的前一年，他又被任爲 *Lord Commissioner of the Admiralty* 與代理海軍參謀長。

他在升任爲海軍少將已經三年之後，在一九三七年與一九三八年再在地中海任指揮。所以他自然是一個很容易給人家選擇出來的指揮官。

他有效率，刻苦地工作與嚴肅的聲譽，他像其他的領袖一樣有一張會說話的嘴，說起話來也非常簡單明瞭。他雖在戰爭時候，發命令是喊得這樣響亮。所以他熟悉地中海的形勢，同時他曾在無數困苦的經驗中學得怎樣去帶海軍和怎樣指揮戰事。他的成功可以代他解釋一切，但是克甯漢這些豐功偉業是以沉靜，勇敢，與信心，並按皇家海軍的傳統精神，以獲得勝利的機會的。

在最初，地中海比較沉寂。義大利并不敢把他們的海軍去冒一下險，但是他們自己却很想得一次比較審慎的嘗試。義大利人視之爲禁湖的地中海上，英海軍隨便遊弋，義大利海軍，在去年十一月的時候，在他蘭吐給克甯漢大將的艦隊大加攻擊。戰爭發生在他蘭吐海峽附近，在義大利海軍的港灣內，加以擊散，此後更轟炸已毀船隻，乾塢與港灣工程。

這種行動有三方面的效果，它戰勝敵方的海軍的優勢，這對於德義的士氣都給以心理上之一種打擊，另一方面增強對於英國人的信念。

在這總攻擊之後，隨着便進襲至亞得里亞海一直至阿爾巴尼亞海岸的發羅那。在西邊英海軍與在他蘭吐一役相似的，又一帆順風到熱那亞，不管敵人埋下的地雷，潛水艇，海岸大炮，還投了三百噸炮彈到義大利第四個大城與主要的商業海口，結果只損失了一艘劍魚號小戰艦。



另一個義海軍的敗績是在三月廿八日，也是克甯漢一手做成的，當時義大利的戰艦在愛奧尼亞海開抵克里特島附近，結果是喪失了七隻。克甯漢回來之後，他計算義軍的損失量，戰艦是三分之二，八英寸炮的巡洋艦與驅逐艦超過百分之五十，六英寸炮巡洋艦與驅逐艦百分之廿五，潛水艇大概是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樣子。克甯漢大將已經維持他自己的位置，同時亦克服了他的敵人。但是因為德國人在義大利建築起了基地的緣故，克甯漢巨艱的工作，還在面前。空軍對海軍的決戰還是須要嘗試下去的。克甯漢深知空軍的價值，因此他在他蘭吐是利用有效的空中轟炸去得到勝利的。事實已經證明假如一艘戰艦單獨被人轟炸是會沉沒的，但是集中時，已指明損失要比較少些。

這種試驗在地中海中實施出來，我們可以說克甯漢大將是最能够勝任愉快的。現在，地中海的戰爭尚待繼續下去，但到最後的一刻，他說：「謝謝上帝，我已經盡了我的能力了！」

# 近東英軍總司令華維爾將軍

Philip Jordan 著  
天佑 譯

關於阿寇爾，華維爾將軍(General Archibald Wavell)的令譽與事實，迄今尙無傳聞軼事，但一般人均喚他「阿寇」(這是 Archibald 這個名字的俗稱)，連他部下僅能從遠處遙望他的軍隊也都叫他「阿寇」，這件事，如果可稱爲軼事的話，便可說是他平生第一個軼事開始形成的一個預兆。

在事實上這是必然要發生的，因爲一個總司令官，雖然在士兵方面他差不多是一個不大被看見的人物，但他却能握有勝利的把握而去命令他們與人數較多的敵軍作戰，并也知道什麼時候戰事得繼續進行而不發令停止，像這樣的人物而不受一般街頭巷尾的謠言波及者，爲時決不能久，因爲茶餘酒後的閒談，對於此項人物的事績，當然是認爲無上的好資料。

但是這或許是因爲他才能卓越的原故，華維爾將軍在倫敦相府所在地的唐甯街是一個不大受人歡迎的人物，在這條街上，素來就不把「謹慎」二字認爲是軍人美德之一，在去年八月歐洲戰事可怖的黑暗時期內，唐甯街上的政治家大家只眼巴巴地希望着非洲方面來一個驚人的捷報，以轉移一般英國人畏懼德機轟炸的心思，這時候華維爾將軍是衆矢之的，於是他在唐甯街的信譽便一落千丈，真的，曾有一次，大家主張撤換他的總司令職，一時擾攘的聲浪頗高，而各方面壓迫嚴重，以致素來對他的判斷力有信仰的現任外相艾登，作第二次埃及的察訪時，攜帶着囑令華維爾加緊攻擊準備的命令，不過艾登究竟

把此項命令遞交華維爾沒有，外間不得而知，迄今還是艾登與華維爾二人之間的一個祕密。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當時唐甯街對於華維爾的不信任一天大似一天，這是不容或疑的，因為當時在一部份不大負責的英國報紙上突然發現一派主張「加重打擊意大利」的人的言論。就是到了現在非洲利比亞意大利格魯齊納將軍率領的部隊全部撤退而英希近東軍庫以俘獲的戰器大量補充後，尙有與唐甯街有着密切關係的人以非洲戰事勝利歸功於戰地司令官威爾遜爵士，而把華維爾將軍健忘得乾乾淨淨。實際上威爾遜爵士不過是此次戰事的執行人物，而運用頭腦計劃這次的勝利，則功在華維爾將軍，吾人作斯言，於威爾遜將軍，固無絲毫貶抑之意存在。

華維爾將軍與昔日納爾遜將軍一樣，吵了一目，并也和納爾遜一樣，有時覺得這個殘缺的眼睛比那安然無恙的一隻更爲有用。他有時覺得他的行動比軍事知識所啓示他的更應迅捷是更爲得策的一舉，而



### 華 維 爾

他以此舉之決定，實由於某種暗示與教訓，至於此項暗示與教訓究自何處而來，均所不顧。他曾在上次歐戰中征服土耳其的亞倫皮將軍處受過沙漠戰爭的訓練，而當英軍在彈壓巴立斯汀時在亞倫皮將軍處充過幕員，并亦學到了亞倫皮將軍的治軍與戰術的要旨，即是：盡全力去訓練部下；準備部下

以應付任何事變；隨時整裝待發以作突然的襲擊；督促軍隊衝過預定陣地再繼續進攻。必如是方得操勝算。

華維爾將軍會替亞倫皮將軍寫過自傳，如果意大利軍隊會讀過這本書，則他們對於這次的失敗就不會覺得驚奇。下面的一行是從這本書中刪錄出來的，可說是華維爾將軍論荒漠戰略的一點意見：

「在任何職業中，尤其是在軍事上，性格比腦筋還要重要。」

華維爾的家族是世代將門，他已是第三代的將軍了。以其家學淵源而曾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一個軍隊的司令官，應該要有一些賭棍的氣派。」

我們知道英國皇軍得以迅速地穿越過北非平原，大部份得力於優越的參謀工作。這工作的重要，據華維爾的意見，有如下列：

「在華維爾脫·司各脫的小說裏有一個主角輕蔑地發問：你在何處讀過脫立斯屈蘭姆爵士秤取乾草與穀子，或萊史洛爵士散發傳單，或圓桌爵士不惜自貶身價而斤斤於草藁的價格？」但是，如果這般爵士不親自管理此項國內經濟的瑣屑，則他們的事業勢必失敗。」

關於他的戰爭哲學，這裏不妨再舉一例：

「一般經驗未深之人，認為戰爭中乘勝追擊是一種最容易的戰時行動，他們以為去追趕潰退逃竄軍心渙散的敵軍是一件簡單的事，除辛勞外，其收穫較多而危險較少。然而在歷史上持久的追擊却不多觀，而戰敗奔潰，却是屢見不鮮。」華維爾將軍後來又說：「在追擊時，你得就追擊之可能，不可勉強，因為擊退敵軍的部隊，需要休息，故吾人所給予部隊的追擊目的物，不應以吾人所認為他們能到達者，應以吾人認為他們或許能到達之最遠目標。」這便是華維爾的行軍祕訣，得傳佈於世，俾世人週知。

在華維爾將軍看來，除軍事本身外，一切都無足重輕，如政治家的要求，羣衆的歡呼，光榮的希望

均與戰術無關，其無足重輕，正與一磅乳酪無異。戰時的總司令應該是至尊無上的，他自戰時內閣接受基本命令，同時得向內閣提供意見，陳述他執行此項命令所需要的什麼。但自此項手續辦理清楚後，此後種種全是他個人的事了，至於如何執行何時執行必然是他個人的秘密，不足爲外人道也。

華維爾將軍雖然不喜沽名釣譽，但也不是不知其自己地位之重要。他知道在平時貧酸的英國軍隊一旦出動，則其銷耗的金錢，決不至於一個酗酒水手之揮霍，而在近東的軍隊實不能例外。當英德戰事開始後，華維爾將軍的司令部即遷往開羅的一個旅館裏，這旅店內除酒排間食堂及少數幾個房間外，統通改爲辦公室。但總司令却并不自己佔據其中最佳的一間房子，只是在三樓隨便闢了一間，放了一張廉價的寫字檯，幾支彩色的鉛筆，幾張大而光燦的地圖，在這新鮮地圖面上他考慮着他應去攻打的地域。

他在那時還不知道法蘭西畢竟一天會崩潰，因此他的責任會大量增加，也不知道到了這時英國除一事之外，別無他事可做，此一事即是獲得一個轟動世界的大勝利。他既知道了這一點，其原有的脾氣與工作的準確。則又絲毫不變，但他決不可被一般過分信賴其計劃結果的人來催促，因爲他行事決不投機取巧，他必胸有成竹，然後開始動作，他的計劃往往或許就決定英國的命運。

他便在那旅館中他的房間內的三個窗戶後面，不聲不響地計劃作戰步驟，這樣推進的戰事所爲他造成的令譽，較之他的老師在歷史上所獲得者更爲確實而穩妥。

華維爾將軍埋首工作，不感倦勞。在開羅的街市和交際場中是不大看到他的，他連英大使館也不常去的，因爲如果到大使館去吃飯，總得遇見一二個將校，不免要酬酢一番，即是在埃及傳統的自午飯後至日落的長時期的午睡時間內，他也是在他的辦公室內與他的幾個高級參謀在處理公務。有幾次，本文

筆者與司令部內軍事情報主任在大使館內同膳時，在下午三點鐘正當其他人均去休息的時候，他總看見華維爾將軍溜進他的黑色的派克汽車，駛回他的旅館辦公，較其他人回到辦公廳早一小時。人民老是說：「阿寇喜歡工作。」

華維爾所有的清閒時間大部份是消磨在吉薩拉俱樂部高爾夫球場第三洞後背紫葳樹林旁的一個白色屋子裏的，這個房子，原是爲非洲英軍司令官設置的，故一向爲威爾遜將軍的官邸。華維爾將軍所負的官職在開羅爲前無先例，故無官邸的設備，因此這兩個將官及其眷屬共同分居了這座房子。但是男子與男子同居一屋是容易的，在女子就難了，因爲女子對於身份殊爲認真，故曾經對於這座房子究竟應屬於這位二人中階級較高的華維爾將軍與否，曾有過一度的討論，開羅市面上一般的論調，均以爲此事應取決於倫敦陸軍部，但是陸軍都怕開一爭執先例，故此事終於含糊了事。

如果說華維爾將軍不大被人瞧見，但他自己倒瞧到了不少東西，除了他不時突如其來地到非洲各地駐軍防地去視察時看到了不少事物，此外他還有機會觀察。對於總司令部裏的一切，他是一目了然的，對於其中每一職員的工作乃至辛勞的程度，他都明明白白。在他的部隊裏終年不受人注意的機關裏的終年不受人注意的青年官佐，常能出乎意料之外地獲得他一二句讚詞，這般青年官佐經過一次掄揚後，隨後做起事來更爲賣力，同時因爲開羅地方一有消息便傳遍全城，因此所有的青年官佐莫不兢兢業業，踴躍從事，其盡責程度，倍於往昔。

在英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將官所管轄的地域，有如華維爾所管轄者之大，而以管轄地面積大小而論，在其中工作的人數，亦從未有如華維爾屬員人數之少。他所管轄的地域，自馬爾太克利特向南直至

肯亞以至羅迪西亞之北面上部，幷包括亞丁與巴斯坦，不久又將把蘇瑪蘭也包括在內。如果不照通常理論而就當地實際情形來說，則華維爾將軍所統轄的領域包括了整個南非洲英屬殖民地的全部。憑着他的部隊的武功，依着他的計劃進行，這塊疆域現在日見伸展，而他所管轄的部隊中，有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澳大利亞洲人，新西蘭人，也有南非洲人，法國人，捷克人，波蘭人，印度人，比杜人及阿比西尼亞人，還有從本地徵發來的士兵，他便是這許多種士兵的最高的司令官。

他的麾下既有這許多人馬，但他從不向他的部下高聲叫嚇或表示盛怒的神情，他的老師亞侖皮將軍的脾氣就沒有他好，如果說他從亞侖皮那裏學到一切，只是他的壞脾氣無禮貌是沒有學到家的。他終是文文雅雅地工作，我疑心他那用繩掛在胸膛前的放大鏡不知也會有過一次與他的腰帶的銅扣碰撞發聲過沒有。他的老師亞侖皮將軍要是也佩帶了一個放大鏡，起碼一星期內要碰碎一打之多。

華維爾將軍雖然至今還被認爲是「一個孩子」但他的軍隊生活是在本世紀初開始的，那時候他在南非戰事中任職。在戰事結束時，他獲得一塊南非獎牌及四個紀念銅釦，這是獎勵他在「黑鏢」隊裏的勳績，這部隊他是在一九〇一年被派加入的。

華維爾將軍之參加軍隊，與一般好建武功以成名者不同，他是在英國最重學理的溫吉斯透大學畢業的，此學校被一般人視爲文官登龍的捷徑，然而這個學校的出身對於他的軍隊生涯却未曾能有所阻礙。

他自從參加軍隊以來，他是青雲直上，遞級升遷，從未間斷。他也曾在參謀學校內讀過書，從這個學校出來後，便在印度邊疆上服務，但當時沒沒無聞。他在軍界漸漸露頭角是在一九一六年被派往俄國充任高加索部隊軍事隨員的時候，但他被世人週知則在最近利比亞一役之後。他在俄國駐節直至一九一

七年俄國革命爆發時方回國，後即調派至亞侖皮將軍部下充參謀，那時亞侖皮將軍所擔任的職務正與他現在所擔任者相同。

但是亞侖皮將軍時代所處理的問題却沒有華維爾將軍現在所處理的困難，因為那時候戰爭的技術沒有如今日的複雜。

在上次歐戰終了以後，便步步高升，因為他素來胸有成竹沉默寡言，深為亞侖皮將軍所愛護。在一九三三年他是少將，五年後，一躍而為中將，在他擢升的前一年，他曾被派往巴力斯坦為當地及外約當駐軍的統帥，那時巴力斯坦一帶是在所謂「多事之秋」的時期中呢。

到了英國陸軍部發覺明興條約的根本錯誤時，即將華維爾將軍調回本國，任命為南疆統帥，此職在當時為全國最重要的一個司令官職。後來到了戰事無可避免一觸即發的時候，他即被調往非洲，擔任英國有史以來防區最大地方情形最複雜的一個司令官職。他是帶着他的太太一同到埃及去的，去年便在駐節地慶祝他倆結婚二十五載的銀婚紀念。

做到最高統帥位子固然高到絕頂，但是一柱擎天，頗為孤零，他自己的最後決定往往會為一個嚴重錯誤而成爲他自己的罪過而受處罰。在此次戰爭中據我所知道的各將官中間，要算華維爾將軍為最知道這方面的責任了，但在他那略向前傾的肩胛上却並不費力地挑負着這副重擔。

編者註：華維爾將軍現已調任印度軍總司令，駐在印度。

(完)



# 華盛頓的一對「老冤家」

Carlisle Barger 著  
石華譯

## ——羅斯福和惠勒——

譯者按：本文作者巴球俞氏是一位美國新聞界訪員，在美國的新聞紙上，我們時常可以讀到他的短評，他對於二十一年來華盛頓各要人間的互相詆毀誹謗，觀察得周詳無遺；本文係敘述羅斯福總統與參議員惠勒間的不共戴天的宿仇，他們倆的明爭暗鬥遠在實施新政的初期就開始，本來他們是刎頸交，目下已一變而為切齒仇，因此惠勒對羅斯福總統所擁護的事情，始終反對不遺餘力；本文頗堪一噓，特譯如下：



羅斯福

如果你要使羅斯福暫時忘却希特勒，你只要向他提及惠勒；羅斯福與惠勒間的互相仇視的態度，簡直可稱得「不共戴天」，歐洲的戰局雖緊張異常，可是他們兩人的鬥爭往往用大標題登載在新聞紙的第一頁上，這一點足證他們兩人的明爭暗鬥之激烈，同時，使我們回憶到威爾遜總統與參議員洛琪間的鬥爭，美國之所以不加入國聯會，就因為他們兩人的鬥爭。

今年羅斯福總統公然地攻擊參議員惠勒，已達三次之多，羅斯福總統稱惠勒為戰敗論者和綏靖論者；總而言之，雙方的互相詆毀暗暗地表示；雖然前者也許是世界上最有力的人



惠勒

物，後者也有相當的地位，可是他們都不免為情感所左右。

羅斯福的年輕而熱誠的僚屬，不斷地攻擊惠勒，這一點很正確地表示他們兩人間情感之惡化，已達於極度緊張的狀態；他們的攻擊目的在於揭揚惠勒的種種弱點，使牠們成為民衆酒後茶餘的談話資料，華盛頓的訪員稱這種攻擊為「散播毒素」，這種方法已成爲牢不可破的政治手腕。

### 不明瞭遠東情形的惠勒

不久前，惠勒爲孤立政策而努力奮鬥的時候，他把鼓動戰事的罪名加諸於洛特柴爾德，窩柏格，以及沙遜等幾位國際銀行家，消息立即傳播開來，報紙上就發表，說惠勒反對猶太人，因爲他所攻擊的幾位銀行家都是猶太人，其後，他解釋，他沒有把摩根列入這一類銀行家是無意遺漏的。

『老實說』，惠勒中稱：『我根本不知道沙遜是猶太人，我所遇到的一位沙遜氏是在中國，他穿着中國的服裝，我還以爲他是中國人』。以後惠勒提及國際銀行家的時候，他把摩根列在名單之首。

### 鬥爭的根源——白銀問題

有一次，一位研究人類天性的學者稱：深仇是熱愛的產物，不差，羅惠兩氏間的鬥爭是從一種濃厚的友愛中生長出來的，遠在一九三二年，參議員之擁護羅斯福的主義者，以惠勒爲第一人，他替羅斯福東奔西走，宣傳不遺餘力，羅斯福獲選後，便任命惠勒的顧問，故參議員湯姆華爾許爲檢察長。

羅惠兩氏間的不睦開始於實施新政後的最初三個月中，惠勒對於恢復白銀爲通貨以挽救全國不景氣

這種政策，始終反對，羅斯福告訴他，他不能贊助他的議案，可是他們兩人依然很和睦地告別，各自去設法獲得較多的票數。

在投票表決這議案的前夕，羅斯福總統召見故參議員畢得門，爲了要制止惠勒所提出的議案，他們決定一個計劃，那就是不但獎勵國內白銀之開採，就是國外的也予以補助金，到明天投票表決之前，惠勒方才知道這個密約。

志在幫助自己州內銀鑛業發展的那些參議員，當然很容易被這個獎勵計劃所吸引，惠勒的友人也以爲羅斯福既要幫助銀鑛業，他當然爲整個國家着想；在羅斯福心目中，要避免自己的政策被惠勒所推翻，只有收買產銀州的參議員，結果惠勒少十票，慘遭失敗，而畢得門遂一躍而爲白銀集團的領袖。

此後；惠勒對於羅斯福就沒有好感；後來，羅斯福拒絕惠勒的請求，不肯宣布惠勒的一個敵人破產，於是惠勒更加嫌忌羅斯福了；惠勒的那個敵人是蒙大拿很著名的一位政治家，在羅斯福的競選運動中，他是一個活動份子，所以羅斯福讓他留在華盛頓，繼續營業，那麼惠勒的憤怒益發不可收拾了。

同時，羅斯福的友人告訴他，說惠勒和已故的胡伊郎是知友，於是羅斯福對於惠勒也就毫無好感了。

擁護新政的人士堅稱：羅惠兩氏的敵對行動，在一九三七年，使惠勒出而反對最高法院之改組，他們說：『什麼！他已主張採取更激烈的處置。』

爲了最高法院的改組問題，雙方衝突之後，執行新政的人就擁護年輕的奧康尼，開始把他捧起來，豫備在一九四〇年打倒惠勒；一九三八年，羅斯福總統到蒙大拿去遊歷，他對於一切事情都加以贊揚，

可是絕不提及惠勒。

以這種手段來對付一個敵人，往往收效頗速的，可是這一次倒沒有激怒惠勒，他只不過倍形忙碌，設法使奧康尼的重行入選早日失敗，結果他如願以償。

去年，惠勒自己是否能再入選，還在不可知之數的時候，他倒設法阻止羅斯福參加競選，後來羅斯福獲選了，他還不表贊同。

### 惠勒夫人也反對羅斯福

據實施新政的一般人申稱：參議員惠勒對於羅斯福總統的態度，他的夫人須負全責。他們稱她爲「馬克培斯夫人（Lady Macbeth）」

當最高法院改組問題鬧得很兇的時候，羅斯福總統邀請惠勒及其夫人到他自己的快艇上來，到浦托馬克河上去巡遊一次。

羅斯福總統請惠勒夫人到甲板上去談話，他以最婉轉的語氣告訴她，他已明白，惠勒家屬對於他的惡感，她應負責任的。

『羅斯福先生，』她答復道：『我想你所接獲的情報，的確十分可靠。』  
這也許是惠勒夫人生平所作的最富有挑撥性的評語。

### 老式的惠勒家庭

惠勒有六個孩子，華盛頓的人士時常談起他的家庭，而且很羨慕他的家庭之美滿，無疑地，他的家庭予他以莫大的助力。

在萊台斯夫人——前任法官的妻子——對於惠勒的家庭曾經嘖嘖稱羨過，她說：惠勒的孩子，沒有一個做過使他父親感覺不安的事情；惠勒夫人也覺得自己的家庭的確很美滿，所以她對於羅斯福家庭裏的離婚案件加以嚴酷的批評。

惠勒夫人之所以被人家稱爲馬克培斯夫人，那是很易於了解的，如果你知道她的身世和經歷，惠勒的父母是很貧苦的，他們是清教徒的後裔，惠勒在密執根大學裏念書的時候就埋首苦幹，努力向上，他能夠達到目下的地位，真是不容易的。

惠勒在伊里諾斯州的一個小鎮裏販賣書籍的時候，他遇見路拉懷德（Lula White）女士，後來，他暫時在蒙大拿的勃特城裏執行律師業務，他就回到伊里諾斯去，和她結婚。

這位路拉懷德女士——現在我們應當稱她惠勒夫人了——的雙親是極虔敬的基督教徒，在一九〇七年，他到這個人慾橫流糟雜不堪的勃特城來，她目睹妓院林立，賭窟滿佈，就覺得非常傷心，於是放聲大哭，可是她是很樂天知命的，便留在那裏，和惠勒組織了一個小家庭，生了幾個孩子，他們的家庭裏雖然終日騷擾不安，可是互相很忠實的。

想在社會上成名的主婦，往往喜歡在華盛頓接近一般參議員，惠勒夫人從未懷有這種大志，可是她畢竟是一個女子，你能推想得到，她時常對她的丈夫說：『不要忘記恢復白銀爲通貨這議案！』所以惠勒不再需要別人來幫助他保持他的自以爲是的心理。譯自七月十五日 Look

# 美國的副國務卿韋爾斯

James B. Reston 著  
張天佑 譯

## 一·儀態萬方，有資格做印度總督

世人以爲美國的外交陣容素以外行濫竽充數，但終於現在拔擢一個三考出身的外交家，准其出入白宮，俾資諮詢。此人不僅是一個外交內行，亦且儀態萬方，在容貌舉止方面，也是一個專家。

此人是誰？即副國務卿桑姆·韋爾斯。他在上次歐戰爆發時脫離哈佛大學後，即入國務院任職，二十九歲時，出長拉丁美洲司事務，自從羅斯福獲選總統公佈「新政」以來，即追隨羅斯福與國務卿赫爾共謀國是，彼此感情和洽。

自從最近赫爾臥病，德俄戰事爆發，日軍進駐安南以後，這位衣冠楚楚今年四十八歲的副國務卿來往於國務院與白宮之間，更爲頻繁。他的體格高大挺直手裏拿着手杖，這手杖即自國務院至白宮這短短一百五十碼的路程中，亦不肯須臾離手，他天生就有十足的尊嚴，其堂而皇之的豐度，有做印度總督的資格，更重要的一點，便是在目前這個危急之秋，他擁有十足勢力，足使他的理想，主張和幻夢發生實效，

華盛頓這地方就歡喜觀念分明的人物，他們要不是絕對擁護這個，就是反對那個。但韋爾斯在今番戰事中間卻被人指爲騎牆份子，有一部份人以爲他是一個妥協者，另一部份人又認爲他是親英派。

在美國的公務人員中，沒有人如他那樣常被人從外貌上估計他的爲人，而這樣的估計，據他的朋友的意思，也錯誤到從來未有的地步。無疑地，他是一個吹毛求疵的考究人物，說他外表上不像一個美國作風的人物，這倒是確實的，他是一個講求儀表與服飾正確無誤的莊嚴的人物。說他站在英國衙門裏比站在美國的官署裏還要適宜，這倒也是確實的。

但這僅是他的表面，而這樣所述的表面也是靠不住的。一套聖傑姆士街上做的衣服，一根手杖，一個僕人，華盛頓市上一座住宅，瑪麗蘭一處墅業，這都不足以使一個人做成一個親英派，也不就會使他成爲一個妥協者。

## 二·曾因桃色案被柯立芝總統撤職

韋爾斯先生化了畢生時間爲他目前的職務訓練了他自己。當他青年時，他以一個嚴肅而有活力的青年，和總統羅斯福一樣，先入格羅敦大學，後入哈佛大學。自從一九一五年他自哈佛畢業後，即被派赴日本東京美國大使館任祕書，二年後被調赴南美阿根廷美使館去，他在這裏即開始他的國際善隣與西半球團結的迷夢。

在下次歐戰美國對於拉丁美洲各國的諾言未能履行而失去了他們的信用，一九二〇年，韋爾斯即回到國務院。翌年，得當時副國務卿達維斯的扶掖，得以逐步遞遷而至於主持拉丁美洲司事務，他在這時即已深悉美國對拉丁美洲整個政策的動向是錯誤的，他覺得許多美國人均以爲美國派駐南美的麥令司陸戰隊的唯一任務在乎保護美國商人所擁有的南美投資，他對於當時所施行的「洋鈿政策」，是絕對不表

半點同情。這「洋鈿政策」曾經柯立芝總統在一九二七年說明過，他當時直捷痛快地说：

『一個公民的生命與財產乃是整個民族的一部份，即在國外，也是一樣，并無軒輊。』

一九二五年韋爾斯因與柯立芝總統爲了私事意見不合而被辭退國務院內的職務，柯立芝總統至今猶受人指摘。當時柯立芝總統反對韋爾斯與參議員彼得。仇萊之前妻結婚這個總統對於他私事的反對常被入指爲韋爾斯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三年間暫離國務院職務的理由。

他在離職時期內，他仍繼續反對政府的拉丁美洲政策，并利用他的空餘時間寫了一本書，名爲「奈伯斯的葡萄園——黑衣僧的八年歷史」。此書大意在於規勸政府安分守己，應抱「己所不欲不施於人」的態度，不可向他國謀取美國自己所不願割讓於他國的同樣的權利。關於這一點，他曾常與羅斯福商談。當羅斯福獲選總統時，他即被邀回國務院，任副國務卿之職。

韋爾斯任職外交界，迄今已歷二十年。他究竟成了一個怎樣的外交家呢？他個人的立身之道究竟如何？他個人又有什麼偏見呢？他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有何意見？

在過去數百年中，世界各地的統治者與外交家會大書特書，說明一個完美的外交家成就的因素。奧達維亞諾·馬琪在一五九六年主張一個優良的外交家應該是一個有訓練的神學家，此外對於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亦須有研究。對於拉丁文，希臘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和土耳其文亦都應精嫻，并熟諳各地語言形式；而於數學，建築，音樂，物理，詩以及各種法典，亦無不深知。

不久後，薩勃斯脫公主，寫了封信給弗立特里克大帝亦討論到外交家，她的主張與馬琪不同，她說：在某種環境中，外交家應該是一個漂亮的青年，也須有飲大量烈酒而不醉的能力。



### 三·韋爾斯的為人

但是時過境遷，這許多外交家的條件都已變更過了。尼谷生（Harold Nicolson）曾著「外交」一書，他說一個理想的外交家應具備六種特殊素質，即是「可靠，準確，沉靜，忍耐，謙恭和忠誠」。

我們把這六個素質牢記在心裏作爲估計韋爾斯爲人的標準，便可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先講「可靠」這一點。凡是對他有精密觀察的人總說韋爾斯從未使用過詭譎的策略，他不相信「人家不老實我們自己即可不老實」的見解，一九一八年意大利外相沙寧諾男爵在他書室的爐壁上會彫刻這樣的一句格言：「人家可以做得，你自己却做不得」。韋爾斯即依照這個政策行事。即是在他與新聞記者的談話中，他非但不迴避問題，他反隨意作直捷痛快的答復。他這樣發表的意見如果刊登在報上，足以破壞他一生事業的全部。

第二是他的辦事正確。「把這事記下來」是他的口號。關於這一點，國務院中沒有一人不知道。即使他口頭通知一個外國大使一件事情，他也希望那個大使能把打字清楚的記錄送來給他校對，然後方得送出美國的國門。他這樣仔細正確，從他的精密的私人談話中間亦可看得來，這是他談話的一個特點，不過在他的公共演說中却又找不出來，他這類的公開談話却常用英國公報上的漂忽模糊的國際上習慣的雙關語。

他平時是沉着鎮定，不慌不忙的。他心中牢牢記着外交宿將泰萊蘭（Talleyrand）昔日對他說的箴訓，辦理外交最要緊的是不要讓你自己對於你手頭的工作驚惶失措起來。

他人對他也有同樣的批評，說他對於他的部屬太冷酷了，辦理交涉的時候也太冷酷了。國務院所有的同事也都有這個意見。他們說他曾戴了大禮帽上床去睡覺，又說當中晝裏他的僕人送衣服來給他更換的時候，他老是歡喜談到炎熱天氣的事。

實際上，他並不是那麼冷酷無情剛愎自用的人，關於這一點最好的證據便是他和拉丁美洲人的善良關係的成功，拉丁美洲人看他正如花草的葉片一般地柔和。真的，他們至今猶常談起他駐節多米尼加共和國的事。那時候他閒情逸緻，十分自在，在公餘時也會唱唱情歌。

但是，正如尼古遜說過，『一個絕好的外交家的冷靜足以引起朋友們的憎惡。一種游移不決的以及懷疑而無情的不可親近的態度，固然是一個有訓練的外交家所必需的條件，但在普通人看起來，會以為他是驕傲，懶惰，笨拙或是病態的。』這段話正可拿來形容韋爾斯。

#### 四·他的政治哲學以中庸為主

關於韋爾斯本人素質的論述，我們在此可以告一段落了。至於他的信仰如何？這倒不易說得準確，因為像他那樣地位的外交家，還不能有很多記錄，但從下面縷述的幾點可以概見他的政策的大體：

他相信如果民主國能够度過此次戰爭，在將來決不會再度支持像今番這樣的戰爭。他希望英國打勝，其理由是英國不會用武力和經濟帝國主義來推行美國的經濟政治的開展。同時他相信英美必定能合作以締造一種經濟政治的新秩序。他希望德國失敗，是因為怕德國成爲世界唯一的統治勢力。

他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均應有獲得原料的自由機會，也應有售賣出品的自由。他曾這樣說過：『

我們應向世界各民族大聲疾呼使他們相信，他們的安全不是由土地的擴展上得來，乃是由工業原料之能否獲致而產生。……』

他也相信戰事結束後，美國的外交政策必然俱備下列這三個條件：（一）以互信互惠與平等的基礎謀與南美二十一共和國建立盡善盡美的國際關係。（二）與其他各國培植并維持友善與諒解。（三）與世界任何國家合作，但不可發生政治糾紛，亦不可出於狹義的國家主義，如此方得恢復并維持世界貿易的大道，而這又不僅限於一切健全的社會與人道的種種目的物，在伸展和平的大道上，亦復如此。

# 美國陸軍部參謀長馬沙爾將軍素描

Joseph G. Harrison 著 石華 譯

## 個性

陸軍部裏的職員，拿起電話機，如果聽見對方說：「我是馬沙爾將軍。」他就不敢嘲笑地回答道：「喂！朋友，不要開玩笑！」喬治馬沙爾將軍是美國陸軍部的參謀長，他是美國的第一流軍人，如果他要和任何人談話，上至羅斯福下至供應組的小職員，他都自己直接招呼他聽電話，他不要浪費他祕書的時間，這是馬沙爾將軍的特性。

他招呼人家談話，必定有一些事情要講，這也是他的特點，這位參謀長也是目下華府六巨頭中的一，他負責在規定時間內興建一支龐大底陸軍，而且他務須從出發點上開始着手。

一般人至多負責一二樁工作，可是他有時候似乎有十二三件事情要做；他所耗費的金錢，爲數至鉅，就是克里薩斯（紀元前五百年，立地亞的國王，以豪富聞名於世）也夢想不到，他必須處理一支龐大而複雜的軍隊，應付國會的時候，他須具有韋白斯特（Daniel Webster）和卡爾渾（John C. Calhoun）的天才；至於軍隊的訓練，設備，以及種種策略，他每天也須費去一點時間，設法和德國指揮部一決勝。

馬沙爾將軍的責任雖然那麼地繁重，可是他還能應付裕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會有過相當底經驗，所以他能毅然決然地作種種決議，影響於人力和物力，至深且鉅；一九一八年，麥司·阿爾根以及聖米尼爾一帶反攻勝利，他也曾參與計劃，所以獲有特殊勳章：目下他以同樣沈著底毅力，應付當前的危機。

## 經 歷

馬沙爾將軍沈著地又很自信地執行他的職務，這一點倒不足為奇，他的所以能獲得目下的地位，真出人意料之外，因為他的環境很不利於他；他的父親是聯合市的一位燃料商，家道尙稱小康，他的曾叔祖就是赫赫有名的裁判長約翰·馬沙爾；他的父親沒有能力可以替他在西點陸軍學校裏獲得一個職位，一位非西點陸軍學校出身的人物而充任參謀長，這是一件異乎尋常的事情，猶如新英格蘭的共和黨員充任蒙特高茂利的州長一樣，事實上，參謀長之職由非國立陸軍學校畢業生充任，在美國歷史上，馬沙爾將軍是第七人。

不論馬沙爾將軍是否出身於西點軍校，他的經歷表示他對於美國軍人所需的一切學識，都極有根底；同時，類似馬沙爾將軍的人物愈多，西點軍校的文憑愈少，對於美國陸軍的前途，倒是好現象；馬沙爾將軍出身於佛極尼亞軍校，他在一九〇一年畢業的，那時候，他只有二十歲，一年後，他被委任為常備軍步兵少尉。

後來，他到菲列濱去服務；到了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他才回到俄克拉何馬，自一九〇六年到一九〇

七年，他在里溫華斯堡的騎兵學校裏再求深造，他畢業的時候，成績優良，遂爲上峯所器重，逐漸把他拔擢到目下的地位，自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三年，他沒有什麼發展，起先，他在軍校裏執教，後來，他充任馬薩諸塞州國民軍的監督兼教練。

後來，他又回到菲列濱去，那時候，他已升爲上尉，他努力工作，埋首苦幹；他的上司喬生·海戈特少將很賞識他，他向威爾遜總統保舉，要把馬沙爾擢陞爲旅團長，可是威爾遜總統沒有應允，這也許出於誤會，如果總統允准了，那麼馬沙爾就不讓約翰潘興專美於前，因爲把潘興從大尉拔擢爲旅團長的人就是威爾遜總統。

從菲列濱回來後，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到一九一七年四月這一年中，他充任西聯隊區司令部的副官，後來調到東聯隊區的司令部裏；到了一九一七年六月潘興將軍遣派他到法國去，充任第一師團的副參謀長，指揮作戰。

康堤尼以及附近一帶的高他被德軍佔領後，他親自到勞蘭省的塞麥維爾和安沙維爾的防區裏去，指揮作戰；後來，他升爲美國第一師團參謀本部的作戰參謀總長，於是他才頭角崢嶸，舉世聞名。

在大戰的最後幾天中，聯軍在麥司·阿爾根策動反攻的時候，他籌劃好五十萬士兵，二千七百尊大炮，以及大量的軍需品，許多專家一致公認，在大戰中，任何一支軍隊沒有這樣卓越的勳績，因此馬沙爾上校獲得特殊勳章以及無數聯軍授予的獎章。

戰事結束後，他被任爲第八軍團的參謀長和參謀本部作戰部的參謀。一九一九年五月，他被特派爲潘興將軍的副官，一九一九年九月，他和潘興將軍一同回到美國，在華盛頓服務，直到一九二四年爲

止。

在這幾年中，他的工作雖無驚人的進展，可是很有價值，他到過世界各處，所以他對於美洲在軍事上的地位有更遠大的見解，美國軍事當局有時候管見所不及的地方，他都能面面顧到，以他到巴西去所作的一次旅行而論，這種情形尤為顯著，巴西對於美國的西半球聯防計劃有莫大的關係；他在天津住過三年，這時於美國的遠東政策也很重要。

一九三八年七月，他到華盛頓去擔任參謀本部作戰計劃組的副參謀長，同年十月，他就任助理參謀長之職，這都預示他將獲得他目下的職任；一九三九年七月一號，羅斯福總統任他為代理參謀長，於是他一躍而在他的三十位先進將校之上，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他真署參謀長之職，同時，獲得了上將的官銜；德軍開入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也就在這一天上。

## 現在

美國躊躇不決了好幾個月，後來法國的淪陷予她以莫大的打擊，她才決意要興建一支陸軍，可惜時間已經嫌遲了，這樁工作由馬沙爾將軍負責。

馬沙爾將軍堅決的意志，配合着靈活的手腕，他開始着手這件早已應該做的工作，他不但使美國的陸軍現代化，抑且把陸軍部固有的陳腐觀念加以糾正，他深知道，要求改進，非澈底不可，所以他拔擢許多較為年輕的將士，尤其是在戰事方面，他對於贊成澈底機械化的軍隊，以及熟悉歐局最近發展的人士，都予以協助。

目下國會對於馬沙爾將軍所講的話，是極尊重的，而且往往迅予採納，華府的要人，恐怕沒有一個能獲得和他一樣的特權；據說，他自己認爲必須講的話，他就老實不客氣直言無隱，他不顧白宮，國務院，或是國會的意向究竟怎樣。

馬沙爾將軍不論在國會裏，還是在和他接觸的人們中，所以能到處受人歡迎，就因爲他有一種非軍入所有的個性，這一點是很顯著的，他予人們的印象，一似他不是軍人而是商人，他很體諒人家，而且樂於幫助人家；他和新聞記者作沉長的會談的時候，他很坦白率直，對於各種問題，他老是很迅速地答復，有候差不多往往要涉及軍事上的祕密；他和新聞記者談話是一件很尋常的事情，他和記者一樣覺得很愉快。

這種坦白率直的心地，在最近他出席上院軍事委員會會議的時候，更明顯地表現出來，等到白宮及國務院方面陳述完畢後，他就宣佈，美國爲了西半球的防務起見，正在巴西興建幾片飛機場。

馬沙爾將軍也承認，就以參謀長的地位而論，他也須採納一些公衆的輿論，他再三鄭重地宣稱；各種必不可缺的設備，美國的陸軍依然感覺不敷應用，國會和民衆必須認清美國目下所處的地位。

他也很坦白地聲明軍隊在美國所佔的地位，他說，軍隊是隸屬於美國的，並不是美國受治於軍隊，這一點最使人興奮。（完）



# 反對美國援英的林白上校

(C. B. Allen) 原著  
李 霽 明



一九三九年九月初，華盛頓官方盛傳林白上校以陸軍航空隊後備官佐資格所作的四個月職務上的旅行，行將結束，其後將作一次廣播演說，向美國各州呼籲對歐洲戰局，置身事外。此消息傳佈後，立刻便有一個政府密使去訪問他，說是帶有發自白宮而經政府各部通過的一封信件。該密使并說如果林白上校能暫變其個人主張，對政府國策不加批評，暫作金人之緘默，或改變其未來播音演說的主旨，使與羅斯福總統的外交政策相符合，則政府已備有一切實而適當的官位，擬請他擔任。這句話的含意顯然表示政府已決定另設一航空部，其地位與海陸兩部相同，如林白對羅斯福除參戰外以任何辦法援助英法這一點，加以默許，便可委他做航空部長。世人對於華府此舉從未知悉，但對林白懷有做航空部長的心思，倒是耳熟能詳的。

林白上校與夫人白長子被撕票，綁匪哈浦得門判罪後，為避免耳目起見，遂於一九三五年的十二月

間，從美國到英國去。當時他對航空事業感覺乏味，想暫時罷脫，擬將大部份時間從事醫學研究，原來他自一九三〇年起，便與加來爾博士在洛克斐勒學院，開始合作研究，其間曾一度中斷以作東方及圍繞大西洋的飛行。

當一九三九年春天，林白在返美途中，曾接到空軍指揮官亞諾將軍的無線電報，請他回到美國，立刻通知空軍指揮部，原來亞諾將軍想請他以空軍預備隊官佐的資格作實際的工作，即視察全國航空事業，以與他最近在歐洲所見的空軍實況，作個比較。

遠在一九三六年，也就是林白在英國的第一年，柏林美國大使館的軍事參贊史密斯少校給他一信，說戈林上將的意思，要請林白到德國去觀光近來航空事業進展的神速情形，不知他能接受這邀請否？史密斯少校又說假若林白能去德國的話，當能獲益匪淺。

過了幾天，戈林的正式請柬果然來了，林白終於接受這邀請，首途赴德。此後，史密斯與林白成爲莫逆的友人。四年後林白主張孤立的播音，觸怒了羅斯福總統，史密斯的職務，也隨之撤去。

史密斯本是陸軍步兵官佐出身，對於空軍固非擅長，然而林白認爲他是個幹才，在美國，能知道德國空軍厲害的，他還是第一人。他對林白也敬仰備至，往往以林白的見解作爲自己結論的張本。

林白先後到德國共三次，德國政府當局每次都予這位貴賓以摯誠的歡迎，處處予以種種便利，史密斯既與林白同行，一切行程都是互相商議後才通知當局，凡史密斯尚未看過的重要地方，均列入行程。在林白旅行結束之前，德國半數以上的主要飛機廠，已被他們參觀過了，此外納粹研究航空事業的中心點D，V，L，也有了他們的足跡。

德國空軍進展的神速，竟令林白咋舌不下，非但證實了史密士所說的種種，有時事實更超過了傳說，他確信德國技術上的進步，準備的充裕，實非歐洲其他各國所能比擬，同時他相信德國遲早終須出於一戰。他也曾一度感覺到歐洲的局勢實際上使戰事或革命爲無可避免。此番他親眼目睹的一切更增強他的信念。

在一九三七與一九三八的二年中，林白每年去德國一次，每次總得停留二三星期，總是有史密士和副航軍武官凡納門，以及德國的高級軍官同行。那些德國軍官對於林白參觀各處，不厭其詳地指示，對於已成設備與未成的計劃均詳加說明。

一九三七年十月間，林白曾駕駛他的自備飛機，暢遊各處，有時從慕尼黑到斯多喀達，故意不走大路，而用高速度在十分鐘內飛越軍事設備非常完善的飛機場，原來這條路恰與法國及瑞士邊疆平行，并在射擊距離內，它的重要性就在它是將來空襲他人的捷徑。一年前戈林在他家中招待林白時曾拿出一本手冊給他看，對當時已經完成的七十處飛行場照片，表示自鳴得意的樣子。

一九三六與一九三七之間，林白決定研究德國和歐洲其他各國的空軍發展趨勢，一九三八年，在各國美大使館的武官援助之下，他決心搜集各國空軍實力資料作綜合比較，有時將那些武官的報告，插入他自己的意見再由武官直接寄往陸軍部。

應倫敦美國大使甘納地之請，林白曾作過一個歐洲各國空軍的報告，甘納地并拍電至巴黎，請林白至倫敦一談時局。林白的報告，以爲德國的空軍力量，聲勢浩大，就是以歐洲各國聯合的力量比較起來，也非其敵。甘納地大使讀完了這個報告，非常感動，便用密碼報告華盛頓國務院，後來這報告不知

怎的竟洩漏了出來，改頭換面後在美國付梓。這是林白關於歐洲軍用航空實況的唯一的正式的報告，此外就不過寫了一二封信給倫敦美大使館武官李少校，討論蘇聯航空。

根據林白的估計，德國空軍的實力，除已完成的飛機外，每年能有兩萬架的產量，依照目前的形勢看來，這種數字的估計，還是少數的，在目下加緊作戰時，爲適應軍事需要，就是每月出產五千架，也是可能的。同時空軍人員的訓練，在量方面，也與飛機的製造成正比，全國共有五十多處訓練區，與英國只有十幾處，美國只有三處，兩兩相較，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是，德國既有了這樣龐大的空軍機構，如果沒有充分的燃料和製造用的原料，當然也無濟於事。在一九三八年，在林白等人理想中德國也許有這弱點，可是後來事實證明。這完全是不可信的德國非但燃料充分，即製造飛機的原料也很充分的。

說到蘇聯，林白伉儷也曾光臨過兩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當他們經過加拿大，阿拉斯加，到遠東的時候。第二次是在一九三三年，他倆環繞大西洋，開闢汎美路線，在莫斯科和列甯格勒，曾小住一星期，給予他的印象並不好，他覺得蘇聯工程師既無創造能力，就是技術比較高超點的工人，也不很多，所謂製造，不過將外國的飛機，尤其是喜歡模仿德國的，依樣畫葫蘆地仿造罷了。

在一九三八年，蘇聯空軍的實力如何，依然還是個謎。許多情報都矛盾得很，確實的極少，這時恰巧蘇聯當局正在邀請他去遊歷，於是林白決定親自出馬，去看個究竟。

此次蘇聯進步得多了，可是仍然不脫老調與德國不能同日而語，飛機場的機器均係舶來品，製造方法也是從美法德等國抄襲得來的，飛機生產率比之歐洲各國，仍遲緩得可憐，但較一九三三年，在已製

成的飛機量的方面顯然增多了，可是空軍維持的無方，實爲林白生平所罕見，空軍組織的不良，亦到處可見。故當時林白即認爲蘇聯空軍的兩大弱點，在於維持的無方與組織的窳敗，所以他深信蘇聯決不能與德國相提並論。

## 二

當慕尼黑會議之前，英國大部份人士，對於德國空軍的實力，估計得很低。其中也有一部份人以為即使德國空軍實力高強，倘英國與蘇聯合作，也就不足畏懼了。林白的意思却不然，他在一次英國國會議員的宴會上，表示蘇聯的空軍非常荏弱，而德國空軍的力量，却超過歐洲其他各國空軍力量之總和。後來在征服荷比二國時，已明確顯示德空軍的威力。芬蘭之役也顯得蘇聯空軍實力的不濟事。由於這些事實，可證明林白的觀察，非常正確。

法國的空軍，更有使林白吃驚處，在一九三八年冬天，他曾先後參觀過幾個飛機製造廠，這些飛機廠都因工潮，曾幾度陷於停頓，故成績不好。在慕尼黑會議之前，在法國，沒有能與蓉克八八號相比的驅逐機。在德國，他和凡納門上校曾見過德國的蓉克八八號機（Junkers Ju-88），它的最高速率，每小時達三百十哩以上，而法國最新式的摩來式（Morane）驅逐機，每小時飛行不過二百九十七哩。而且摩來式是法國的一種實驗飛機，其餘三種式樣的飛機都更不合標準雖說德國第一線的飛機并非都是蓉克八八號式，但較爲舊式的亨格蘭式（Heinkels），每小時也能飛行二百七十哩至二百八十哩，道納式（Dorniers）更能飛行達二百九十哩與三百哩之間。即是這兩種較舊式的飛機，法國最高速率的摩來

式，也非其敵。實際上法國空軍如此落後，法國空軍將領們何嘗不想奮起直追，無如國內政治不能修明，希望終成泡影。

在慕尼黑會議時，英國的空軍力量，除噴火式（Spitfire）機較德國的梅塞史特（Messerschmitt）式機速度較大外，其餘也都是平常得很。林白以爲英國空軍最大的弱點，便是式樣龐雜，不能劃一，因爲飛機的式樣既多，在管理與補充上殊多困難。

當一九三九年春天，林白上校回美的時候，亞諾將軍原來計劃請他進空軍訓練預備團，照例先服務兩星期滿後，再展延服務時限一年，但林白不曾接受亞諾將軍好意的邀請，而自願仍爲航空隊與全國航空顧問委員會繼續服務，直至一九三九年九月，他發表美國不應干涉歐洲戰爭播音演說前二日爲止。

五月初，林白却坐了國家爲他特備的飛機，開始爲空軍服務，在數星期中，他曾作二度橫飛美洲大陸的旅行，幾乎所有美國的飛機製造廠，都被他視察過，他的結論是現在美國空軍飛機的質素，比之歐洲各國空軍尙爲落後，但美國具有製造飛機的能力，勝過歐洲各國，這是使他深信不疑的。

因爲他的機遇太好，對於歐洲各國的戰鬥力以及各國空軍的發展，真所謂瞭如指掌。譬如德國的發展情形，除意大利外，那有比他更清楚的人呢？可是林白自己并不承認，他聲稱自己足跡雖經過各國，但所視察的地方都有各該國政府派員相隨，而且是得到官方允許，而後才能觀察的，如今有人傳說他做奸細，更從何說起呢？

許久以前，這種謠傳盛極一時，說林白上校甯願放棄美國公民資格，而去當大英帝國的臣民，可是自從他列名美國空軍預備團上校銜後，種種謠傳，不攻自破。最近謠言又起，說是林白改行了，因爲他

上次除爲商業航空方面，二次飛行尋求路線外，以前他曾發明用離心法製造血清，代用白去研磨血漿的舊法，而在近今又傳說他開始研究「鉄心」的製造法：但是林白上校究竟有否改他的老本行呢？這倒是個疑問？

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之間，林白夫婦曾在英國度着寓公生活，在這時期中，他們曾用自己在加利福尼亞製造的單葉機，到印度作二個月的旅行，這架飛機本來是存放在英國李定機場中的，自戰事發生後，却運來藏在英國一家他租借的倉庫裏，其實他明知沒有人要來拿這只飛機做航空訓練之用。

林白夫婦在英國足足住了二年，在法國住了一年。當一九三八年的冬天，他還計劃着想到德國去觀光數月，甚至打算在柏林賃間屋子住，後來，因時局緊張而作罷，只得在巴黎消磨了嚴冬。同時，林白希望能到羅馬去小住若干時日，看看意大利空軍的發展情形，也因歐洲風雲日益緊張，事不果行，便只得於一九三九年的四月攜眷返美，那時林白雄心未滅，一九四〇年之春，他還想跨過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直飛意大利，終因荷蘭比利時的淪陷，而中止了他的想頭。

林白在法國時第一次是住在伊利克小島上，距離加來爾博士的消夏別墅，聖極達，僅半哩之遙，當一九三六年林白訪問聖·極達主人時，加來爾博士說，聖·極達四週，約有四五哩的小島上有屋子，大約於一八七五年，爲作曲家安姆勃羅娃湯姆司所築，供作盤桓之用。這所屋子既沒有水電及一切近代設備，即是新鮮水，除雨水外，便要到遠處去汲取。可是，林白却很愛這地方，一九三八年春，他在這古屋度着幾月最愉快的生活，時刻都沉醉在十九世紀所遺留的古老氣息中。他在聖·極達一個牛奶棚裏，作起個小型實驗室，和加來爾博士共同研究聖·極達與伊利克的史蹟。這兩個家座相距既近，潮水落下

去的時候，彼此可以步行往來，因此在他們間，會面的機會很多，便結成了很好的友誼。

當林白離開美國到英國去的時候，他的第二個兒子——也就是他現在唯一的生存的孩子，名瓊·孟羅·林白，不過才三歲零幾個月，是一九三二年八月十六日誕生的。他的第三子名蘭特·孟羅·林白，生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於林白夫婦暢遊印度歸來後一月；他們的第四位是千金，名安妮·斯本塞·林白，是一九四〇年十月二日，在紐約誕生的。

### 三

一九三六年林白夫婦纔在英國住停在新居裏，不久林白夫人，（即愛納毛羅女士）開始她的寫作。書名為「聽呀，那風」這本書中有許多段論及夫人在一九三三年與她丈夫環飛大西洋時的事情，此書於一九三八年始告完成。林白在同時期中的寫作乃是關於他的醫學的研究和實驗的筆記。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下年三月，林白回美時期內，他完成了他和加來爾博士合作的「官能的文化」一書中他所擔任的一份文字。

他在談話時免去一切關於美國空軍的詳細敘說，這是避免他人攻擊他利用他在空軍服務時所得到的消息，同時也防制與他同伴的其他空軍軍官之被譴責。即以斯密司的一件事來論，斯氏今為一中校，當林白返美前，即被調回陸軍部服務。但斯氏真可算得一寓言家，他對於德國的種種軍備所作的許多報告，實在驚人，德國的行動，在數月或數星期前，他已先有預言，而且後來果然應驗。這些事本與林白無關，但他們的友誼似很密切，林白每到華盛頓，常居於斯氏之住宅裏。



當林白發表第三次關於美國空防的廣播演說之次晨，美國政府懷疑林白的演說稿係出自斯氏之手，於是通知陸軍部欲將斯氏撤職，所幸此事并未實現，查斯氏素被認為對歐局知識的權威者之一。可是斯氏畢竟被驅逐到喬治亞洲的貝甯砲台去住幾個星期，直到政府當局查明，那演說稿實出於林氏自己之手，這個疑團方才打破。

林白自歐洲回來後，他所得到的印象，覺得法國內政腐敗，不可救藥，危機四伏，英國恰於此時從深夢中醒來。他覺得法國人民皆是命運論者，絕無自我犧牲與埋頭苦幹的精神，更無改進祖國命運的思想，因大多數法人均認為命運早已給政治家安排好了。

林氏的意見很可驚地反映出今日的實況。爲了支持他的意見，還不惜引證許多國家也對世界大事缺乏與現實相合的態度。但亦有他矛盾的地方，譬如，他相信大多數美人希望英國在此次戰爭中獲勝，但同時又不願美國與德國引起直接的衝突。他確信德法在未作戰前，勝負早已分明，美國果欲參戰，遠在五年前便應該重整軍備。

林白并非如反動派或經濟愛國者之忽視世事，而幻想着舊日黃金時代。他相信許多進行中的新方案是健全而必需的，只有實施方面不大完善。他相信以農業爲開始的美國，而今日已成爲極高度的集中化與工業化。他相信美國現正在忍受他自身以農立國的傳說與現在的集中化與工業化相衝突的痛苦；林白相信過去百年科學發明，頗爲進步，影響於美國政府很大，而美國政府却不適應這種進步。林白認爲人民的需要是時刻變動着，政府機構亦應適合這種變動，使切合人民的需要。他贊成這種學說：即是「世界並不是少欠每人一個生活，但須給每人一個謀生的機會」。任何社會或政治制度若不承認這一點，則

無其存在的理由，他相信目下美國及其他各國最普遍而最基本的一個問題，就是各國的青年不能獨立或維持其家庭，這是頗嚴重的一個問題，應該設法解決的。林白并不自命不凡，認為無所不知，但他以為福特會以小範圍試驗成功的疏散實業的辦法，使工廠中工人對於職業與失業可生出一種安全的意識。他認為今日欲使國家安定，人民生活圓滿，這類方案的應用是必需的。林白直言無隱地反對美國參與歐戰，固無容否認他反對羅斯福外交政策的批評，更使他的威譽損失不少。

他的態度將使他遭到更多的責罵，在目下戰爭迷亂心理支配下的情緒的激昂中，是很明顯的，但他既決定了他的途徑，必定要達到目的，方始罷休，那時候方可從事實與時間方面來證明他究竟是個有遠見的愛國者，或是歐洲全能國的一個失却正當報導的工具，我們已在衆議院內看過兩位議員鬥毆的事件，不是起因是由於政府援英態度一個議員罵了另一人「賣國賊」？就在私人立場言，林白胆敢反對政府當局關於最近歐戰形勢的政策，這於他是祇有損失而無利益可言的。他明知將遭大多數人民的責罵，因為大眾的態度都是順應時勢潮流的，他也知道昔日之得人欽仰，今後將轉變為憤恨，但他決不遲延地去實施他的意見。這事畢竟是爲了什麼呢？原來林白自己並非是和平論者，以避免戰爭爲國家的最後國策，他是美國空軍隊中的後備官佐，如戰爭爆發，他也準備執干戈以衛疆土。他并相信美國遲早會被牽入戰禍，因爲政治家妄信機械化軍隊可用廣播筒來擊退，他也相信美國已到了一個難關，即是那些指揮美國的國運的人物，宣言其他國家爲美國國防的第一線。

林白參加美駐德大使威爾遜招待戈林將軍的夜宴時，德國會授予一個紀念章。這次宴會目的在改善兩國邦交，并闡明羅斯福總統的國策。當然，這位空軍人員若不接受德國的紀念章，就得引起國際糾

紛，聖路易斯地方的林白博物館內有若干箱貴重彩物，全是他飛渡大西洋後，英法比及其他歐洲各國政府所贈予的。林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信念。便是他不願美國參加歐洲的政治。

這位著名空軍上校的父親名却爾斯，林白，在上次歐戰前，當了十年下議院議員，當時他因反對參戰而遭暴徒及州長的驅逐。蓋在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一八年間，他認為那時戰事純粹是歐洲的紛爭，美國應主張孤立。後來與却爾斯主張相同的賴福納脫和其他議員，都被人在深夜裏將他們的屋子漆成黃色，表示他們怯懦無用，到了一九一八年美國政府密探擁入華盛頓一月印刷所中將林白父親所著之「爾之國家為何需戰」一書之紙版加以銷毀。

所以今日之林白上校，多少有一些他父親的遺風，但他較老林白更勝一籌的，是他已享受美國飛行家最高地位的一個民族英雄。他確信羅斯福的政策將引美國加入戰爭。如果他與政部連成一起，他更受到官方的熱烈推崇，公認為是美國空前的偉才，無疑地將在空軍擴展計劃下，授予一重要的職位。

# 松岡洋右論

室伏高信  
余旭人譯

一

我與松岡洋右僅有一面之緣，因為松岡氏想作一夕談，所以在麴町氏的舊邸餐聚，在那裏過了數個鐘點，這位健談的主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喋喋着沒有收拾的話，與我同席的其他兩個客人，幾乎都沒有開口的機會，看準了一個適當時間而告辭了，我們是完全的敗北者。



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雄辯是銀，沉默是金」與否的一個問題是另當別論了。二三小時喋喋不休的他，將因此感到征服者的喜悅，我們只不過感到費時而已，饒舌是損人不利己的，至少在他，如果略為抑制一點自己而傾聽人言，那末他的頭腦，將更爲廣大一點，然而在這裏有他的性格，

有其弱點與強處。

關聯着松岡氏而使我在這情形之下想起了近衛公，與近衛公同席一次是在某雜誌的座談會中，又一次，是中國事變發生幾個月後，幾個評論家在一起；可是只有兩個人對談的，第一次是在近衛公還是貴族院議長，從美國回來時，在輕井澤會面的，此後是新體制問題發生前，是去年的五月或是六月，在茨外莊訪公之時，前後僅此兩次。

近衛公是很喜歡傾聽我們的話的，且關於談話的公的意見，也率直地敘述的。告辭松岡邸的一瞬間，是敗北者的心理，同時是有費時的感覺。然而告辭近衛邸的一瞬間，却是勝利者的感覺，那就是我們也已完成任何一役的感覺。公自身是若何感覺，我們當然不得而知，或者也許是一種內心的退屈，然而傾聽人言，是一種德性，公對於一般人是信賴的，這種信賴，高出於愛的一個理由就在於此。

松岡氏は饒舌の能手，近衛公是傾聽的能手，前者是播送的人，後者是收聽的人；前者是可以成爲 Brain Trust（智囊團）一員的人物，而後者是包容智囊團的人物。被用于人的人與用人的人的區別，就在于此。

## 二

我是憑此而只說了松岡氏的一面。我是我是憑此而說了他的弱點，在這弱點的另一面，我又發見此人的強處，近衛公是靜的人物，相反地松岡氏は動的人物。前者是思想的人，後者是動的人，是行動的人。即前者是知性人，後者是行動人。

所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然而不消說，樂山的仁者比之樂水的知者是更高一層的人格。行動人只能成知者，不能爲仁者。然而賢者與政治連結起來的伯拉圖（Plato）的企圖，是從未實現的，政治常是屬於行動人的，仁者亦常是與政治緣慳的。近衛公與政治連結者，亦可說是他與真的樂山的仁者，尙有若干距離。

說起松岡，就會想起退出日內瓦國際聯盟當時的颯爽他的態度。他的作爲政治家的生涯，是在這

裏踏出了正當的第一步，或者也可說是因此而決定了他的生涯與運命。

他的好華美的性格，在這裏也清楚地表現着了。他只是給予了比政治的效果更多地看準着俳優的效果的那種印象。因此他的存在，若一支香煙火一般，這是難逃有此種看法的。

一支香煙火般的性格，在其後解散政黨運動上，亦曾出現。這恐怕沒有持久到半年或一年罷？他可說是因了這個運動而跌入窮乏的洞底的。然而性好華美的他，是不耐於如此窮乏的。

他老是給人以危險的印象。他從這一點意味上說來，與其說是政治家，毋甯說是新聞記者。在被任滿鐵總裁時候給人的印象，不過是以滿鐵做一個踏脚凳而已。

然而因此可知他是個進取的人，是不絕地動的人，是追求着新的進取的人，又是充滿着邊境開拓者的精神與活力的。

我在這一點上，將他與後藤新平來比較。後藤也是一個危險人物，而他是一個走鋼絲的奇術者。

他的最後，是沒有反響的「政治的倫理化」運動，最後是終於悲劇的，然而他是一瞬間也不能呆定的那種類型的物，是充滿着精神與活力的人物，不絕地追求新，追求變化，努力於新局面的展開的。

他始終不失其年青人的精神。他的魅力與生命，均在於此，雖然沒有可說是他所遺留下的事業，然而他是政治家的一個典型，他如果是還生存下去，是時有首相的機會的罷？

松岡的事業，在今日，還沒有到達最後的評價，而且他本身還是一個未完成者，或者永久是未完成者罷，他的行動性，是適宜於今日的時代的，且其行動性所帶來的他的着眼點與行動，是適宜於現代的。

退出國際聯盟當時的配置，像是決定了他的政治的生涯，這事件亦決定了在其後的日本的性格。他從這意義上說來，乃是對於決定日本今日的性格上，安置了最初的礎石的一個人。

他的解黨運動，亦與後藤新平的政治的倫理化運動同樣的沒有反響，或者至少在當時則為非現實的，最後，是像煙一般地告終了。然而這也可以看為今日解黨的一個前驅，一個豫言。

### 三

關於三國同盟，在自由主義者之間，或者不能說沒有挾持異論的人。然而松岡外交，因此而透明了其性格，而且今日我所進行之處，更像是明白指示方向的。

泰國與越南的調停，在日本的外交上有着劃期的意義。當然，這是中國事變的一個發展，是東亞新秩序的一個表現，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聲明，以及更向大東亞共榮圈的發展的經過，那末泰國與越南的調停是其論理的必然，在這裏，可說是沒有何等的創造性的，然而這事件，給予亞細亞民族的影響是極大的。

直至今日為止，此為日本是侵略者，而且對之恐怖着的亞細亞民族，雖不是全部，即使是對於一部分因此而給予一個日本不是侵略者，而是亞細亞的解放者的印象，即此已充分有其歷史的意義了。

松岡外交還剩有一個課題。比任何都重要的，乃是不得不解決中國事變。

亦不得不進行與美國的國交藉整。而且這又不得不進行確立在西太平洋的日本的指導權。當然在這裏是橫有困難的問題，然而日本的方向，已屬決定的了。

我們又不能不向南，對於這一點，是必需有最高的聰明，然而這又同時必需有行動人的勇氣與意志。對於松岡外交的期待，不能說不大。

松岡外相突然踏上了西歐的旅途。在這裏，發露了他破型的性格。對於外交型的外相，這一種行動是可認為突飛的，然而在這破型之中，有他的行動性，這種行動性是可求之於今日的。

他從歐洲回來，將帶來些什麼？對於三國同盟的關係將有若何影響，又對於打開日蘇關係上，將演有怎樣的功績，這都不能豫測。然而在世界外交中的日本的立場，無論如何是在西太平洋，這一點，是更爲明顯了罷，我們望於松岡外交的一點，亦在於此。



# 豐田外交論

三好貞雄  
H P 譯



· 田 豐 ·

六月二十二日正與英酣戰的德國，突然返戈以向蘇聯。其原因及德國的目的，於此已沒有敘述的必要，但在德蘇開戰的同時，同盟國的意大利，芬蘭，西班牙以及德國指導下的巴爾幹諸國，以德國爲中心，結成了防共十字軍，以參加對蘇戰爭，則是不能忽略的事實。這就是第二次歐洲大戰，至此已有了質的變化。若以之和英美兩國在此時再和蘇聯提攜的事實合併考察，是可以更加肯定的。

日本也和他國一般的受到了德蘇戰爭的衝擊。而且日本國民正陶醉於松岡外相在蘇聯所締結的日蘇中立條約，及接到了德蘇開戰的報告，頭腦有些混亂，是不能否認的。近衛內閣在此時期決行總辭職，更奉再次大命，組織了所謂「同志的」第三次近衛內閣，這在振奮民心的意義上，以及自所謂準戰時體制躍進到臨戰體制的階段上，則也是現在日本政體下所容許的最善之策。尤其以外務大臣的更動，乃更相信是不可缺的要件。這並不是說筆者對松岡任外相的勝任與否有何疑問，或貌視松岡外交，將日本外交轉換了一百八十度的赫赫功績。而具體的說，松岡外相以德蘇開戰爲契機，且已完成其任務。但成爲臨戰體制中核心的第三次近衛內閣的外相，必須是松岡以外的某某。而且這「某某」的條件是非常

的難，一言蔽之，就是必須像松岡而又不是松岡的。可是日本的外交界中，是不是有這樣的人物？筆者却不得不承認那是沒有最適者，其次則惟有是東鄉茂德了。

然而却很意外，這外相的人選，乃是前商工大臣而為海軍大將豐田貞次郎。而且十二分的具有松岡後繼者的適任性，那更是出乎意料之外。在最善的使用「Dark-horse」的言語時，豐田正是這臨戰內閣中的「Dark-horse」。

豐田在以往和外交並無關係。但在其就任之前，也曾說過「外交並非是如比的困難」。更加，自大局上看來，今日外交正是作戰的一部，筆者相信現在並非漫筆作外交論的時期，而且「豐田外交」能否成爲一個名辭，在筆者也認爲可疑。

不過，豐田並未把外交視爲窮途，而豐田在此時所實施的外交，當然以和世界情勢成爲有機關聯的日本客觀情勢，再加以前任各外相的外交成績，而爲之從事整頓，在這些地方自然表現出豐田外交的姿態，所以筆者姑稱之爲豐田外交。

中日事變在第一次近衛內閣下爆發，在這第三次近衛內閣，則正有着終止的模樣。第一次至第三次近衛內閣間，雖然介有平沼，阿部，米內內閣等，但無一不等於近衛內閣的暗中存在。所以在第三次近衛內閣以前的五個內閣中，其指導日本外交的外務大臣，不過僅有有田八郎和松岡洋右二人，並且這兩外相在一切的意義上，都是相對的存在。具體的說，在表面上不能成立三國同盟的點上，有田是與實現三國同盟的松岡相反。而在締結日蘇中立條約的意味上，松岡則與締結防共協定的有田相反。筆者在此並非比較兩者的功罪。而也不是近視眼的，急促的，批評一切外交政策。例如有田所締結的防共協

定，在日蘇締結中立條約後，並不是因日蘇兩國國交而廢棄了防共協定，而是德意在事實上已予以廢棄，這種言論由負責任者，以至一般無責任的街頭輿論，都可以聽到。但防共協定除作爲三國同盟礎石的歷史使命以外，在德蘇開戰的今日，又結成了對英美蔣容共陣營的防共十字軍的，則對於防共協定不得不予以認識。即使有田在外交上完全失敗，而防共協定的締結。在今日也應予以再認識。

求防共協定的真正締結者，乃是駐德大使大島浩（當時駐德武官）和德外交部長李賓托洛普（當時爲總統的外交顧問）。其協議乃自一九三五年十月初，大島，李賓托洛普間的私人會談爲始。彼等最初的目的，是近於軍事同盟，但經過了許多的曲折，終於在一九三六年六月末，希特勒，李賓托洛普，大島等，終於在慕尼黑附近的巴雷特，締結了防共協定。其後移於有田外相和武者小路駐德大使之手，而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向世界公布了日德防共協定。此後意大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參加，遂成爲日德意三國的防共協定。

「對共產國際的協定」，是本文三條極簡潔的條文，其趣旨乃以共產國際的目的，在以各種手段破壞，並壓迫現存國家，締約國約定互相通告關於共產國際的活動協議必要的防衛措施，且以緊密的協力完成此措置。

這防共協定是對國際共產黨赤化世界的協同防衛，而爲以此共同目的，所結合的日德意三國協定，再他方方對英美資源國，則爲無資源國，對英美法的現狀維持國，則爲立於現狀打開國的共同立場，這是以防共協定爲動因的對英美法的發動，三國所構成的軸心，以建設世界新秩序的理想，而漸次加深了和英美法舊秩序維持國的對立，這是三國同盟的必然過程，而也可以說是世界史的必然趨勢。

可是，防共協定的當然歸趨，乃是日德意三國同盟，不能在防共協定締結者有田之手實現，而等到松岡才得締結。有田是自第一次近衛內閣更繼續至任平沼內閣的外相，……………（原文缺）……………遭遇到德蘇不侵犯條約。德蘇不侵犯條約，乃是德國對英美法波包圍陣的孤注一擲。而平沼有田對於此舉，只發了「復雜奇怪」的一言，也就退休了。若是有田締結了三國同盟，也許德蘇不致締結不侵犯條約。再三國同盟若已締結，則知道日本實力的英法，也許顧慮到日本的斷然參戰，而不至於和德國作戰了。其在歐洲第二次大戰中，英美法蘇的援蔣，和對日壓迫也許不能見之於今日。如此看來……………（原文缺）……………也許可以僥倖的成功。外交上的功罪，是不容許有近視的觀察。無論如何，有田外交乃以防共協定爲根幹。這防共協定是以防止第三國際的赤化世界爲體而以促進世界新秩序的建設爲用。德蘇不侵犯條約的締給，而使防共的本體爲之晦暗，然三國同盟的締結則充分發揮了建設新秩序之用。

德蘇開戰，而造成英美蘇的露骨聯繫，一時晦暗了的防共協定的本體遂有再認識的必要。尤其在A B C D的對日包圍陣中，更要加入S（蘇聯）的今日，可以說防共協定是與歐洲防共十字軍相聯繫的唯一有力鎖鏈。因此對於有田外交也有加以再認識的必要。

松岡外交的特質，是由防共協定突進到三國同盟，而締結日蘇中立條約。日蘇中立條約，是松岡外在訪問德意後的歸途中，在莫斯科和史太林所締結的。然不知德國在此時已經準備對蘇開戰了。當時筆者曾在本誌（經濟知識）的「松岡外交論」中，反復說明陶醉於外交成功的危險，果然在得到德蘇戰報的時候，松岡和國民都感到了一種精神的窘境。

但是，這並非表示中立條約締結的失敗，只是有時機過遲之感。日蘇中立條約若能在張鼓峯及諾蒙

漢事件之前締結，則日軍無北顧之憂，中日事變也許更能便於解決。若能在一年前締結日蘇中立條約，則也可以使對美政策以及國際環境，有利於日本。

日蘇中立條約的訂立，充其量不過是蘇聯國境的不可侵，並在與第三國交戰時保守中立，於蘇聯政府之外，而別自存在的第三國際，以及防止世界赤化的防共協定，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抵觸，或關係。不過，這是理論，在感情上雙方有不可分之處，則也是不能否認的。例如防共是日本的根本國策。雖醉心於中立條約，而也不能以防共協定爲無用。何況德蘇的不侵犯條約，是一時的權變，是最初就預想到了的。

若以有田外交和松岡外交相比較，其對國際情勢的認識和方策是相反的。但其相反的認識和施策，若以今日豐田外交的角度來看，則在大體上並不是相剋，而且是由有田外交而產生松岡外相。其關係是非常微妙，也許可以說是有赫格爾辯證法的正反關係。有田外交若是 Thise（行動綱領），那末松岡外交就是反 Thise。所以豐田外交是非 Synthise（綜合行動）不可的。

松岡外交，是在德意對英美的國際環境中，從事解決中日事變，其外交上的根幹是三國同盟。有田外交則在德意對蘇的國際情勢中，從事解決中日事變，其外交的根幹是在防共協定。

然而，現在歐洲因德蘇開戰而結成了防共十字軍，在東亞也結成了 ABC D 的對日包圍陣（現在 S 也欲加入），國際情勢的真實姿態已出現目前。所以豐田外交則合併有田外交的防共協定和松岡外相的三國同盟，而實行解決中日事變並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臨戰外交」的具體對策。簡言之，豐田外交的特質，則以將臨於世界戰爭的日本優秀海軍爲背景。在作戰和外交的緊密提攜下，綜合第一次近衛內閣以來的外交，而處於自由發揮手腕的立場。

（譯自經濟知識九月號）

# 各國駐日使節塑像

華 佗

——決定太平洋命運的一羣紳士——

稱爲六大外交舞台的東京，柏林，羅馬，以及莫斯科（現在應當說是庫比希夫了。）倫敦，華盛頓。是製造「世界局勢」的大本營。各國使臣，在衣香鬢影，酒綠燈紅之下，粉臉紅脣，映着香檳酒杯，燕尾服交錯着白拖裙，就在這麼豪華的夜舞會中，製造着國際間的一切陰謀和計劃。

在這世界大動亂時期，外交官的活動，也是成正比例的飛躍着，他們的一舉一動，在國際局勢上，都是有着微妙的影響。在這六大外交舞台的各國使節的外交戰之下，造成了今日的世界形勢。

遠東的外交舞台，固有莫斯科和東京，但在德蘇戰爭後，莫斯科的外交活動，已不見重要，東京是成爲了遠東的惟一外交戰重心，它不但是握有太平洋，且握有整個世界的和平者。它一方面和柏林羅馬軸心構成了三角線，一方面又爲華盛頓倫敦所角逐的鬥爭舞台，爲全世界所注意，決定今後太平洋命運的日美會談，就是以華盛頓和東京爲背景而演出的。

在目前，日美會談是時斷時續，前途未可逆料，太平洋的形勢似乎是一天緊張一天，那麼密雲不雨的，使每一個人都感覺制窒息。但在暗中，各國的外交使命，却是以極緊張的姿態，在活躍着，有英美民主陣線，也有德義軸心。在目前他們一方面是想促成日美會談，一方面則是相反的破壞日美會談，

一方面是想阻止日本捲入世界大戰漩渦，一方面則縱容日本在太平洋上掀起波濤。終之，東京的外交戰，日前不單是成爲遠東的中心，且已成爲世界的中心了。

駐劄東京的各國使節，總計有三十五國，大使十二名，公使二十三名。在這三十五名的大公使中，有着聞名世界的人物，有着濁世佳公子，有軍人，有文人，坐着流型線的美國汽車，（澳大利公使的汽車，是東京最漂亮的汽車。）出入於霞關的外務省大門，而他們的惟一交際地方，就是帝國飯店，英美大使的汽車，固然可以在這飯店大門前的金魚池畔發現，就是德義大使的汽車，也可在這裏發現。

在平常的時候，東京是有外交團的組織的，以一貫的禮儀和儀典，實行着各種活動，可是在目前的情勢下，由於各國的戰爭，外交團的組織是沒有了。但也顯然的劃分了兩大陣營，即以英美爲主體的民主陣營，和以德義爲主體的軸心陣營。在盛大的宴會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二大陣營的存在，雖然他們並不互相敵視，在表面上仍保持着外交界的禮儀。

以下我們且來敘述一下在東京外交界中活躍着的幾個中心人物：

## 一 美國大使格魯

本來美國的派遣專門外交官，任在外大公使者，是很少的，美國的派遣外交官，是採取了所謂「政治任命」的方式者，在大總統選舉戰中有着功績的，或因着實業界，宗教界的「力的均衡」起見，而派遣其作爲駐外使節者，因此美國的派遣外交官的標準，是有着以美國的社交界的著名人物充當使節的傾向，至實際的事務和工作，則由參事官担任者。

可是格魯駐日大使却是這傾向的例外，他完全是一位在美國稀有的外交官大使，這一點可以說是美國外交界的特殊色彩。

他生於波士頓，現在適爲六十一歲，在滿洲事變的進行階段中，即昭和七年六月，抵東京，在任九年餘，是駐日各國使節中的元老。一九〇二年卒業於哈佛大學，一九〇四年開始外交官生活，初任開羅總領事，一九〇六年至七年，任墨西哥大使館的三等書記官，在墨西哥以後，又歷任了莫斯科，柏林的書記官，在前大戰當時，任維也納代理大使，對於促成美國參戰在暗中似有一度活動模樣。後又回到國



務院，締結歐洲大戰休戰條約的時候，被任爲美國全權大使的隨員，出席了凡爾賽預備會議，在巴黎和平會議時，以特命全權公使的資格，加入了美國代表。一九二三年以後，又歷任了丹麥公使，瑞士公使，返國務院後被任爲次官，又從一九二七年後，以土耳其大使而轉任爲駐日大使。

依據他的履歷看來，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純粹的外交官，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終身獻身於外交」。度着外交官生活三十年來，至今日爲止，德謨克拉西的美國外交，正在金圓外交的推移過程之際格魯可以說是刻着「獻身外交」的座右銘作爲生活信條的吧。

有着六尺長而豐腴的巨軀，以及有着特點的闊眉毛，這些外貌所顯示格魯大使的姿態，好像並不是那樣美國式的，談起話來，不論講到什麼，都是那麼明快率直地，談着抒情方面的事情的。

他的走進外交官生活，造成今日的地位者，有着一個插話：

格魯的父親，是波士頓的銀行家德華·史帶琪斯·格魯斯，當格魯在學校時代，他父親就和他預約



在大學畢業後如從事實業家，則允許他一年間的世界旅行。受着吉百齡的小說「基姆」的影響，燃燒着冒險精神的青年格魯；爲着追求東方的羅曼斯，遂轉輾遊歷到了新加坡·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越南等地，從事着狩獵旅行，可是當時他却染到了瘧疾，從九死一生中，才回到了美國。可是在這一年的遊歷中，使他的人生觀也改變了，當他回到美國以後，做實業家的志願是沒有了，他却失信於他的父親，走入了外交官生活。又他之所以改變宗旨，做外交官的理由和動機，也是由於這一次外國旅行，這一點在他的著作「遠東狩獵旅行」（一九〇一年波士頓出版）中也是說及的。

又在他那一次旅行中，日本也到過一次，他的對於外國旅行的遊記著作，爲大總統羅斯福所激賞者，這一點也可以說是造成他今日地位的一個要素。

他的夫人是日美開國交涉的巴爾里的孫女，由於這關係，日本人都知道他的，同時他自身，也是一個有着親日傾向的人。就這樣，他是以美國的外交官吏，作爲駐日大使，到現在是將近十年了。

在他赴任當初的日美關係，由於滿洲事變的勃發，雙方感情的惡化，是已達極點。格魯抵任後，並沒有像克萊琪英大使那樣的積極的活躍，可是格魯抵任前所漂浮着的所謂史汀生主義的反日感情及空氣，則漸趨緩和起來，這是不能否認的。他最先和廣田外相談話，由史汀生代替了赫爾，爲之一變的日美關係，由於他的努力，緩和了兩國深刻的對立。因此廣田致送了赫爾國務卿一個覺書，解釋日美間的問題儘可出於外交交涉者。

由潘納號事件所引起的揚子江開放問題，野村，格魯會談的開始等，格魯所採的手法，是運用着反面政策的，在緩和政策的內部，是潛藏着羅斯福的和平政策，門羅主義等，格魯就這樣在這條線上努力

着日美關係的調整。這一次日美會談的舉行，不用說格魯是有着重要的責任的。日美會談的重心，固在華盛頓，但東京和華盛頓，實際上是並行的，格魯的活躍，對日美會談的影響，是不下於野村和赫爾吧。

格魯之爲我們中國人所熟知，在滿洲事件以後，特別是在中日戰爭以後，松岡外相時代，格魯在松岡的宴會中，發表了一篇爆炸演說，這是國際上有名的演說，想讀者終還不致於忘懷吧！

## 二 英國大使克萊琪

在我們中國知道克萊琪這名字的，恐怕是在中日戰爭時，爲了天津租界問題而舉行的日英會談那個時期吧。他在英國外交部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倫敦海軍軍縮會議時，（一九二九——三〇年及一九三四——三五年的海軍預備會談，正式會議）。他是以英國外交部的海軍通而作爲英國代表團的智囊，在會中活躍者。

他來日本任大使時則在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迄今已達五年。日本之知克萊琪其名者，則已遠在昭和五年的倫敦會議時期，當時，該會議的進行，因着各國意見的不一致，陷於停滯狀態，日本的全權大使若槻氏，遂主張先由雙方責任較輕之隨員代表先行協議，以便打開一條出路，因此英國方面派出了當時任外交部美國局長，而作爲英國全權大使的麥唐納的隨員克萊琪氏，日本方面則遣派了前駐美大使齋藤博氏，由於這個機會，克萊琪遂成爲日本人所熟悉的名字，且因此而獲得了日本外交界的不少知己。

他的由英外交部次長轉任東京大使者，是英國的遠東外交，從艾登外交轉向到張伯倫外交的時代，當時張伯倫召回了日本大使克蘭伊勃，而代以克萊琪，以及我國的許閣森大使代之以寇爾大使。即克萊琪抵日就任之前，適發生了滿洲問題及海軍軍縮問題的決裂，日英間的關係，正是有着相當緊張的時候，但是在反面，日英雙方國交調整的必要及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因此張伯倫更換了駐日大使。可是在克萊琪的起任途中，却又勃發了中日戰爭。

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他是作爲張伯倫的直系外交官赴任者，他是「英外交部的人」，不單是外交官，且亦爲英國的老練的政治家。

當他到日本來的時候，當年正爲五十八歲，是一個喜怒哀樂不表現在顏面上的典型英國人。比較前大使克拉伊勃的反日態度及持有高傲性格者，則克萊琪是有着現實性的真摯的實務家，被一般日本人所目爲有親日的風格者。

在工作方面，他是一位熱心的努力家，處理外交問題時，常表現着如牛一樣孜孜不倦的精神。尤其是他的樸素之處，在英國人之中是很少有的。

他在二十三歲時，外交官試驗及格後，就任前歐洲大戰當時瑞士公使館的書記官，在這風光明媚的瑞士的日內瓦湖畔，開始了他的羅曼史，終於如願以償的和美國駐瑞士公使的女子結婚了。出於英國名門的他，和一個美國百萬富翁，駐瑞士公使的女公子結婚，是進身英國外交官的常道，一面也可以說是他的戀愛勝利。從此他在外交生活上，飛黃騰達起來，以後接連在瑞士公使館二次，華盛頓大使館一次，一九二三年任參事官以後，即在英外交部任局長，又在「一九三四年，以副次官之資格，活躍着，直

到就任駐日大使以前爲止，他在外交部內的服務時期是很長的，從駐劄日本以後起，各種的外交交涉是頻頻發生，克萊琪之名遂爲世界所熟知，成爲世界的「有名大使」。

如在他赴任之前所發生的許閣森駐華大使的受傷事件，中國海關問題，英國在華權益問題，天津租界問題（日英會議），更有淺間丸事件等，從中日戰爭，直到歐洲大戰爆發，以至於最近的事態爲止，他所活動的足跡，可以說是荊棘滿途之中，但是傳統的英國外交的現實性和實利主義，是很巧妙的，通過了克萊琪而充份的暴露在我們的眼前了。即克萊琪的拿手之處，在於抓住了一個問題之後，擬定二個，三個的解決案，這應當如何，即應當如何，把問題的實際的解決點，採取了論理的方法進行。在交涉案件時，覓得了適當的問題，對手，時機，發揮其巧妙的外交手腕。像這樣看準了「時」與「地」，即在任何場合之下，在大體上只要對本國有利，也可以不拘小節，極盡變化多端之妙，可以說是英國式外交手法的長處。担當現實外交的他，在東京已是居留了五年餘，不但對日本的政治經濟形勢極爲清楚，即對整個遠東形勢，也是胸有成竹的。在太平洋形勢日趨緊張，遠東戰機，爆發在即的今日，不用說他是決定今日英國遠東政策的參謀，不久以前，他的突然赴上海出席英國遠東代表的會議，其內容我們固無法得悉，但不難想像，這會議的重心是在克萊琪身上。總之，他在今日的地位，已是等於遠東前途無幸的決定者。

### 三 德國大使奧脫

德國駐日大使奧脫的在日本成爲著名人物者，是由於日德防共協定的關係，他正是促成了這協定的

重要人物之一。他是第二次歐洲大戰勃發後第四次的駐日大使，前三次（初次是蘇爾夫，二次是奧蘭基，三次是台兒克綏。）的大使，都是外交界出身，而他却是一個軍人出身，截止他任大使時為止，他是德國駐日大使館的武官。

軍人出身的駐外使節，即使在彼登堡將軍，及希拉伊歐阿將軍外，武人政治家的傳統政策的德國，也是很少有的，這一種不拘形式與經歷，打破了歷來的習慣，所以說是新興德義志的表現。

事實上軍人大使，在日本也是最近的事，那是由松岡外相所實行的，如現駐美大使野村大將，駐蘇大使建川等。在德國，雖有駐西班牙大使發培爾將軍，但他是現役的將校，且是由於伊培里亞協會會長的關係，因此奧脫的任駐日大使，也可以說是德國初次的軍人大使吧。

在駐日使節中之軍人出身者，更有荷蘭公使配普斯脫，墨西哥公使阿基拉爾二人。

奧脫是一八八九年生於威爾培爾克王國的魯登堡，現為五十二歲，和老態龍鍾的英美大使相比，他是可以說是年輕潑刺的青年大使了。他在砲兵學校卒業後，在前次大戰中，曾轉戰於法國，比利時，波蘭，東普魯士，塞爾維亞等方面的戰線。一九〇九年為少尉官，大戰後服務於德國防軍參謀本部，國防部政治局等，一九三三年夏來日本，作為德國的交換將校，配屬於名古屋的砲兵聯隊，可是不久即返國，後在一九三四年的納粹的有名的清黨運動中，被牽涉着，遂致不能活動於政治舞台，但由於李本托洛夫的就任外交部長，他又被任為駐日大使館的武官，於昭和九年四月再度來日本，在前次歐洲大戰以來，中斷已久的日德陸軍武官的交換，由於他的來日，遂經過了整整的二十一年後又復活了。

在駐日武官時期他的功績，不用說是日德防共協定的成立。昭和十一年十一月廿五日的防共協定的

成立，是在台爾克綏前大使的在任時期，適爲奧德武官抵日後不久。由防共協定到三國同盟，前後居留東京七年的他，對於外交，也決不是一個外行吧。

在昭和十二年他昇任了少將，翌十三年四月，才就任爲正式的大使。他有着純粹德國軍人風格，在各國的駐日大公使中，可以說是別具一格的。

記者在日本政府的各種宴會，以及我國大使館的茶會中，是有好幾度的遇到了奧德大使，他是着了燕尾服，鬪肩長身，真是所謂體軀魁梧，臉面上露着一股殺氣，前額上有着刀痕，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武人了。

他的三國同盟的暗中策動人之一，他非但是一個日本通，而且對遠東的事也是相當熟悉的。這一次太平洋形勢的日緊，他也是有着決定的重要性的。在日美會談進行中的今日，奧德的活動也是在暗中漸趨白熱化——成爲遠東及世界人士所注意的人物。

下次有機會的時候，再寫義國，法國大使。因篇幅關係，就此停筆。

（卅，十，二五。寄自東京）

# 史太林與蘇聯

嘉治隆一著  
H P 譯

## 一

至六十二歲方出現於政治表面的史太林，自任一國政治上的首長，名實上都已是列甯的後繼者。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可認為是史太林業已不能將蘇聯政治讓他同人担任，時也可認為現在俄國共產黨已和蘇聯政府化爲一體，已沒有再行分開的必要。一九三四年秋加入國際聯盟，一九三五年夏提倡人民羈線政策，這兩種對外政策的並行，就是右手以蘇維埃政府的李維諾夫外交，左手則以第三國際攪亂世界，不用說西班牙的內亂，和中國的西安事件，都與之有深切的關係。

然而，其後世界情勢的急變，使蘇聯消滅了李維諾夫外交。而莫洛托夫的地位也大爲減輕。於是史太林遂總攬一切，而握大政於自己的手中。因實現了史太林的人民委員會主席而達到了自一九二四年列甯死後十七年間所懷的宿望。



革命後的俄國建設，乃以列甯，托洛斯基兩人爲中心，但列甯死去，誰可爲後繼者，却成了大問題。立刻會被人想到的托洛斯基，齊諾維也夫，加美內夫等都是猶太人，而史太林是生於俄屬佐治亞，也不能稱爲純粹的俄國人。這些人都不適於任蘇俄的首腦，於是遂選了較次的大俄羅斯出身的萊可夫，

他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退位，其後而由莫洛托夫繼任，而一直到最近。

繼續了長久的肅清工作，史太林的反對份子漸次消滅了。最大的反對者托洛斯基也在去年亡命墨西哥中，慘死於來歷不明的暗殺者之手，雖謠傳與史太林有關，但真相不明。總之，今後史太林已完全沒有對托洛斯基的顧忌，這是確定的事實，而且史太林突破所謂佐治亞出身的障礙，而掌握了蘇聯的政權，也是歷史上值得注意的重大事件。

## 二

史太林把握政權的過程，是將以往的同志，例如所謂合同本部，併行本部，紅軍幹部等的政治家或軍人，先後加以血殺戮。所以，若以國人來觀察，史太林是有佐治亞人一流的冷酷殘忍的性格，是富於競爭心，嫉妬心，征服慾等，而為極陰性的人物。有名的俄國通的美國記者，也曾斷定說：「在俄國沒有一個人可以保全自身的安全。除去最高的人和最下者外，中間的人們都有不知何時被肅清的危險。」這也許是言過其實罷。

關於個人史太林是有這樣的特性，就是在政治行動上，也帶着幾分這樣的意味。不過，其長期的肅清工作，也必須有一定的政治根據，這也許要溯及一九二四年的所謂反對派的問題。而不起因還可以認為是在於一九二一年春，列甯採用新經濟政策的時候。這新經濟政策，是打算將俄國自戰時共產主義，返還到半資本主義，當時，率直的承認世界的資本主義，尤其是西歐諸國的經濟身入了安定狀態的事實，蘇聯自都也為的要充實國內的經濟而準備相當的後退，容許自由交易或私的經營，並歡迎對外貿



易與輸入外資。

對此，自從十月和命以來，就和列甯共行動的托洛斯基，首先提出反對，托洛斯基曾以所謂的永久革命論，主張實現社會主義的國際性，和對勞動者農民的利益，據他看來，新經濟政策是非向世界資本主義屈服不可的。掌握政權於茲四年，在指導政策間雖有了少許的意見不同，但以列甯的人品和理論防止了分裂。然而在列甯死後，托洛斯基和信奉其主義的維約伊茲基等的反對派，更擴大了他們的規模，呼諾維夫，加美內夫，索克魯尼克夫，比阿他克夫，愛夫特基摩夫，庫魯普斯加亞（列甯妻，已復歸幹部派）等集團的新反對派，於是開始反對政府了。

### 三

中央委員會的正統派中，最忠實遵守列甯主張的是史太林，當時的布哈林也和他相同。史太林至今究竟對實際政治有過多少貢獻，及在理論上又有如何的造就，我們雖不敢斷定但他在二一八九八年就和在明斯克呱呱落地的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共產黨的發生）前身關係，不僅在一九〇三年黨的國外大會分裂為多數派和少數派時，完全和列甯採取共同的行動，其後也始終與共，則確為事實。

列甯究竟將馬克斯主義在俄國實現了多少？而史太林又怎樣忠於列甯主義以使之實現？這也許正是專門家在討論的問題。大概無論何時俄國總有政府的反對派，而無論如何，史太林都是居政府派，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人民委員會初次在彼得格勒的舊斯摩魯奴伊華族女學校舉行會議時，幫助列甯的史太林，和克倫他女士，季其愛林等，都一同列席，但同派之中，最能有貢獻於新

政權的乃是托洛斯基，他策動勞農兵階級，而以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代表資格從事活躍，獲得了極重大的效果。然當時最能幫助托洛斯基的，則是加美內夫和齊諾維也夫。

托洛斯基，加美內夫，齊諾維也夫等，都是猶太人，乃所謂亂世的英雄，爲最徹底的實行家。至於列寧無論如何當和守成的史太林不能相合，而在用他們的協力突破了第一個關的時候，悲劇的禍根也已種下。不久托洛斯基任外交及軍事的人民委員，革命軍事組織委員長，以及紅軍司令等，而非常的活動。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允任代表出席普雷斯特，利夫多夫斯庫的對德單獨講和的會議，也獲得了十分的效果。於是這最陽性的革命家——手舞足蹈的創業實行家托洛斯基，和陰性的政治家——不言而喻的守成行動派史太林，有了正面的衝突，成了俄國政治史上的一大悲劇。

#### 四

距今十年前的初春，筆者曾旅行小亞西亞，至土耳其古都斯坦堡的火車，將至該都亞西亞方面的街市海達巴沙時，看見了右方海上美麗的普林其波島。土耳其的車長指着這島告訴我，是失脚英傑托洛斯基的流謫處，這時我立刻想起了東京德國報紙所載的愛密魯，魯伊茲比的托洛斯基訪問記，而想起了其中所詳述托洛斯基釣魚消遣的自適生活。到了歐洲後，我又想起納粹初在德國抬頭時，托洛斯基在報紙上所發表的，「若是將來納粹支配了德國全部，那末自己也許將要率國際軍自巴爾幹跨中歐北上，以將彼擊潰」的傲語。可是實際上他不能如此，其後又移到丹麥，挪威，更經西班牙渡海到墨西哥，其在前年，當德蘇訂立了不侵犯條約時，對實行親德政策的史太林，曾極力予以攻擊，因此引起了被暗殺的

動機，假如現在他還生存着，不知他對這次的德蘇戰爭，將作如何感想。

在同年秋，我不料成爲蘇聯的觀光客，得到了視察蘇聯一角的機會。在莫斯科由大使館的舊友A君好意嚮導，而在其官邸中，受到了盛大的款待。那時自A君聽到了許多關於史太林的逸事，其中有兩件還沒有忘記。那就是：史太林住於郊外數十里之遠方，每天到克雷慕林官署來辦公，其間的道路是鋪設完好，用高級的汽車以全速度行駛着，但是自其私邸前進的道路，則絲毫沒有鋪設。A君對於這點稱爲是澈底的任性，且由此也可以知道蘇聯現在的事情。A君又說史太林在全年中都是穿國民服戴列甯帽，決沒有穿過像其他同僚一般的不同服裝。往日主持日內瓦國際勞動局的法人亞爾培，特馬氏也有戴着黑衣和黑領帶的故事，這種的習慣也許是個人的趣味問題罷。

在托洛斯基被史太林逐出國外後，世界有名的博學，而爲政治理論基礎上所不可缺的老學者利亞薩那夫，也被肅清所犧牲。無論是實行家或理論家，若要批評自己的政府，都必須加以處分，這也許是獨裁者的優點和弱點吧。

此後到列甯格勒時，曾參觀了斯摩魯奴伊華族女學校的建築。在這宏大的建築中，首先使我吃驚的是二樓素小的列甯夫妻的私室。站在我旁邊的女嚮導員笑着告訴了我，這時常來的美國觀光團，曾問過她列甯夫妻有多少遺產而使她無法作答。她又微笑的說，列甯的居室和托洛斯基的辦公室，是隔着很長的長廊，兩人爲了商談，每天至少要在這遠隔的辦公室間往返數次，所以二人常乘腳踏車在這長廊下跑來跑去，否則將無法辦公。在當時的俄國，是以列甯，托洛斯基的樞軸爲中心而迴轉的。然而在我去的時候，侵入國民心中的，已不是以列甯，托洛斯基的樞軸爲中心，而是史太林一派的苦心慘憺經

營了。

## 五

史太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不是能成功的呢？若是該國能够永遠和世界絕緣，繼續着純粹的試驗管式的國家生活，或能成功也未可知。在這派人們專致力國內時，外面的列強開始戰爭，而在這些列強的內部，又激成階級或民族相剋，僅以原則來看，現實的世界是非常的複雜，彼等的夢也是絕對不會實現的。

在國內也許可以勵行史太林的獨裁，嚴重的肅清工作，使無人敢公然表示反對，軍事上新設勳章制度和元帥的位置，在產業上也獎勵像斯巴哈那夫運動的差別待遇，至少在表面上是可以適用了。只是對外國，當然不能用同樣的獨裁。在世界的地圖上，正時時更改着顏色時僅是蘇聯作着「寸土不侵人，寸土不使人侵」，那是絲毫無用的。所以最初雖以李維諾夫外交調整了對民主主義的關係，但因慕尼黑會議，更濃化了歐洲反蘇陣營的氣勢。於是蘇聯爲了必須打破這反蘇陣營，採用所謂的現實外交，和德國締結了德蘇不侵犯條約。

乘勢，波蘭的東半部，波羅的海三小國，比薩拉比亞，芬蘭的一部都受了蘇聯的支配，如其說是現實外交還不如說是乘德國膨脹時的紛亂而合併了的。因此遂失去世界的同情，授德國以進攻蘇聯的口實。再繼日蘇中立條約的締結之後，又實現了史太林執政的宿願，雖說是適應變化所造成的形態，但德蘇的關係，已早和二年前完全不同了。在這惡形勢下，又倉惶的和納粹占領下的比利時，挪威，南斯拉

夫，希臘等斷絕外交關係，而仍不能保持對納粹的友好，終於在不利的形勢下，也將蘇聯捲入了世界戰亂的漩渦。曾主張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以造成領土的孤立，和列強的相爭的蘇聯，現在自己却也不免在火中拾粟了。更將李維諾夫起用，史太林自身也向英美有所期望，對邱吉爾首相關於援助蘇聯的聲明，和羅斯福大總統的援助聲明，也表示了與國民共同感謝之意。

德蘇間的戰況，一時尙不能判明，納粹持有的閃電戰，好像對蘇聯未必能得到如在西歐的速決效果，而且在所謂神經戰上，斯拉夫也是極能忍受的。現在正於未能大白的時候而須等待其事之發展。總之，無論對內對外都一貫採用現實政策的史太林，而不得不捲入歐洲動亂的現實漩渦之中，這將使後世史家認為是二十世紀前半的最大之謎。

# 蘇聯外交家莫洛托夫

森正藏著  
萬君平譯



李維諾夫卸任，由人民委員會議長莫洛托夫兼任外務人民委員，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莫洛托夫的就任蘇聯外交陣營的首腦，給與世界外交界很大的衝動。爲什麼呢？雖然誰都承認他有政治的才幹，那是專限於內政方面的，大多數的事情，並非是由莫洛托夫自己才幹解決的，乃是依據斯太林的指導或是共產黨政治局的決定而進行着罷了。倘若要讚美他，不妨恭維他是一個精力充實的共產黨員的事務人材而已。

就是莫斯科的外交團，當時對莫洛托夫的外交手段也沒有什麼期待。都說這是暫時的人事調動，將來外國貿易人民委員的米柯葉，駐英大使馬伊斯基，或是駐法大使潘姆金方是合格的外相。但是以後兩年中，以莫洛托夫爲中心的蘇聯外交陣營實力逐漸堅強起來，莫洛托夫的外交和世界所預想的，相反地成功了。

斯太林爲什麼要把莫洛托夫來更換李維諾夫，而爲蘇聯外交大本營的首領，這是有幾種原因。

第一：蘇聯以後要放棄以前堅持着的國際聯盟中心主義，採用集體安全保證政策，爲了政策上轉換

起見，因此要把對該項政策矛盾的，担任外交折衝的李維諾夫撤換了。

第二：斯大林已經覺得猶太人的外交，不能合乎世界潮流。現在的時代，不能用理論偵探的外交，非有強力的外交不可。蘇聯要和德國調整國交，非把德國人所嫌惡的猶太人，從蘇聯的外交陣中排斥去不可。當時蘇聯外交機關，從首領李維諾夫起，重要位置完全由猶太人把持着。自從莫洛托夫登台之後，把猶太人整理，到現在不剩多少人了。

第三：李維諾夫的自身問題，他在共產革命之前，亡命到倫敦，在經營魚類販賣的時間，認識了現在的夫人。她是英國系的猶太人，教養極好，就李維諾夫就任外相以來，內助之功不少。一九三六年和反政府陰謀發生了關係，流刑烏拉爾山，曾經一度保釋，第二次逮捕之後，便行蹤不明。這件事情當然影響於李維諾夫的政治生命。

### 莫洛托夫的革命生活

現在世界外交界上吐透着光輝星芒之一的莫洛托夫，生於一八九〇年，今年五十二歲。莫洛托夫和維略諾夫化名爲列甯，裘葛休必利化名爲斯大林同樣的是個化名。他的原來名字是維斯拉夫，米哈洛契，斯克拉品，在共產革命的前後，化名莫洛托夫之外還用過維·米哈洛夫·亞·略品·亞·斯維諾夫等名字。

他的思想極早熟，從故鄉基洛夫地方的蘇維克市，潛入卡桑鎮加入革命運動，只有十七歲。却巧是十二月共黨革命，他便乘機活動，到翌年得加入共黨。一九〇九年被捕，最初流刑到佛洛克地方，在二

年的刑期中，轉輾各地，深入勞動者羣裏，繼續革命運動。

他在佩坦白克露面的時候，是一九一一年，翌年在共產機關「紅星報」裏工作着，並且還擔任着至今尚是共產機關報的「白拉維特」報的創刊事業。在創刊起便擔任編輯祕書，在報上發揮宏論，他和當時亡命國外的列甯認識，也是由「白拉維達」報上的評論做媒介的。莫洛托夫在黨內有今日的盛名，因為是喜歡新聞記者生活之故。

其後被捕放逐了好幾次，一九一六年從放逐地點伊爾可克逃亡，潛入佩坦白克，就任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蘇俄局長，值到翌年共產革命完成。

就任蘇聯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是一九二六年。就任蘇聯人民委員會議長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擔任首相要職連續已十一年之久了。

### 莫洛托夫素描

莫洛托夫在革命生活中，從未亡命到外國去過。革命以後，也沒有機會出國，去年十一月訪問柏林，是踏出俄國領土的第一次。他是不知道外國的外交大臣。

他雖然能說英語德語，但是發音惡劣異常。他的演說聲音宏大莊重，有時插以談話，十分動人。使他最困難的便是有口吃的毛病，對「S」的發音最困難。在蘇聯政治演說中以「S」音開頭的重要名字又特別多，像「蘇聯」，「社會主義」，「斯大林」，「同盟」等都是。聽他演說的羣衆，聽到他將要說到斯大林的名字，便拍手歡迎着，莫洛托夫却「斯斯……」的隔了一會才喊出「太林」兩字，在我



們沒有聽慣的人聽了，真笑得嘴都合不攏來。

蘇聯共產黨的首腦，服裝都有一定。戴着硬舌的帽子，穿着翻領小袖的上衣，腳上穿着長統靴。但是莫洛托夫很特殊的並不穿這種衣服，頭上戴着軟帽，全身西裝，硬領也老是潔白如新。

凡是和莫洛托夫交接過幾次的人，都說他爲人正直而極懂禮貌，他不但胆大堅忍，有決斷力，並且身體健康，精力充足，有良好的頭腦。普通的俄國人都是古典的俄國人，是粗魯，和善，喜歡講理的。現在擔任蘇維埃政權的俄國人，具有精密的頭腦，透徹的推理力。這是他們的武器，所以莫洛托夫和對手外交時，不忘利用他的武器。

## 蘇聯的外交陣營

誰都知道蘇聯政策是斯大林政策，外交也是斯大林外交。所以總括外交技術的外相，應當要能體會斯太林的意志，在臨機應斷的時候，要和斯太林的意志，不會大相逕庭的，這便是莫洛托夫外交和李維諾夫外交不同之處。莫洛托夫比李維諾夫更加和斯大林有親密的關係。因此莫洛托夫外交，益形強有力了。

接近斯大林的人，可以知道他的意志怎樣？知道他將要向那一方面出動，雖然獨斷獨行，但是決不能冒險行事。李維諾夫不會這樣做，莫斯科外交會談，老是在外交人員委員部舉行。交涉案件在李維諾夫自身不能裁決場合，便將會議中止，走到克姆林宮裏去請斯大林或是莫洛托夫去決定。

從外交人民委員會到克姆林宮往復一次，也很費時間，就是到了克姆林宮裏，又不能不等斯大林手

裏空着。莫洛托夫就在外相之後，外相和外國使臣會議，便在克姆林宮裏舉行着。當外相難於獨斷決定的場合，便可以立刻諮詢了斯大林得到回答。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辦公室是鄰接着。況且莫洛托夫就是不去叩問斯太林的意見也有獨斷的能力，所以外交交涉，得以直截爽快。

下級官吏恐怕辦事上的過失而受到處罰，爲避免責任起見，請求長官的裁決。長官也以同樣的理由，再向上級官吏請求裁決，這樣大量的事務堆積在最上級官吏的人民委員的桌子上，在精力時間有限的人民委員處理起來，決非易事。下級官吏對事務小心翼翼的態度，在外交陣營中也是如此。

莫洛托夫之下，雖有維新斯基，白希姆舍，洛沙夫斯基等次長，但是蘇聯政治機構和官僚主義上，不許他們獨斷獨行的。所以和他們作對手，是不能使外交交涉進展的。因此聚集在莫斯科的外國大使公使，都希望直接和克姆林宮裏的莫洛托夫交涉，嫌惡和次長會談，這是不得不佩服他的精力過人。

## 力學的外交

最近蘇聯外交遭遇着從未有過的有利機會。這是比莫洛托夫的力量還要好的條件，莫洛托夫外交，便是利用這上好的條件。

莫洛托夫外交，將這條件逐漸用力學來處理着。蘇聯在以前煩惱着國內社會主義的建設沒有成功的時候，四周資本主義諸國，等候着蘇聯崩潰。但是今日的情勢，列強互相攻擊，於是一方面給蘇聯國內建設的餘裕，一方面又造成蘇聯得以向外發展的新機會。把對付蘇聯的力量轉換爲蘇聯的力量，莫洛托夫外交很容易的把這種力量轉換着。

前年八月德蘇提攜以來，蘇聯把採取東進政策有覬覦蘇聯危險的德國的力量轉成向西，已經成功。現在又努力使已深入大陸的日本的力量，轉換向南或是向東。並且同時很巧妙的利用以德國爲中心的歐洲集團和以美國爲中心的南美集團間挑戰的情勢。

蘇聯希望兩大勢力衝突，置全世界於動亂漩渦之中，在歐洲作戰得很疲勞的德國，是否還有餘裕能 and 美國勢力作武力的抗戰。德國倘若沒有此種餘裕而和美國妥協，那是蘇聯最不喜歡，於是去年締結第二次的德蘇協定，給與德國對美抗戰的餘力，引導德美到衝突的路上去。

莫洛托夫外交，迫着別國作大規模的長期戰，把各國在戰爭中消耗的力量來補強自己的國力。

## 蘇聯外交和紅軍

脫洛咨基的第四國際，攻擊蘇聯共產黨以一國爲據點，不實行世界赤化，是共產主義的邪說。蘇聯共產黨和第三國際，對此種言論迴避應答，但是却不能因此而認爲他們不想赤化全世界。他們也承認不是單單成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最終的目標應當是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因爲倘若公開標榜之後，有受列強包圍攻擊的危險，所以他們對於是否能成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外也並無明確說明，蘇聯聲明對其他國家領土沒有何等野心之中，便是包含着蘇聯的野心。

蘇聯在前年夏天以前，蠶食着鄰邦的領土，如西烏克蘭來白俄羅斯，加萊利亞的一部，愛沙尼亞，立陶宛，立斯亞尼亞，比薩拉比亞，北白克維那，把蘇聯的野心，暴露在世界的眼前。這都是用武力威嚇以及外交攻勢而完成的。他們更在蘇領阿米爾集中強大兵力，等候機會，想經東土耳其到伊拉克出波斯

轉。再作爲進出伊蘭，阿富汗，印度的準備。依靠了這種武力背景，莫洛托夫得向昂哥拉政府或是巴格達政府作外交攻勢。

莫洛托夫外交對近鄰諸小國，很巧妙的利用紅軍武力，對進行赤化全世界，期待於紅軍的更大。不以武力爲助不能成功，已在西班牙和中國得到很多經驗。莫洛托夫外交的重要題目，是希望如何容易利用紅軍武力以及準備如何減少犧牲而已。

# 佛朗哥與軸心國

· 志一譯 ·



西班牙何時將與軸心國共命運呢，許多人都希望知道這件事情，——然而，大概都不會比軸心領袖們更知道得清楚吧，假若把柏林和羅馬兩地的報紙與無線電廣播節目歸納起來，我們便可以知道，雖然年半以來，經不絕的威迫和利誘可是佛朗哥仍與獨裁者保持着若即若離的狀態，不允與兩者作切實的攜手合作。至少當時在上半期中他却不是一位「中立者」，按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二日發表的正式宣言裏他却承認是一個「非交戰國」——正如戰事初期九個月裏的意大利一般，反對佛朗哥政府的人，一向希望他能參加軸心組織，去年六月裏這些人曾宣布西班牙隨時都有參戰的可能，可是目前西班牙自動參戰的機會，却較戰爭發生以後任何時期都來得少，或者，德國把西班牙拉成盟國的機會，也遠沒有德軍侵境，西班牙將積極予以抵抗的機會還來得少，德國讓西班牙去而西班牙也將繼續保持着非交戰國的立場的可能，似更多一些。

但是，自去年九月以來，西班牙與軸心代表間會舉行過三次單獨性質的會議和一次連續性的集會，其結果，除了最不關重要和最淺顯的以外，都嚴守秘密，不易探得。當每次會議進行時，人們往往覺得一些莫須有的根據，就妄加推測，因此不免發生意識紛紜的局面。

一九四〇年九月時會這樣地說過：佛郎哥的妹夫，現任內政部長兼國民黨領袖的蘇納氏，已啓程赴柏林會晤德國元首時，當時西班牙的輿情都視此爲一種儀式上的事，然而英國的意思，却以爲這是新危機爆發前的一種預兆。

西班牙人的見解倒介乎此兩者之間。最可憐的，就是英國的報紙，却弄得那樣緊張，看起來，幾乎像軸心宣傳者一樣的愚笨，因爲「重大發展」沒有隨着德國宣傳者的說話而實現過，並且會談也實際上沒有什麼具體的結果，事實上，蘇納的訪德，是在一九三九年之夏季，這位政治家自正式訪問羅馬回來後，齊亞諾伯爵也立刻隨着訪問過西班牙之後就計劃好而且還公布過的，好像，這件事在最近的將來，就會實行似的，後來西班牙方知道戰事爆發後，希特勒就不得不放鬆他的邀請的，不過其餘的政治家，却不因戰事的阻隔就停止訪問德國，同時西班牙對這次延期的態度，當然是屬可疑的。

德蘇互助條約簽定波蘭和芬蘭兩國被侵，以及此後荷比也爲德國所佔，凡此種種，皆使西班牙的情緒漸漸疏遠德國，更希望訪問德國的計劃不再有實行的機會，因此，當一九四〇年九月發表，西班牙將派遣組織完密的使節團往德國時，西班牙國內，都以爲將來決無特別重要結果。

眞想不到會談時交換意見所費的時間却這樣的長久，因此，蘇納離國三個星期後，西班牙對此即發生一種與前完全相反的態度。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簡單地說：原來九月十六日西班牙使節團抵達柏林時，團長便立刻應希特勒之邀，而作一長談，結果，李賓特洛甫馬上啓程赴羅馬，與墨索里尼會晤

後，他再以電話和希特勒談話，那時這位西班牙特使却隨着導遊者的引領，在法國北部和弗蘭德一帶遊歷，那兒一切用來進攻英國的軍事準備，他也得到允許而觀光過，至九月廿二日邀他往遊的人，再請他們重回柏林，在柏林他不獨遇見希特勒本人與李賓特洛甫，而且齊亞諾也在坐，在柏林逗留了一個星期，他便啓程他往，——不是回馬德里，原來是轉往羅馬，當他抵羅時，墨索里尼就立刻引見。那時報紙傳說，他不久就會啓程回馬德里的，實際上，這次訪義大利預定四十八小時便可竣事的，可是稽延到幾達一星期之久。這次延長時間的原因，好像是爲了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二人決定十月四日在白倫尼山隘會談的原故，因爲他們會談後，隨墨索里尼往白倫尼的齊亞諾，便走訪這位西班牙專使，事畢他便立刻啓程飛返西班牙了。

蘇納返馬德里後，不過兩個星期，他便由內政部長職位而調任外交部長了。

這次西班牙與軸心的談話，有某幾件事表現得十分明晰，同時由此推斷到別的方面，也頗有可足恃的地方。很顯然，這幾次的會議是預備來討論一些已經確定的計劃，而不是像已往的事情一般，來彼此交換意見的。猜想起來這些計劃必是從柏林方面提出的，可是西班牙對這點的答覆，倒不會有派遣專使至羅馬，然後與齊亞諾伯爵回柏林的必要。大抵測度起來，蘇納的答覆，希特勒一點都不會滿意，這樣李賓特洛甫與墨索里尼會商後，便決定派他的外交部長前往柏林，設法據理解釋，假若萬一這回失敗的話（雖然從此次遊歷中獲得不少印象）這位西班牙外交部長便被請去聽墨索里尼的意見。因爲墨索里尼早已有與希特勒會晤的約定，於是就趁却這個機會把所有進行的情形報告一番最後他們便決定把一封信托他帶回給佛朗哥。

在這形勢下他們不絕地往來奔波，好像祇爲着一件事。希特勒終於明白，原來英國並不像他心目中一般容易被擊敗的，因此一九四一年的大戰，總不能避免。然而，要大舉侵英，他一定要設法把地中海的西部門戶封鎖起來，始克有濟（目前他仍舊想實現這一步軍略的）於是便要求西班牙的合作，讓他的軍隊過境，大概，還要把西屬摩洛哥沿岸都給他利用同時更積極合作，設法把海峽封鎖也是在意料中的事。當西班牙領袖答覆這種要求時，就少不得要顧慮到一般的實況，——這些事實，雖然德意兩國的報章設法掩飾着，可是西班牙全國的報紙都竭力宣示出來，——他說他不過是一位外交部長和國民黨的領袖而已。——既非全權代表，而獨裁者更談不上。雖然許多事都能達到應允和相互諒解的地步，可是他竭力以最詳盡和最顯明的理由來說明：到底西班牙爲什麼不能參加這次的戰爭。許多理由賀爾聽到有意思，而希特勒聽了毫不生感觸的我們暫且不去說牠，蘇納大概會提出下列理由；麵包之不足，重要食糧和原料缺乏；一九三九年與葡萄牙簽訂的條約，嗣後更簽訂一種協定（這是佛郎哥將軍最具政治手腕的計劃之一）；西班牙人決不會都同情法蘭琪派完全反對政府的人且不必去說，保守派也絕對反對戰爭的；同時卡魯派和保守派在陸軍裏具有大部份的勢力，除了維護自己領土的戰爭外，他們決不參加外面的任何的戰爭，否則連軍官們一起也會起來參加暴動的。

這樣爽直的答覆，無疑的應當詳細去告訴墨索里尼才是，如果蘇納表示過，西班牙認爲現在要把丹吉爾完全加以佔領時，她必定立刻去做，這句話尤其是應當讓墨索里尼知道的。以前齊亞諾伯爵會否到柏林親向希特勒說明，意大利希望以直接或間接的方法去統治丹吉爾，或者與希特勒一同實施壓力使其就範，且發動西地中海戰爭是難於確證的，不過，倘若我們的推論是對的，那麼蘇納應覺得他對希特勒



提及的幾點，更應向墨索里尼加以闡明：這事牠們實在是太重要和太祕密了，不能轉達德國也認爲這事極端重要，儘管他是在中間的地位，還有牠們的重要性，的確需要兩位獨裁者來會商進行的。

無疑地，這些會談裏，也談了不少別的問題。德意兩國的報紙都說其中最要緊的，是「非洲新秩序」一項，——他們瀏覽過一般用以毀滅英國的準備後，對於將來戰後怎樣瓜分法屬摩洛哥和非洲各部的事，討論起來時，總是深感興趣的。然而據消息靈通的通訊記者的意見，却以爲希特勒決沒有鼓勵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意思，反之祇有使其失望而已。當一般人相信希特勒正鼓勵西班牙設法使南美洲諸國傾向軸心時，那常給人們提及的「拉丁天主教集團」無疑的一定和墨索里尼討論過這件事的。

從這件事情中，我們更可獲得一個結論。自蘇納率領西班牙的使節團往德國後，他的聲譽立刻增進不少，否則，他回國後決沒有這樣迅速，便受命爲外交部長的。一般親英的西班牙人却以爲這次政府的變動，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巴彼德上校趕走而已，因爲他既不喜歡與軸心國親善，而對摩洛哥的情形最熟稔，所以對摩洛哥發表的意見也特多，這當然是柏林與羅馬引爲最忌憚的。也許裏面會包藏着另外的原因，可是我認爲這事情的演變，苟非出諸自然，便當是後者事實影響下的產物了。從各方面得到的證據即可斷定蘇納是一位極端傾向軸心的人物，然而，佛郎哥却竭力保持着一种合理的客觀態度。

## 二

不知道到底是運用撫慰抑或威脅的方法，自白里納發致佛郎哥的信件，反響甚速。在蘇納擢升爲外交部長後，不過二三天，佛郎哥本人就匆忙地趕往海德伊於十月廿三日和希特勒會談，他們會晤的前一

天，希特勒還在法國淪陷區內與拉伐爾商酌一些事，而與佛郎哥商談後第二天，他又與貝當元帥討論過一些事哩。他們會談時的情形，却嚴守祕密，法蘭琪派的亞黎巴報却自負地說：「這兩位歷史創造者所說的，我們一點都未悉」。

從前希特勒與蘇納會連續舉行過時間頗長而複雜的談話多次，隨着現在又舉行一次單獨和短促兩巨頭會談，佛郎哥還帶着蘇納，這事就顯然表明佛郎哥要把蘇納以前所說過的話重新證實一下，或者甚至擴大一些，何況他最近才使蘇納晉升爲外長哩。很顯然，希特勒在海德伊所聽到的，正如在柏林時聽到的一樣，大概那時他又再利用饋贈，勸勉或威迫的手段，可是現在希特勒無論怎樣出盡方法，這回對佛郎哥決不會像對他的外交部長那樣容易發生影響。

西班牙在十一月三日佔領丹吉爾，是時有關各國或有要事羈身或者在別處不能干涉這件事，因此進行起來，非常順利。兩星期後，蘇納便啓程赴貝哈斯哥敦和希特勒會談過兩次——其中一次祇有他們兩人，而另外一次，齊亞諾伯爵也在坐。歸國後，蘇納除了與佛郎哥舉行過一次異常長久的晤談外，便一直再沒有其他的會議舉行過，由此可以知道，貝哈斯哥敦會議，並沒有十分重大的問題，蘇納前往該處的目的，大概不過是向希特勒說明佔領丹吉爾的事件，而且就該處地帶將來的一切問題以外交的步骤加以討論，正爲着這件事，所以他第二次和希氏晤談時，齊亞諾伯爵也不得不出席了。

自此以後，三個月裏，西班牙與軸心間即不再舉行什麼會議，自然，西班牙參戰的恐慌便隨着漸漸的消滅。一九四〇年裏，西班牙曾有兩次很劇烈地蘊釀着參加歐戰，第一次是在六月間，那時的法國，已經降服。已往九個月裏，西班牙與意大利的關係漸趨接近，而且大部份的西班牙人民，都抱着法國失

敗後戰爭便告終止的見解。另外一次就是在九月和十月間，那時軸心仍然很信任西班牙，而且認為他們定能獲取勝利的，因為，當時意大利既一面侵略英屬索瑪里蘭，一面又攻擊埃及，而且不絕地論及亞力山大港和蘇彝士運河的地位，希特勒侵英時的冒險，和因此面遭受的損失，西班牙的人民却沒有多少人知道。從物質方面來說，西班牙之不能追隨意大利實行參戰，如能允許完全是因為飢饉，然而一般受人崇敬的西班牙人民，利用法國的戰敗，即想從那些未決定的戰利品中得有分嘗一羹的機會，則真使我大惑不解。即使佛郎哥自己也想這樣做的話，（其實毫無理由可以這樣說的）結果不獨民心渙散，而且足以置他的政府於萬劫不復的境地。或者，十月時西班牙參戰的引誘性最為強烈，尤以確能獲取某種酬報時為甚。無論怎樣，事實畢竟是事實，春季以前軸心絕無獲勝之可言，西班牙還是趁這機會講條件為妙。雖然西班牙農事已有相當收穫，可是成績並不見得完滿，而小麥產量也不足，不得不依靠國外的輸入品來接濟。此外她與葡萄牙又有未決的糾紛，解決這糾紛的可能性已漸趨消滅，在去年五六月納粹獲勝前，佛郎哥將軍早已公開預言，這是不能避免的事。反面來說：假如他能夠維持非交戰國的態度，同時以擁有坦吉爾，自足且把直布羅陀要塞的問題，當作希望，則他是永不會錯的。萬一他依附軸心，以後他也許會變成戰勝者，可是勝利尙未能獲取之前，許多危機便會相繼發生，——如受敵人封鎖，食糧不足而引起飢荒，國內分裂和發生革命等——在這種情形之下，連他的盟國恐也不能加以援手的。所以他十分理智的從事，雖有不稱心的事，但理智的行動是他的特性，佛郎哥將軍堅決地維持非交戰國的地位，而且是一個不偏的中立者。

我們相信他總會這樣維持下去的，無疑地他仍會與軸心國家彼此交贈十字章和大領勳章之類的東

西，以資敷衍他們，同時大凡他們所做的事，他總滿口說這是「完全休戚相關的事」。無疑地，他的部長們，將會更進一步的向納粹國家表示他們不獨與他們抱着同一的見解，（雖然事實上納粹方面曾與西班牙不共戴天的仇敵簽訂過條約）和對付同一的敵人。無疑地此後一般報紙，不負責任的羣衆和暴燥的學生們將會有更深一層的代表。無論那一位，見到這些意外的事件的發生時，當然會感到十分不快，甚至會憤怒的，不過讓一位對於西班牙人心裏素有深切認識的人告訴你吧！這種舉動可說絕對與他們完全無關的。西班牙人常說這不過是「浮面」的事而已。當他們未能決定應該怎樣進行一件事的時候，他們就往往利用文字來維護自己。國與國間和人與人間的禮節，已變成一種不移的公式，其中的用意決不是儘管依照繁文褥節去做，只不過想普遍地向對方表示出一點交誼罷了。常常當一個人發表了一次激烈和憤怒的說話後，不久我便會發現他內心裏確具有一片真誠的好意。閱讀西班牙報紙的英國讀者們，一定會覺得痛心的，因為他們見到軸心在西班牙的宣傳工作，隨處都是，而目前正是西班牙最感迫切需要他人幫助之時，英國這樣努力設法使西班牙人民得到復興機會的事實，在西班牙報紙裏，却一字不提。一世紀前，英國曾與西班牙並肩向蠻橫的侵略者作戰，正如她目前努力從事生存的奮鬥一般，不過被統制的報紙所發表的東西，祇不過專向某一個國家來說的，而絕對不是代表一國來發言，除此以外，一方面所發表有宣傳性質的言論，另一方面却保持完全緘默的態度，這可算無關重要的事。將來我們只要從西班牙所做的事中，便可看出她的究竟的。

西班牙以前是嚴守中立的，而不是一個「非交戰國」，今年二月初，意大利即向她懇求援助。自去年十月，墨索里尼與蘇納在羅馬會晤後，他的命運即發生極大的轉變，他策動侵略埃及的軍事，完全不

能進展，十二月初旬，華維爾將軍開始全線反攻，兩個月內，侵入里比亞的意軍都完全潰退，傷亡人數十萬以上，而且尙遺下大量物品未及帶走。攻擊希臘的軍事行動，是在十月尾才開始的，可是，不久阿爾巴尼亞却被希臘軍隊攻入，結果成爲絕對相反的局面。雖然西班牙報紙很替他想得週到，把消息都刊在報紙的背頁，同時還竭力掩飾，而把戰爭仍在希臘境內進行的消息刊載。新年的時候，索馬里蘭，愛特里亞和阿比西利亞等地的意軍，陸續撤退，除了這幾次敗仗以外，他們因戰略上所放棄的地方和損失正不知尙有多少，只須從指揮司令部裏，我們便可探得一些的，如：意大利的軍艦不獨在海洋裏被擊沉沒，連停泊在他們自己港內的，也有被轟毀的記錄，意大利空軍在「我們的領空」和陸地上，（因爲意空軍以爲自己是不可擊敗的）遭受劇烈的損失，同時，意大利各處更有不穩的消息，因此德國陸軍與空軍便不得不開入意國，來對付這蘊釀革命的潛勢力，她雖然這樣的協助意大利，實際上德國自己的計劃，却從沒有因此而受到阻礙。這還不算——當二月十二日那天，佛郎哥應墨索里尼的邀請，而往保狄希拉與他會晤，從那次會談中，我們便可知道，佛郎哥將軍曾有看不起意大利的表示。墨索里尼無論有什麼提議，都不會得到他的同意，正因爲他不願意西班牙再會逢着八月前所遭的危運呵！同時他亦不肯輕易放棄非交戰國的立場而與英國貿然宣戰的。

誠然，有人說墨索里尼與佛郎哥會晤的目的，是想和英國單獨言和，不過實踐這種工作，當然要極端嚴守祕密，一點也不能使希特勒知道才行，所以這是極端不可能的事。佛郎哥自得勢以來，從未公開的向別處旅行過，這回却第一次偕同他的外長離開本國，沿法意兩國一帶旅行，（那次與希特勒在邊界上晤會的事，不可算牠）這次遠行的結果，倒把講和的言論一掃而空。

此次會議中，他沒有向西班牙提出讓德意軍隊自由過境而攻擊直布羅陀要塞的要求，關於這種請求，西班牙曾於去年十月據理反對，現在反對的力量，當三倍於前了。德國自戰勝法國後，便成爲半個歐洲的「保護者」，但是希特勒所提出的要求，他都加以拒絕，那麼藉勢欺人之輩所提出的條件，他又怎樣會應允呢？何況他在非洲和阿爾巴尼亞兩地的戰事，都屬不利，而且目前還有更形慘敗的象徵呢？也許他會提出海軍與空軍根據地的要求，不過，目前意大利人民已經沒有進取的精神，因此這種計劃也不會實現的。

無疑的，第二天佛郎哥與貝當元帥，在蒙彼里亞舉行會議的結果，這個問題便獲得了決定，貝當在去年六月，自馬德里法大使館趕回法國，以解法國當時的危運，他與佛郎哥是莫逆交，而且法國與德國休戰言和時，他是從中奔走的調解者。事實上意大利目前與法國仍處在戰時狀態中，如果墨索里尼對法國有什麼要求的話，他倒情願向西班牙方面設法，而不想驚動希特勒的，因爲連希特勒自己所需要的東西，獲取時也感到非常困難。

很顯然易見的，墨索里尼所希望的，無非是萬一意軍從黎玻里退入法屬突尼斯時，能够獲得法國協助的保證。不錯，華維爾將軍也不會這樣無意識的去追擊他們的，然而如果他要這樣去做的話，士氣已衰的意軍，決沒有辦法可以阻止他，與這相同的就是阿比西尼亞境內意軍撤退的問題，阿比西尼亞不久由其合法的統治者來統治，因此意軍撤退時，非利用吉布的鐵路而入法屬索馬里蘭不可的。

大概向貝當元帥提出這樣的要求之前，意西兩國對於法國非洲屬地之瓜分問題，他們必定經過詳細的討論——自去年十月以來，這便成了墨索里尼不能解決的一件事，可是這種討論，只可歸納到理論方面去，因爲將來實行瓜分的勾當時，發言的機會，又是另一會事。

目前，西班牙與軸心間關係的利益中心，好像已由愛倫，波堡或者甚至由直布羅陀而轉變為摩洛哥方面去了，從單方面來看，西班牙在非洲所處的地位，極佔重要，四個足以控制直布羅陀的重要點，她却占其三——太里法，丹吉爾和寇地，地中海西部門戶的奪取戰，她也許會因此而參加，假如她肯與別人合作的話，雙方必定都要設法拉攏她的。不過西班牙之重視摩洛哥，正不下於自己本土一樣，摩洛哥四週都給法屬地和法國勢力環繞着，因此她不得不繼續注視着法國的動靜，以防局勢突然的轉變。如意大利軍隊一旦開入突尼斯的話，德法的停戰和約便首遭破壞，法國在非洲的各屬領便會聯合起來反抗維希政府了。德國向維希政府的壓迫終會使法國有不可容忍的一天，那時貝當政府也許會放棄法國其餘的國土，而在非洲揭起反抗的義旗，那時，法屬摩洛哥，至少一部份或者甚至全部都會歸附特戈爾，在這樣情形下，西屬摩洛哥就會與其鄰國發生戰事了，爲着丹吉爾問題，西班牙也許會和英國交惡，因此參戰也說不定，不過這却中了墨索里尼的計策了，而摩洛哥就不免要發生內戰。

非洲法屬地的民意分歧，確有其事，不久這種現象更成尖銳化也是無可否認的事，不過除此以外，我們對一切事物，都是空言推測，其演進的動態，這種情形較西班牙內戰時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九三八年時，一般人都預言德意軍隊決不會撤離西班牙，希特勒必定迫使西班牙依附彼方，而實行參戰，西班牙的海空軍根據地已被德軍管理，玻里立島已淪入意大利版圖等種種推論。他們現在都不敢再事招搖了。我們胆敢說十八個月來西班牙始終維持着非交戰國的地位，所以她不至於貿然就改變她的立場的。不過如有侵犯其領土完整的，她必會起來奮力抵抗的。無疑，她正想利用這戰事漫彌整個世界的機會，從事復興國家的艱鉅工作，因此我們當然不希望會有這種事發生的。（完）

# 葡萄牙國務總理恩篤尼·薩拉柴

W E Lucas 著 張天佑譯

## 一·時勢造英雄，大學教授做高官



我首次見到葡萄牙國務總理恩篤尼·薩拉柴（Antonio Salazar）是在此次歐戰爆發後的數星期，當時他正將對國會宣佈他的戰時政策。國會的新屋裏擠滿了各地的代表，在樓上旁聽席上也擁滿了各國外交官，新聞記者和民衆。

在葡萄牙準時舉辦的事情是很少見的，往往總是把今天的事推諉到明天，不料這位國務總理却出乎意料之外地準時出席。在會場邊門啓處，走出一位服裝整齊身軀堅實的人物，他步伐急速地走上了主席台上。在熱烈的歡呼聲中，他偷偷地把頭向四週巡視了一番，并啜了一口冷水，整理了幾張演說的稿子。歡呼聲停止了，他便坐下來宣讀他的演詞，也不做手勢，也不變聲調。經過二十分鐘，他的演說完畢了，他便急速地從他進來的邊門裏走了出去。這時候葡萄牙的戰時政策算是已經決定了，全國代表也已知照了，各報也已通知了，我們這位大獨裁者薩拉柴博士便可回到他的主宰國事的辛勞的工作上去了。



葡萄牙的戰時政策是嚴守中立。雖然葡萄牙政府這個主張早就通知英國政府，并且也得到英國政府的同意，但這樣公開決定國策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為英葡兩國傳統的同盟，至今已有一百年了。薩拉柴決定這個國策，而此國策又為一般視他為神明一樣的民衆所一致採納，而無半點異議，所以他本人就可說是一個主義，一個民族復興的象徵。

薩拉柴博士一生最神祕的一點，便是他如何能獲致他現在牢固不拔的葡萄牙的領袖地位。他過去與政治的關係原極稀微，在一九二六年革命以前，他雖是一個國會議員，但他僅出席過國會一次，此次的出席給他的印象，殊為惡劣，從此後直至他任財政部長時為止，他從未再度走進國會門。一般民衆僅知他為康白拉大學（Coimbra）的經濟教授，他曾寫過幾篇適應於葡萄牙的新經濟的理論文章。

到了一九二六年五月，上次歐戰宿將考斯塔將軍（Gomes da Costa）登高一呼，起義革命的時候，葡萄牙正瀕於財政政治破產的危機。共和政府當政十六年，每年有一次革命，內閣的更迭，在十六年中先後共有四十次。歷代政府，無不遭遇財政困難而不能解脫，財政預算從未能收支相抵，更因腐敗竄政的結果，財政情形，每況愈下，幾至不可收拾。當時就經濟，財政，政治而言，葡萄牙可說是正在歐洲破產法庭上受審判的，考斯塔將軍領導的軍事革命是不會流血的，大權所在，是由三個軍人平均分掌，革命既已成功，當即把舊時政治舞台上的腐劣份子，全部肅清，歷年積痼，一旦霍然，是乃葡萄牙民族之幸也。

但是財政機構上的清除，與政治又不相同，真是出於他的意料之外的，薩拉柴博士忽然奉命放棄康白拉大學的教職，而去擔任財政部長的官職。他在那時真是沒沒無聞，連考斯塔將軍提到他時的口氣也

是含糊糊糊，並不熟悉，他曾說：『新政府的人員，在目下均係一時之選，全國英彥，新任財政部長，聽說是康白拉大學裏的一位薩拉柴博士。大家對他都是推崇備至的。你們也知道他嗎？』

薩拉柴應政府之召，全出於為國家服務的精誠。但他接事後覺得舉國情勢惡劣，無從下手，整理財政，故就任五天後，他仍買舟返去，回到康白拉大學去研究他的經濟。他來去匆匆，雖於葡萄牙整個的財政機構一無裨益，但葡萄牙財政部裏自從他駕臨，又到他飄然引去而遺留於其身後的，乃是一種挽救國運的偉人的馥郁之氣。

革命政府成立後二年內，對於財政毫無辦法，後來不得不籌借外債。於是向國際聯盟要求借款六千萬元，國聯於一九二八年派一調查團到葡萄牙，調查後的報告，認為可以供給債款，惟規定控制其國內金融辦法，此等辦法，葡國人民僉認為不能接受。當時情勢非常重要，為葡國歷史上的一大危急時期，全國朝野於是轉移目光，又復集中在康白拉大學的薩拉柴身上去了。

這便是薩拉柴之為葡萄牙的獨裁者和民族復興英雄的開始。此次邀請他出來肩任艱鉅，薩拉柴博士是一口允承了，但一切均須依着他的條件進行，他的條件說來也很簡單，一共有四項；第一，政府各部開支不得超出其預算的範圍；第二，政府各機關一切開支，均須於事先與財政部長會商并須徵得財政部長的同意，待核准後方得照辦；第三，凡一切經常開支及事業費的增加，而其於事先未經規定者，財政部長得有權取消之；第四，財政部長須與其他政府同僚協力合作，以謀政府開支的減少，并以劃一原則收取賦稅。從此四項條件看來，我們可以看出薩拉柴博士的決心是顯然要做葡萄牙國的財政獨裁者。當他接任之始，他並不向衆演說，也不頒佈什麼法規，更不對新聞記者發表什麼談話。而他所發表的預

算，不過是一個極普通平常家用式的預算，一點沒有令人驚異投合衆望的地方。他的預算不過是普通加減乘除的數字的運用到國家的財政上去罷了。

## 二·實幹硬幹，數年間償清內外債務

他的預算究竟是怎樣？實是包含着辛勞的一種漸降法，一般民衆本來眼巴巴的希望他出來，會產生什麼無痛無苦的財政上的奇蹟。殊不知他的計劃是包藏着碧血，臭汗和酸淚的一套。

他第一年的財政是艱困的，他的嚴格的政策使每一個人感到困難，全國四面八方，怨聲載道，但薩拉柴成竹在胸，以沉毅的精神推行他的政策，民間的說短道長，非所計也，但是第一年的預算就多餘一千萬元，這個功績的顯著，決非空說空話者所可望其項背。這一點便是他就任以來的第一次勝利的紀錄，在他在職十一年時，而預算的多餘竟達三千萬元之譜。一九三四年，外匯貼水自百分之十一跌至百分之三又四分之三，所有短期公債全部償清，而國家積存已達四千二百萬元。到了一九四〇年，他財政上最後偉大的成就實現，當時他向衆宣布，說是把數十年來掛在葡萄牙頸項上的磨磬似的外債已全部償付清楚。

在短短的幾年光景裏，薩拉柴斬荊除棘，把葡萄牙的金融機構弄得穩定，而得餘閒兼顧憲政及經濟上的種種問題，一九三三年，新憲法使獨裁制具備一種政治的形式，而根據『權力，自由，法律，創議權，統一與分權』等原則而完成一種政府與人民合作的協同政體。

許多人以為協同政體是一種依照意大利法西斯體制成立的政治組織。所以有人說：『協同政體猶如墨索里尼發明的一種特許藥品，這藥品在英國的推銷權是毛斯萊爵士獲得的，在葡萄牙是由薩拉柴博士

獲到的。」

在葡萄牙，這新政治組織的形成，特別使其適合葡萄牙人特殊的經濟和氣質上的特性，而薩拉柴的根本的治國方針在這個組織上也是顯而易見的。

一九三五年，薩拉柴頒佈一個十五年經濟建設計劃，規定在此時期，全部國防，運輸，水電力，教育醫藥，社會，以及拓殖等開支費用，共爲二萬四千萬萬元，但是歐戰爆發給與這個計劃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爲當時正是這個十五年大計漸漸開始實施的時候，在許多事業方面，這個計劃在那時還僅在芻議時期，在德軍開始攻打英倫三島以後，對於各中立國也都有影響，薩拉柴博士於是暫時把心力移開這個計劃，而集中腦筋於他種事情上去了。這時候，統制的權限已大半不在薩拉柴的手中，而種種意料不到的阻礙也不斷襲擊葡萄牙的金融基礎，因爲六年前擬定的經濟計劃並沒有顧到現在封鎖與反封鎖的戰鬥中的種種經濟上的困難。

### 三·親英歟？親德歟？暫時騎牆觀望

葡萄牙的金融與經濟機構能否在此次戰爭中支持下去，全仗薩拉柴的新政體的是否堅實不拔而定。而葡萄牙全國民衆意見檢查下來，大多數是擁護薩拉柴的，但究竟全國民衆對於新政府是一致擁護與否，這倒又說不定。葡萄牙人民素來紀律是很鬆弛的，雖然近年來也稍稍注意紀律，但大體上尙無顯著成放。他們歡喜坐在咖啡館裏清談國事。葡萄牙人在氣質上是一種情感豐富的民族，對於薩拉柴認爲新政府所必需的特點，并不表示十分歡迎。例如模仿德國作風的青年運動，在西班牙內戰時徵募去打共產黨的志願兵，祕密警察，新聞檢查，凡此種種，均與葡萄牙民間輿情相背。

但是，此許多東西却是薩拉柴的新政體中不可或缺的節目，這些權威主義的象徵，雖然不是極權主義的象徵。個是就另一方面來說像這樣的一種經濟社會制度的實驗，無形式中使擁護薩拉柴的人傾向於納粹和法西斯主義的，當然也大有人在。由於此次歐戰，葡國上下，意見分歧，此種分歧現象，在一九三九年前是看不出來的。但人民中主張親英的很多，這是因為傳統和策略上的需要。但同時有人懷疑，一旦英國勝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被打倒後，歐洲其他的獨裁制也將受到嚴重威脅。不過就薩拉柴的背景與信仰來說，他是根本反對納粹主義的，因為納粹主義對於國家的服務，超過宗教和家族的責任，而這宗教與家族的責任，在葡萄牙的新政體裏乃是二大要素。但在目下，葡萄牙在表面上是嚴守中立的。在表面的下層，親軸心與親民主的意見，參差不變，但最後必然能融和起來，蔚成廣大的愛國主義潮流，所以自薩拉柴以下，全國人民無所謂親德親英，實際上是「親葡萄牙」，唯有在這種騎牆的狀態中，葡萄牙才可希望此番戰局中任何一方的利勝。

這個騎牆政治固然是薩拉柴現在面對着的一個大問題，但是薩拉柴要想完成他那復興國家的十五年大計，他無論如何必須避免參戰，至少應保留到戰局勝負之數已趨於明顯的時候，方能參戰。目前固不易預料到未來的事態的演變，不過我們深為薩拉柴和葡萄牙不幸者，即國際間破壞的勢力殊為強大。

前次革命使薩拉柴登台握權，而此番戰爭又復強迫他投身於歐洲的舞台上。他任職迄今十三年，他表現了一種政治現實主義，而這種主義在他的同僚中是絕對缺乏的。他如果現在能把他的國家置身於歐洲戰局之外，而維持其獨立不依的地位，則葡萄牙將來造就的國泰民安局勢，在財政，經濟和政治上，當非任何其他歐洲國家所可及到的。將來歐戰告終，歐洲各國勢必於葡萄牙建設的實驗成績中領受教訓，俾資借鑑。

——(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

風雲人物誌(一)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一元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譯述者 國民新聞社

發行人 黃敬齋

印刷所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總發行所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分發行所 各地國民新聞分銷處



國民新聞叢書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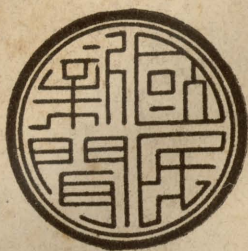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叢 2-1000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0970B



1661636